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第一號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

本誌的第二十年　堅瓠
時事述評（九篇）　記者
一九二三年之世界與中國　羅羅
近東時局的大變化（美國通信）　吳之椿
『這是甲』　張東蓀
青島接收及其交涉之經過　張梓生
中國歷代貨幣之沿革　侯厚培
我國郵政之現況及今後應有之方策　徐廣德
小泉八雲　愈之
華萊斯的達爾文主義　周建人
故鄉帶來的禮物（小說）　俍工
街之歌者（隨筆）　愈之譯
趙闆王（劇本）　洪深
評論之評論（七篇）　記者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拾壹日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每月二冊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 酌酬書劵或本雜誌；

(丙) 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雜誌社收。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嵊縣錢智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二册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二元	四元
郵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爲限）	二角一分	二元一角	四元二角

郵費表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郵會各國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 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六元	十六元	十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黃鶴樓圖（宋畫院眞蹟）

閩縣李氏觀槿齋藏

國際時事片影

——意大利之棒喝團內閣——



新內閣之會議(中坐者即新首相慕沙里尼)



意大利棒喝團團員之示威運動



羅馬城內棒喝團之示威游行

國際時事片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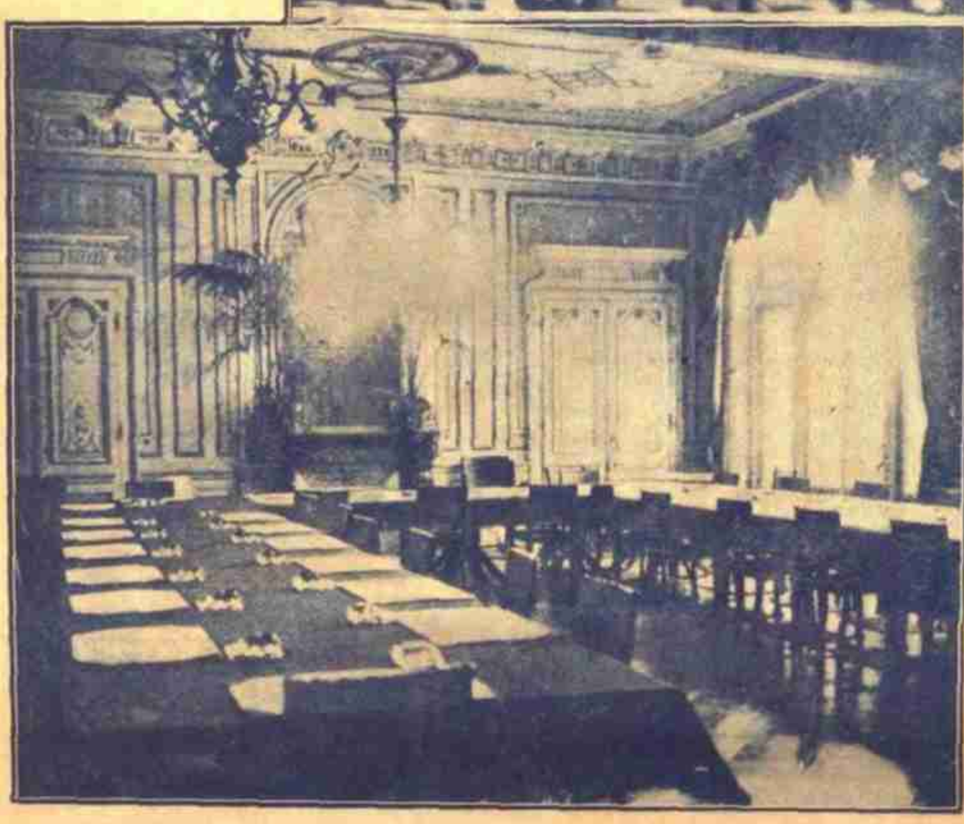
——最近之土耳其與近東和會——



新選出之回教教主
阿白杜爾米傑德



土耳其學生慶祝新憲法告成之游行



洛桑近東和會之會場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第一號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發行

本誌的第二十年……堅瓠（一）

時事述評

西南局勢的大變動……梓生（五）
整理內外債……樸之（七）
歐洲的時局危急了……化魯（九）
對德賠償會議的破裂……幼雄（一二）
張內閣……朔一（一五）
北京的學潮……梓生（一七）
立陶宛也佔領美末爾了……化魯（一九）
洛桑會議的變幻……幼雄（二一）
美國政局與第三黨……化魯（二三）

一九二三年之世界與中國……羅羅（二五）
近東時局的大變化（美國通信）……吳之椿（三六）
「這是甲」……張東蓀（四五）
青島接收及其交涉之經過……張梓生（六三）
中國歷代貨幣之沿革……侯厚培（七九）
我國郵政之現況及今後應有之方策……徐廣德（九一）
小泉八雲……愈之（九四）
華萊斯的達爾文主義……周建人（九九）



故鄉帶來的禮物（小說）……佷工（一〇五）

街之歌者（隨筆） 小泉八雲著……愈之譯（一一三）

趙閻王（劇本）……洪深（一一七）

評論之評論

◆時局問題之根本的討論……（一三一）

◆奧債問題法律上之意見……（一三六）

◆美國教育之長處與短處……（一四二）

◆民國以來一百七十九次之兵變……（一四七）

◆為學與做人……（一三四）

◆全國鐵路計劃與鐵路借款……（一三九）

◆蔡元培辭職後之宣言……（一四五）

山東懸案細目協定……（一四九）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五五）

◆外國之部……（一五七）

【補白】

慕沙里尼……（三五）

黑蟻所畏的是什麼……（六二）

希臘前王康士坦丁之死……（一〇三）

新刊介紹……（一一五）

救治暴死的原理……（一五四）

新聞紙常用名詞釋義……（四四）

德皇的追憶錄……（九八）

美國的詩雜誌……（一一一）

波蘭當選總統被刺……（一三〇）

【插圖】

宋畫院眞蹟黃鶴樓圖……（三色版）

意大利之棒喝團內閣……（三幅）

最近之土耳其與近東和會……（三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一號

民國十二年一月十日發行

本誌的第二十年

堅瓠

本誌的出世，已經到了第二十年了，這在出版事業幼稚的中國，也許是我們所可以自豪的事。但是年齡的增進，說不定不是進取精神的減退。我們所希望於這初成丁的『東方少年』的，就是：他時時刻刻有再生的精神，方新的朝氣，不至禁不起年壽的壓迫，未成熟而早衰。

雜誌的本義是『倉庫，』本來可以容納複雜的材料的；而本誌則尤其自始以來，是一種普通社會的讀物。所以有許多人，說我們內容的不統一，說我們不能多發表政治問題的主張，我們是不能任咎的。據我們的意思：欲對於現代的任何問題下一個公平確當的批判，其有待於智識之積儲與事實之觀察者，其種類和數量，皆至為繁賾；而逞臆懸談，憑空立論，尤其是中國人傳統的慣習。所以我們與其以感情的言論，刺激讀者之神經，毋寧以有用的智識，開拓讀者之心胸；與其發表未成熟的主張，使讀者跟着走錯路，毋寧提供事實的真相，給讀者做自下主張的底子。換一句話說：我們是希望為輿論的顧問者，而不敢自居為輿論的指導者的。

本誌雖涵有多方面的內容，但這並不是說我們豫備做一個上下古今無所不包的雜拌；也不是說我們只想做牛溲馬勃兼收並蓄的棧房。我們所佔着的時間，既然是被科學精神和民治主義兩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紀，則我們佔定一切言論和智識的價值，當然以對於這兩大潮流的向背爲標準；斷沒有依違兩可，在時間軌道上打旋子的。而且我們以爲：雜誌的最大職務，是紀錄現代的思想；是爲欲追求世界智識而無暇閱讀專書的人，做一種簡明的報告。所以雜誌所供給的智識，不但應該是最新的，而且應該是最精粹，最簡要的。這是我們爲讀者的時間經濟起見所不敢不勉力的。

雜誌中的文章，其篇幅的長短和修詞的優劣，也和讀者的時間經濟有重大的關係。近來有許多雜誌，差不多把整部的書籍完全登載上去，這很容易使讀者疲倦；而且似乎不是刊行定期出版物的本意。至於文字的形式，經過語體文學的淘汰，雖去了不少的遺形物，使文中的意義明白了許多；但是語體文的規律尚未完成，是無可諱言的。所以往往有很好的意思，因爲沒有適當的工具去傳達他，終於被讀者所忽視。我們在近幾年來，也不免有上述的兩種弊病。今後想竭力免避：於實質方面，減少尤長的專門的著作；於形式方面，減少累贅的直譯的文字。我們以爲這都是普通社會的讀物應該顧到的地方；并希望投稿諸君，也能够替我們顧到。

我們爲編輯上的便利起見，想不立什麼固定的門類。但是我們所注重的，卻有下列幾項：

一，時事述評　在半個月間國內外新發生的大事，我們都想爲有統系的敍述；而且就我們所見到的，繫以簡單扼要的批評。我們以爲這不但是被稱爲「現代史」的雜誌應有的職務；也是矯正國人主觀的無責任的論風，而訓練其歸納頭腦的一個方法。我們對於所下的批評，固然負嚴重的責任；但我們決不敢以此爲最終的定論。我們既然把事實的眞相毫無隱諱的寫了出來，則讀者自可綜合事

實，照自己的見解去下結論。至於我們的見解，不過是一種參考的資料，討論的楔子罷了。

二，大事記　除時事述評外，在每一椿大事終結以後，我們更有專篇的記載——例如去年的奉直戰爭記，黎元洪復職記，今年的青島接收及其交涉之經過。袁樞創『紀事本末』一體，論者以為是良史；我們固然不必比附古人。但是我們的紀事，是以客觀的態度採輯各方面的材料而成的，較諸政府的檔案和一黨派的宣傳，似乎比較可靠一些。

三，人物誌　在現代的政治上和學術上佔重要地位的人物，我們想用傳記的體裁，來紹介他們的言行和思想；此外或是名人的百年紀念，一個學者的專號，我們也想隨時舉行。卡賴爾說，歷史是偉大人物的傳記：這句話是不錯的。我們能夠了解現世界的代表人物，於現代政治潮流的起伏，學術思想的變遷，也就可得其大概了。不過在中國今日『人荒』的時候，我們所介紹的，怕要以外國人居多，這卻要望讀者原諒了。

四，經濟和實業　我們的雜誌，不是專給文人學士做書齋內陳飾品的。我們要擴展我們可能的範圍，我們要使有職務的人都得到我們的貢獻。所以我們今年想多注重於經濟上和商業上的實際問題；并希望服務於工商事業的人，能供給我們經驗的議論，實地的調查。

五，哲學和宗教　哲學和宗教，是振濟智識的饑荒的食糧，是慰安精神的痛苦的良藥；自然要佔我們一部分的篇幅。不過我們更想注意於材料的選擇：最歡迎的是本國學者的新著；就是翻譯的論文，也至少要備新的和明白的兩個條件。

六，科學　科學界的新發見，我們也想隨時報告——或是做系統的長篇紀述，或是把零碎的材料登在補白上面。這一類文字的采取，也是以新的和明白的為條件；那些從教科書上抄下來的舊材料，

或過於專門而非一般讀者所能夠了解的，我們都不敢用以湊數。

七，問題討論　『多論問題，少談主義，』是言論界的一句格言。我們想隨時提出重要的實際的問題，徵求讀者的意見；有時候外國的雜誌上有討論同一個問題的文字，我們也想彙輯專欄，以引起讀者的注意。

八，書評　國內外新出版的書籍，我們想用讀書記的體裁擇要的來紹介他們。我們的書評，並不是想顯示我們的批評的能力，只想把有價值的書籍，照着著作者的原意，把他們的性質和內容，告訴給讀者罷了。我們希望讀者得了這種的幫助，可以知道一些買書的門徑；就是不一定去買，也可以當做一部新出版物的『簡明目錄。』

九，評論之評論　這是介紹半月以內日報和雜誌上的重要論文的。用歷史上的成語來說：則時事述評和大事記是『記事，』評論之評論是『記言。』我們在這一欄，也只用按而不斷的方法，把原文抄在上面；但是爲節省地位起見，有許多不重要的地方，我們却將他刪去了。

十，文藝　我們在最近的三年內，於輸入西洋文藝一方面，總算有了相當的成績。我們更希望國內的創作家，常常把快心的作品供給我們。像這一期所登的洪深君的戲劇——趙閻王，我們以爲是創作界所不可多得的。

以上的幾件事，固然不一定都做得到，但是我們總想儘着所有的力量做去。我們只是一種的嘗試；至於這種嘗試的能不能够成功，卻全靠國內著作家的幫助，和讀書界的指導了。

時事述評

西南局勢的大變動

一九二三年開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廣西梧州被滇桂聯軍占領，脫離廣東陳炯明的關係。這因轉戰湘贛而回桂的沈鴻英軍，和失勢退桂的滇軍聯合，運動廣東駐防梧州的一部分軍隊所致。聯軍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活動，二十九日完全占有梧州，發表討伐陳炯明擁戴孫文的宣言。駐梧不願叛陳的軍隊，則退守封川江口，以圖反攻。廣州陳炯明得了這個消息，會令親信軍隊數十營，趕赴肇慶由參謀長葉舉親臨指揮，於三日向梧州反攻。其初頗能得勝，不料沈鴻英所部取道懷集廣寧來攻粵軍的側面，而粵軍後方軍隊亦有一部分受了運動豫備倒戈；於是葉舉不得已趕緊指揮未叛各軍退守三水附近，以爲最後之決勝。肇慶於九日爲聯軍入駐，在肇慶上游的許多反攻得勢不及退守的粵軍，歸路遂被斷截。葉舉退三水後，雖調集北江援軍，折入河口，以阻當東下的滇桂聯軍；但風傳曾以「軍無鬭志」四字密電廣州諷陳炯明退保東江，可見這時粵軍內部的情形了。廣州各團體於十一日見形勢不穩，已有會議維持秩序及派代表晉見陳炯明的事情，其後更有推舉魏邦平維持粵局的傳說。到了十五日，因海軍方面溫樹德態度的改變，駐省陸軍也有一部分不穩，陳炯明乃不得不通電宣告下野，退出廣州。陳部主幹軍隊一部分由廣州退守惠州根本地，一部分就近退往北江韶關一帶，以便與在江西的吳佩孚所派孫傳芳軍聯絡。廣州歸保安司令李炳榮海軍溫樹德聯合維持；滇桂各軍雖由廣州各團體阻止，但於十六日便已紛紛入城，在各處紛起的民軍也有開駐廣州的趨勢：這是以最近爲止的廣東事件表面上最簡單的敘述。

這事件的裏面及他的影響，很不簡單，我們不可不用分析的眼光來觀察。所傳此次事件由陳炯明重用林虎，將收拾廣西的全權給林致劉鎮寰由嫉林而叛陳起事。這一派話，依我的判斷，卽使是眞，也不過表面的一部分小原因罷了。他的根本原因是：

(一)失勢各派的聯合。這次起來討陳的，據報紙所傳，除留居上海的孫文曾派鄒魯葉夏聲等入桂，籌畫張開儒軍事務；岑春煊因結束關餘問題與孫文派聯和，令沈鴻英軍與孫文派合作；外其餘李烈鈞，魏邦平也都在香港與舊部有所接洽；甚有說梁士詒在香港作聯軍後路糧台的，可見在野各派聯絡的情形了。

(二)陳炯明軍分子的太複雜。事變未起前，陳氏勢力下的軍隊，如原駐梧州的軍隊，是許崇智的舊部；劉鎮寰當去年孫陳相爭時，也傳有助孫的意思的；梁鴻楷曾隨孫文北伐；第三師是魏邦平的舊部；其餘如征桂時所收服的軍隊，也不爲少。陳炯明不知謀內部的調和，更要懷柔以助孫討陳爲幟的滇軍，未免太務遠了。事變一起，或者不戰而退，或者倒戈相向，這是當然的事情。

(三)財政的困窮。廣東因連年戰爭，紙幣濫發的緣故，財政已弄得一敗塗地。去年葉舉等推倒孫文時，便是先以索餉難孫的。陳炯明也知道這不是事，倒孫後一面拉出財界上有關係的陳席儒來做省長，與銀行訂了個代收紙幣的條約；一面借了筆外債，以便用以整理廣東的財政。不幸外債借好而款不能到手，又因助劉鎮寰楊希閔盧燾各軍的餉械，籌撥閩軍的費用，花去許多錢，弄得紙幣價値跌至二折以內，現洋也愈少，軍心因之不穩。我們看了前線各軍以籌餉電陳，及聯軍方面恐嚇粵人不准以餉款接濟陳軍，可曉得他的就裏了。

至於因此所生的影響，我們也不能加以忽視，可注意的是：

(一)西南各省現在當局的是聯省自治派，和在野的統一派適成相反的兩大派。這次陳炯明初受困時，卽紛傳雲南出兵若干，湖南出兵若干，以援助陳氏，而在上海的西南五省代表，也曾開一聯席會議，發出電報請各該省助陳。現在陳氏失敗了，各省的影響如何，我們可拭目以待。

(二)北方直隸系以與陳炯明攜手，目空一切，不免有非分之想。幾個月來紛紛在那裏組閣倒閣運動最高位置。現在孫文一派出來又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他們所標榜的統一問題，不知要受如何的影響？

今後時局究竟變化至如何地步？我們不可不對於下列兩件事，加以討論。

(一)孫文在上海，於事變起後，迭次向新聞界發言。起初他說兩星期內可以下廣州，現在這話似乎有幾分意思。以後他又聲明抱定和平統一宗旨，不因粵事而妨及大局；但是字林報載了一段岑春煊以孫文不回粵組織政府爲孫岑聯和條件的新聞，他却急忙去聲明不確，究竟孫氏此後態度是否改變能否拒絕黨人的要求，不回廣東去組政府，是第一件有關係事。

(二)孫文廣東失敗，退居上海後，所謂實力派的吳佩孚，曹錕，張作霖等固然紛紛派人來聯絡他；便是新近登台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派人和孫氏來接洽過統一問題。現在局勢改變，所傳的和平統一的南北對等會議能否開得成，也是時局前途很有關係的。

事變是不可測的，將來的變化，下次再討論罷！(梓生)

整理內外債

現在整理內外債的聲浪很高，可是還沒有確定具體的辦法。在這種紛亂擾攘的時局之下，而政府竟會提出這種名正言順的政策來，自足令人驚異，但其實政府是逼不得已，並非出於眞意的自動。自從去年倫敦泰唔士報上發表了一篇北京特派員弗列沙的宣布中國財政現狀，主張各國共同管理財政的通信以後，英美日法各國的債權人就屢向我國索債。去年到期的各項外債，除庚子賠款外，與英國有關係的計本息英金三百四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鎊，與法國有關係的計本息法金二千一百十五萬四千七百五十二佛郎，與美國有關係的計本息美金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元，與日本有關係的計本息日金三千三百五十一萬元，多未清償。因之我國各項債券在倫敦，紐約，巴黎，東京等處，價格大跌。日本方面又因濟順高徐借款，滿蒙四路借款，吉會鐵路墊款，參戰借款，有線電信借款等項計日金一萬五千萬元，不特去年(十一年)的利息沒有付，並且該數項借款發行的興業銀行債券，也要到本年(十二年)及明年(十三年)的五月方能償還，於是日本銀團代表小田切氏，乃請求小幡公使與英法美三使磋商，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遂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四國公使提出勸告中國整理外債的覺書，大旨說中國政府近來對於各種外債的本利，不能按照合同如期交付，各國爲擁護本國的債權起見，希望中國政府從速整理外債，維持信用。他們說中國現在正值關稅實行值百抽五改訂稅率實施的機會，關稅將有增加的希望，他們主張將增加的關稅，作爲整理外

債之用。自從這張覺書送到外交部之後，國內的金融界大為動搖。因為切實抽五後增收的關稅，已早於上年三月，由財政部呈奉大總統批准，儘先撥作內債整理基金，次及九六公債基金了。現在外交團直接提議動用關餘，間接却就是提議動用內國公債基金，所以市場上各公債的價格，因之連日暴落，大形恐慌。加之同時又有安格聯在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表示自今年起不肯保管內債基金的消息，國內金融界尤其恐慌了。上海總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三團體乃聯名分電大總統，國務院，總稅務司，力請維持成案。安格聯的回電說：內國公債，他經管一日，對於以後發生各款，必竭力維持其已成立的優先權。至於四國的照會，引起根本大題，影響國家信用，責在政府，應向政府條陳意見，設法對付。於是三團體就再分電國務院，稅務處，外交部，聲明內債基金在十年三月呈准的時候，本以關餘，鹽餘，交通收入三者並重。後來因為鹽餘多被各省截留，政府乃不得已採用財政討論會的決議，改為由關餘隨時指撥，勉強應付，幸無隕越。然而有幾種債券已經改期數月，價格大跌了。至於切實抽五增收的關稅，也已早於上年三月，由財政部呈奉大總統批准，先發整理內債基金，次及九六公債基金了，所以以後的內債基金，無論如何應照十年三月的整理原案及九六公債條例，切實履行，其餘無擔保的內外各債，也應該統籌全局，確定整理的辦法，那麽非特外人的責言可以息，就是內債的基金也可以永固了。此電發後又連電四國公使，及稅務督辦孫寶琦，聲明內債基金斷不可動的理由。於是政府見形勢急切，國務總理張紹曾乃在國務會議上提出整理內外債問題，幷令財政會議各機關籌擬具體的辦法。雖現在還沒有確定如何，但總算對於這件事有謀解決的表示了。

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是：

內債基金當然是應該照十年三月的整理內債基金案和去年三月大總統批准的將切實抽五後增加的關稅撥作內債整理基金，次及九六公債基金的明令，絕對的不能更動；但是對於無擔保的外債也確應規定整理的辦法。因為這次外交團的所以鄭重致意，主旨是在促中國政府有清理外債的表示，並不是一定要在內債基金內爭這飯碗。並且四國的覺書內所說的主旨，最反對將關餘分配於各省武人之手，所以從我們國民方面講，與其增加的關稅收入盡入於武人私囊、何如劃作外債基金較為有益呢？這原是退一步講。總之，內外債是應並重的，兼顧的。

我們總希望政府有好的辦法籌出來，且聽以後消息罷。（樸之）

歐洲的時局危急了

一九二三年開始的三個星期內，歐洲大陸的空氣驟然緊張，戰爭的危機已迫在目前。造成這種嚴重的時局的是由於三件事實：（一）英法兩國對德意見破裂；（二）法軍因德國不能履行賠償，實行佔領魯爾礦區；（三）俄國下動員令，表示援助德國以反抗法國的暴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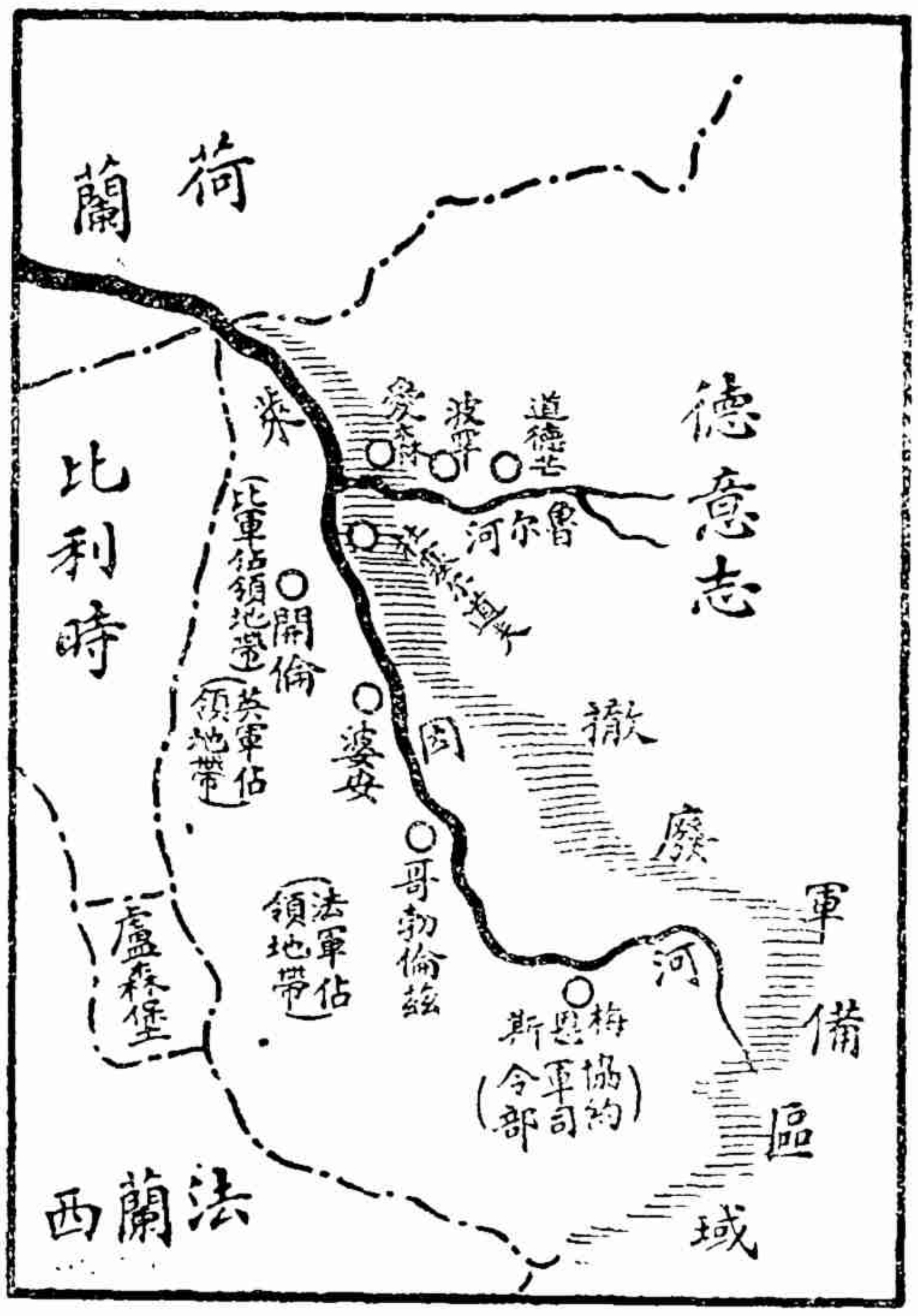
自從倫敦巴黎兩次賠償會議破裂後，（破裂的情形，可參看下篇）英法兩國意見處於相反地位，法政府便主張依據凡爾賽條約第八章第二條第十八款之規定，對德實施懲戒辦法。一月九日，賠償委員會最後一次開會，提出議案，宣布德國繳煤延期爲違背和約的行爲，應實施懲戒條約，法比意三國代表都投贊成票，只有英國代表投反對票。英國反對的理由是說德國繳煤延期事情太小，協約國不應如此躁進，致破壞全局和平。但因爲反對的是少數，所以懲戒案竟完全通過。法國陸軍當局本已早有準備，賠償委員會決議後，便立刻派遣台谷德將軍(General Degoutte)率步兵兩師團，騎兵一旅，於九日晚間向魯爾區域進發。於是沉悶的歐洲又演着一幕全武行的新戲了。



世界之禍根 （荷蘭）

魯爾煤礦在萊因河之右岸，爲西普魯士最重要之工業區域。法國萊因河駐軍於九日晚向魯爾區域進發，十日法政府通告駐法德國公使，說德國既經賠償委員會宣布不能按約繳煤，故法政府認爲有派遣技師團赴魯爾監督繳煤的必要；又說佔領魯爾和軍事及政治行動全無關係，佔領軍決不至擾及就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但行政官吏和工商代表必須遵從技師團的命令，否則即加嚴懲。比國和

意國政府也有同樣的照會。十一日法軍首先佔領愛森(Essen)，當時法德兩國還想會商繳煤辦法，卒歸失敗。於是法軍於十五日進佔第二地帶，即波罕(Bochum)、辣克林霍森(Recklinhausen)和哈丁琴(Hattingen)。十六日佔道德芒(Dortmund)魯爾全境都佈滿法兵；各車站各船埠各交通機關都由法軍佔領。十六日起，法軍在愛森等地實行管理煤礦，強迫工作。並在各處設立管理局積極進行。法國當局強令履行賠償條款的辦法大概是分爲這幾種：一，將煤礦產出之煤，盡數強迫運付法國；二，沒收銀行，稅關及財政署之存款收入賠款帳內；三，將關稅及一切政府收入均解往法國，收入賠款帳內。實施此種辦法的時候，德國官吏，銀行家，礦主，工程師因不服從法軍命令，被逮捕的不計其數。到一月二十二日爲止，法國搜括的結果，已運去煤十萬噸，此外沒收存款，關稅收入共計一百萬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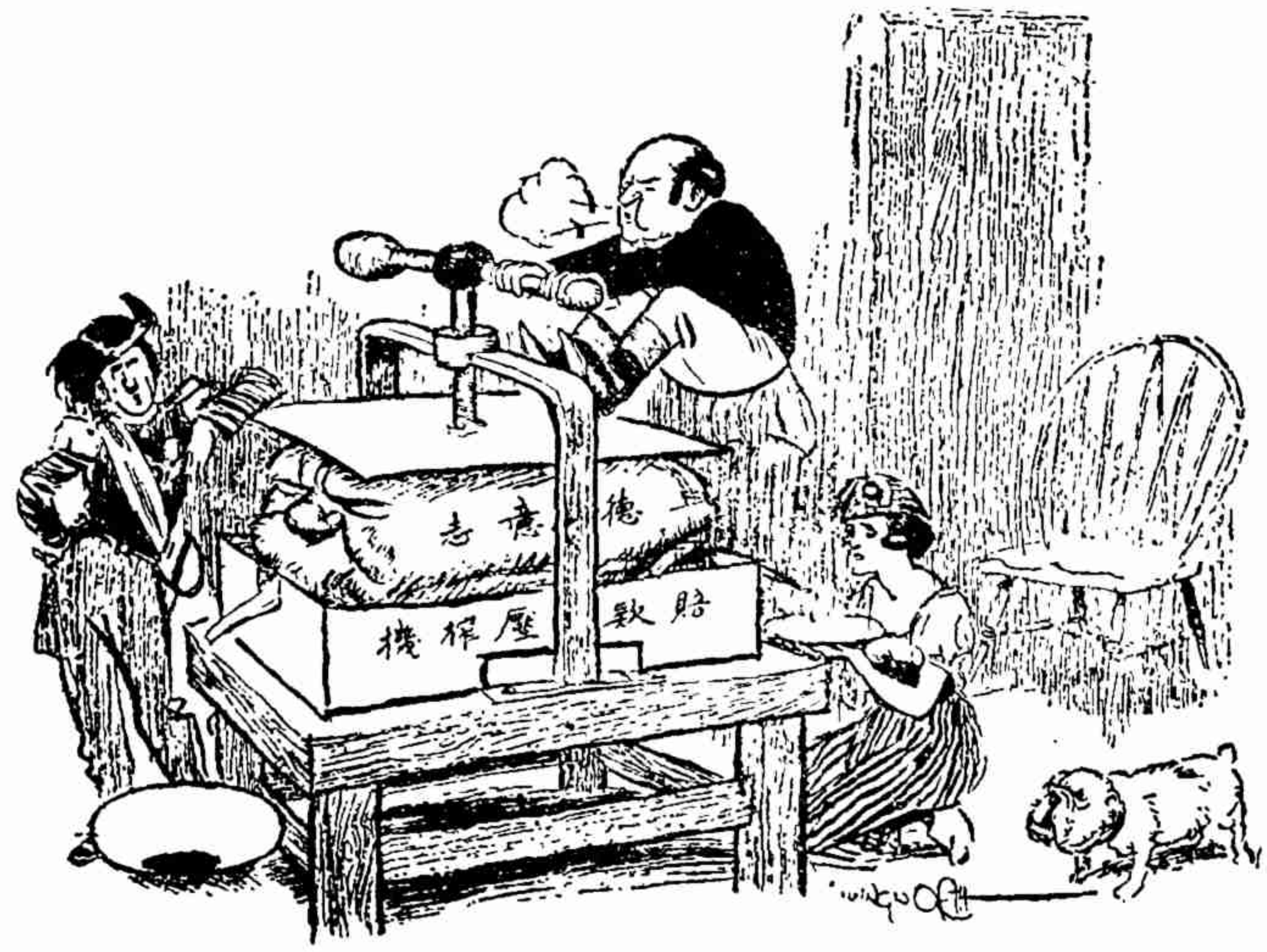
馬克。這種行爲和行強刼奪，全無區別。紐約世界報稱這種行爲爲『經濟的怠工』(Economic Sabotage)，在平和時代像這種的破壞行爲，便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德國的對付態度却也不錯。德政府對法始終不爲威武所屈，却也始終沒有武力反抗的行動。法軍佔領愛森後，德政府便通牒法比英美俄及中立各國政府，說法國的舉動係破壞國際公法，侵犯德國主權；依照和約所可行的對德計畫，應由協約國共同採行。今法比二國對於無防衛的國家施侵略行爲，實屬違反凡爾賽和約，德國不能不嚴重抗議。一方面又聲明從即時起，德國對違反和約的國家，不再履行賠償義務；這是對外所表示的態度。至於對內，古諾內閣於法軍佔領魯爾後，即召集聯邦首相會議，議決採消極抵抗的態度，訓令魯爾地方官吏勿遵奉法軍的命令，并停止將煤出付法國。一方面不承認法國進兵爲合法行動，一方面却又嚴行禁止人民暴動。

所以法軍實行佔領以後，魯爾區域除了官吏實業界要人，銀行家因違抗法軍命令被捕外，此外尙無何種擾亂行動。德國採行這種政策，目的是在於（一）引起英美諸國的同情心，激成國際輿論界的義憤；（二）靜待時機，以圖積極的反抗。但這自然是由於德國國民的有法律而能鎭定，要不然，早就惹下流血的大禍了。

再講列強的態度：比利時和意大利在表面上是和法國一致的，比國曾派陸軍一隊助法軍進佔魯爾區域。意政府雖沒有派遣軍隊，但亦派了數名技師共同加入。不過意國是始終主張調停的，最近意相慕沙里尼曾同法總理樸蔭開雷磋商，設法調解，以免引起全局擾亂。意國對於賠償問題關係較輕，將來或者來做德法兩國間的調人，也未可知。

英國對於法國進兵，始終取中立態度。但英代表仍舊參與賠償會議。來因河方面的英國駐軍也並未撤退。英國的輿論，自由黨和工黨自然不直法國的行動，此外每日新聞，及泰晤士報，卻表同情於法國。至於美政府自法國決定進兵後，即下令撤退來因河駐軍，這是表示對法的一種無形的抗議。現在大家的目光都凝注在美國身上。德國拿不出錢，法國因爲欠了英美一大批的債，不能不向德國硬要，局勢早已弄僵；所以非由美國資本家出來借款給德國，實在沒有轉圜餘地。但從目前的態度看來，美國究竟出場否，卻是一個疑問了。



從石頭裏榨出些血來　（英）

但是最可注目的，卻是勞農政府的行動了。勞農政府接到德國的對法抗議以後，即決議全國陸軍動員，預備在柏林政府決定用武力抵抗法軍的時候，出兵援助德國。這一個消息是很重要的。當一九二二年俄德條約告成時，大家都疑心兩國另訂有關於軍事的祕密條款，內幕怎樣，雖沒人知道，但是法國把德國迫壓得太利害，結果俄德聯合是終於

不免的。說不定土耳其也加入其間。這麼一來，歐洲的二次大戰，恐怕就在眼前出現了。

總之法國佔領魯爾區域一舉已引起嚴重的時局。歐洲民族自前次大戰以來，本已養成怨戾殘殺的習性，再加法國帝國主義者莽撞的舉動，把歐洲平和的空氣全然破壞。目前在西歐東歐巴爾幹近東方面到處都埋伏着火線，只要有一處燃着，彌天大禍便會得立時爆發了。究竟自稱爲文明人種的歐洲人，能懸崖勒馬挽救危殆的時局不能？我們看罷。（化魯）

對德賠償會議的破裂



法蘭西要把平和吞下了（德）

俗語說：『不怕討債的眞兇；只怕欠債的眞窮。』這句話正配形容德國賠償問題。回想當年大戰告終，協約國懷着滿肚皮的怨氣，想把戰爭中所虧空下來的債，和所費去的金錢，一古腦兒發落在德國人身上。所以在巴黎和會早就決定德國賠款辦法，到一九二一年又把數目決定，他們一開口就是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若是德國拿不出錢，便是煤木也好，貨品也好，一概可以抵付。他們強迫德國承認，指望他按着預定的年限，一五一十的解到巴黎，解到倫敦，解到不魯日……這些地方去。但是結果怎樣？德國呢，馬克兌價跌至一錢不值了，什麼稅項都加得無可復加了，所有好設法的收入，都挖掘的盡淨了。再強迫下去，他只有破產的一個方法。協約國呢，到了現在，所得的賠款還沒有多少，反而弄得英法二國兩下互相吵擾。這也因爲德國眞窮，實在繳付不出賠款，只顧向協約國訴苦，請求他們開點恩惠，減輕賠款，允許他延期交付，以致英法二國，意見不能一致：英國主張從寬，允許德國要求；法國却主張從嚴，強迫德國履行。

因爲英法二國意見不相融合，所以德國賠償問題，去年雖然經過許多會議——倫敦會議，巴黎會議，凱痕會議等等，總沒有得到一些結果，不過大家鬧一回罷了。便是去年年底在倫敦開

的，和今年年頭在巴黎開的首相會議，也都是因此而決裂的。現在我且把這兩次會議經過的情形略說一說。

去年倫敦會議的主旨是在互換英法意比四國首相的意見，好使今年比京賠償會議得到一種切實的決定。所以也可說是比京會議的豫備會議。九日會議開幕。據這日電報所載，討論時英法兩國便非常激昂。法國照例以佔領魯爾煤區，取銷歐洲協約間債務的兩個條件，為允許德國暫緩付現的交換品。英國當然也不答應。第二天却由德國賠償問題專家白格曼送來一個提議：（一）於必要時擔任立卽固定馬克價格，用德國自己的財力去辦理；（二）籌募內債外債，除留內債一部分供德國自己需要外，一概都交付賠償委員會。以上辦法至少以兩年為限，至多不過五年。」

他預備籌募的內外債約各為三十萬萬金馬克。照理講，德國這樣履行債務，還不算錯，因為照德國現在情形，不向外國借債，實在是沒法找錢還債了。

但是這個計畫，到底不是樸蔭開雷所能贊成，那天討議以後，英國波那勞便請法國樸蔭開雷接受德國債券，以代法國應得債款。樸蔭開雷堅持不允，定要先佔領魯爾和愛森，波罕區域，始准許德國暫停付現。英國也就沒法，只好一道兒拒絕德國來文中的建議。後來意相慕沙里尼又提出過一個計畫，也沒有什麼結果。到十一日一天午後會議，大家主張休會，等到一月二日再往巴黎去議。倫敦總揆會議，就此的完結了。



命運之手 (美)

在這會議中，却有一點可以注意，便是：英國貝爾福九月十六日所發通牒，已經答應取銷。這牒文中，英國主張他向協約國所索的欠款，只須够還美國就算；換一句話說，就是英國不允取銷協約國該他的全數借款。所以法國仍得借此為詞，不允減輕德國賠款。現在英國既經答應取銷這個通牒，就是他答應向協約國索的取款，還要減少一點，至於如

何減少，他後來在巴黎會議提案中說明。

倫敦總揆會議的結果是這樣。光陰迅速，到今年一月二日又是巴黎總揆會議之會期了。英相波那勞已於前一日到了巴黎并召洛桑會議代表寇仁到來接洽。意相慕沙里尼則因國內時局不靖，不能親到，派駐在倫敦的巴黎大使等與會。第一天開會，英法二國各自提出了一個建議。英國的計畫是：『准德國停付四年，期滿後最先的四年內每年付二十萬萬金馬克，此後兩年每年付二十五萬萬金馬克，以後再付三十五萬萬金馬克至少二十五萬萬金馬克。法國所需的焦煤和意國所需的鑛煤及將來所需的顏料仍須照繳。以上辦法之實行，須視德國能否擔任固定馬克，恢復預算平衡，及接受協約國所認為必要之財政監督而定。德國如不能依約履行，則必須承認協約國



法國當初縱容着土耳其現在土耳其和過激派聯合起來反把法國嚇壞了

一致所認為必要之計畫，如奪收稅項佔據德境等事。另設監督團以德國財政總長為主席。如監督團決定賠款可以四年期滿以前照付，則每年可提前繳付，惟借款總額並不加增。』至於協約間債務，照英國提議，約答應取銷協約國欠英債款三分之二。

法國計畫：『法國非俟協約國商定關於對德要求的別種協定，不能承允減少法國應得的賠款。法國非俟德國完全恢復遭兵燹城邑之舊觀，不能償還協約國國際債項及繳付利息。並主張固定德國國幣的兌價，使德國預算出入相抵；德意志銀行停止國庫券之折扣；並厲行阻止資本外溢之辦法；如德國不能一一履行，則法國擬設協約國國際委員團於愛森管理煤鑛，開掘森林，在魯爾區域占奪各物；出口稅亦在其列；並管理填發執

照，占據稅關收入及煤稅以作擔保。估計每年可得十萬萬金馬克。』法國這種計畫，實在和倫敦會議時絲毫沒有改變。英法兩國提議的不相融合，也就可預知了。

第二天開會，樸蔭開雷很詳盡的批駁英國計畫，說這個計畫，無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且使賠償委員會失其效力。又說英國雖然取銷法國欠英之款，但法國自己也須取銷比國欠款，而且照英國提議，法國須有許多犧牲，得失相較，相差無幾。此外監督團以德國財政總長為主席，他也極力反對。總之英國提案法國一概不肯接受是了。當下意比二國也說英國計畫，不能接受。四日英法比首相和意代表到會又互相吵鬧了一回。結局都聲明，誰也不能接受誰的建議。在後英法首相又說了幾句客套話，說會議雖然決裂，英法兩國的交誼仍是不變。第二天英相波那勞就動身回國，比意代表過了一天也分頭回去了。



在這偶像的前面已有無數生命做了犧牲

這二次會議以後，德國賠償問題，非會議所能解決，已可斷定。因此法國就立卽預備施行他的計畫。進行情形詳紀在另一篇裏，這裏暫且不表。（幼雄）

張內閣

自從去年六月徐倒黎復以後，過了半年多的時間，所經過的幾個內閣，都是命終於『署』，直到現在，纔有一個正式內閣勉強出現。原來在徐黎過渡時代的顏惠慶內閣，只肯維持過渡，不願提交國會，所以不能成為正式；繼任的王寵惠內閣，受命於國會閉會之際，口口聲聲只說暫時維持，國會屢次要他提交承認，他屢次以辭職為拒絕，所以也就屢辭屢留的拖延幾月，被政潮捲倒了；其後汪大燮內閣倉卒成立，立卽遭軍閥政客的同聲反對，更沒有正式的可能；就是張紹曾聲明非正式內閣不幹的，也因有了正式的總理沒有正式的閣員，不得不嘗嘗署閣的滋味，民國十一年的下半年全以署理內閣

拖延過去了。

張紹曾之內閣總理，於去年十二月五日提交衆議院，費盡請酒許願的功夫，纔得於十九日在該院通過，二十九日又在參議院通過，成一個眞正正式的總理。本年一月四日，奉令以張紹曾爲國務總理，而繼續所任命的外交總長施肇基，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劉恩源，陸軍總長張紹曾，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正廷，（後來王正廷堅決辭去，代以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農商總長李根源，交通總長吳毓麟，上面都仍舊加着一個『署』字；但這不打緊，這署閣的閣員是準備提交國會，馬上可以成爲正式的；我現在且把這班閣員在下面分析一下：



張紹曾

張紹曾，軍人，與洛陽有關係，傾向保定，而拉攏公府。

施肇基，官僚，與外交系略有關係。

高凌霨，官僚，保定親信。

劉恩源，軍人，保定親信。

李鼎新，海軍中人，與各方均無甚關係。

程克，馮玉祥所保。

彭允彝，政學系政客，湖南趙恆惕所薦，接近府方。

李根源，政學系政客，府方所舉。

吳毓麟，官僚，保定親信。

這幾位閣員，都是官興很濃的，所以一經提出，便各自分頭仿着他們總理的老法子，去請酒許願。在衆議院投票之先，這班閣員們本很擔心，但是十八日閣議通過了兩院經費由關稅增加項下指撥二六兩年兩院欠費，着財政部速籌以及

羅文幹再交法庭的三案，十九日衆議院便將他們九人完全通過；二十四日參議院又將除施肇基以外的八人通過了。

張內閣的行政方針，據張紹曾所發布的是政治求上法律軌道；促成統一，在謀各方平均。現在因了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羅文幹二次非法被捕的事，已經引起了法律上的大爭論。西南方面陳敗孫勝，又起了極大的變動。張氏的行政方針不知道是否已經改換？而且對於最高問題在府方保方的中間，怎麼樣處置，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而張紹曾對此却未曾有切實的表示。至於劉恩源所宣布的『公開財政與國會共同負責國會費按月撥付』的一番話，我們祇可把他看作換取同意票的手段罷了。(朔一)

北京的學潮

我們要明白這一次北京學潮的因果，先不可不說明他的背景。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北京的學界，在各種黨派以外，成了一個很有力量的團體。這個團體中的分子，其學識才能，既然比較其他黨派為優，其所占的勢力所獲的效果，當然非他種黨派所能及，於是各黨派便起了利用這獨立團體的野心。我們試一細心回想，自五四而六三，而這一次的驅彭，學界一方，屢有帶黨派色彩的人去表示殷勤，蛛絲馬跡，形跡很是顯然。不幸黨派方面以前幾次乘風潮而表示的殷勤，雖為學界方面所拒絕，而近來如



蔡元培

雙十節裁兵大運動等的舉動，學界和政黨中的某部分因主張相同，頗有合作的形跡，於是又使另外的政黨起了嫉視，有取而代之的大野心了。彭允彝以某一方政客的資格，突然來做教育總長，本來已很能引起諸言，而他到任後所有的舉動，更使人加添疑心的資料。學界方面如法專學生標示『以政客而為師表，於情理尤悖』的理由去拒絕彭氏同黨的校長，已經給了他一個警告，而彭更藉此發布整頓學風的命令，牽連到北京全學界；並傳有收買各校學生，位置於所設的教育基金委員會中，使破壞各校固有團體的事情，於是這一次學潮乃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這一次學潮表面上的起因，是為了彭允彝在一月十五日的國務會議中提出干涉司法方面已經決定的羅案，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便以『彭允彝為干涉司法蹂躪人權之提議，……無非為欲見好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不忍在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遭國人與天良之譴責』的理由辭職出京，學生方面羣起驅彭留蔡，而學潮乃發生了。學生驅彭留蔡的辦法，是(一)派代表留蔡；(二)請總統退還辭呈；(三)赴國會請願否決彭之教育總長。不料蔡已堅決出京，最高機關方面又一味敷衍，而眾議院之吳景濂尤不表同情於學生，致院警於請願隊到時橫施毆擊，學生受重傷的有數十人。於是北京全體學生開會議決：(一)組織北京公私立各校學生聯席會議；(二)推舉代表胡俊英等二十八人慰勞被傷同學；(三)延請律師控訴縱警行凶之主使者；(四)通電全國報告學生被毆情形；(五)對國會表示態度；(六)反對彭允彝為教育總長；(七)派代表聯合全國學界，一致聲討；(八)一致請蔡元培校長回校任事等八條辦法，而學潮更擴大了。



新伊索寓言

眾議院毆傷學生通過彭允彝後，國會方面很有能够知道自己的舉動為全國清議所不容的。議員湯漪等便邀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共同調和，以參議院否決彭氏的教長為條件。到二十五日參議院又不知怎樣將彭氏的同意案通過，於是彭允彝的教育總長資格完全造成，而同他勢不兩立的學界風潮，更不可收拾了。

現在各方面的情形是：

(一)蔡子民已經出京，行踪一時不定，但在天津時曾發布宣言，(見本期評論之評論欄)表明自己出京的用意及痛斥北京的黑闇。

(二)學生已向法庭控告吳景濂,並有否認現國會的運動,且議定各校不放寒假,積極進行,聲言雖有如何的犧牲也所不恤。派赴各地的代表還不見怎樣發展,但是上海的學生總會已起來響應。並且議決:(一)聯合各校學生向彭作示威運動,並儆告國會議員;(二)由學生自動澈底的澄淸教育界,不許政客黨人廁身其間;(三)是請總統批准彭之辭呈;(四)聯合北京各界組織聯合會;(五)發行不定期刋,由文書股籌備;(六)請各校不放寒假,一致驅彭;(七)教育完全獨立,(尙保留未決定);(八)挽留辭職之美專醫專男女高師四校校長;(九)發表宣言否認彭允彝在教育總長任內之一切命令爲有效。

(三)北京國立八校校長除蔡及與彭同派的兩校外,都已辭職。教職員也起來留蔡驅彭並挽留各校長,決定不承認彭的教育總長資格,謁見黎張,聲明在彭未去以先不受教育部的管轄,有事直接和國務院接洽;並一面維持學校,照常上課。

(四)當局的黎張在前雖敷衍學界,發電留蔡,而以彭的教育總長去留委之國會。但是最近對校長職教員學生的談話,直說學界的舉動是被利用,可說是已經與彭合作了。



法:"快把你的狗禁住罷" 英:"快把你的貓禁住罷"

(五)彭允彝前曾發電自己辯護,到了兩院通過後,表面雖兩上辭呈,而他的理由在於沒有錢,可見他並不眞願從此罷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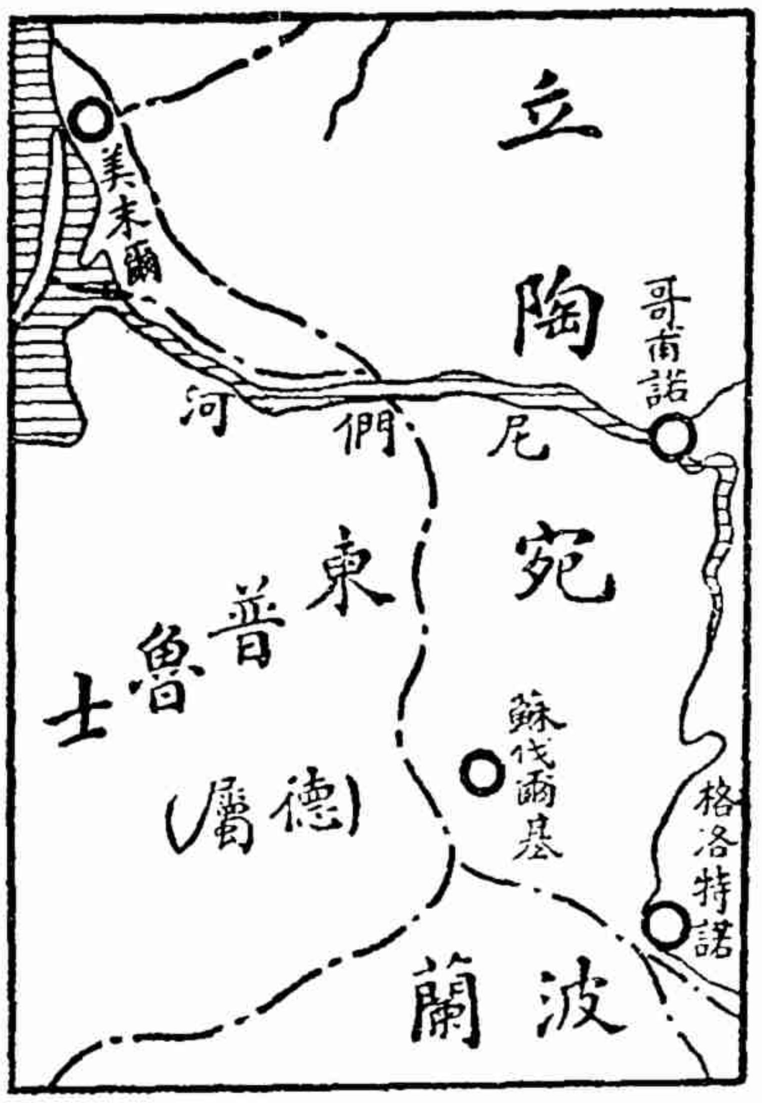
(六)全國各界已有江蘇省教育會電請當局留蔡去彭,上海學生總會也已經活動,但是他的主張却在北京大學的南遷。(梓生)

立陶宛也佔領美末爾了

歐洲現在已被戰爭的空氣所包圍,只要誰有軍隊,誰有實力,

也能佔領別國的領土，不必顧外交正義和國際公法了。所以在德國的西境魯爾區域有法軍侵入，在東境美末爾又有立陶宛軍隊侵入。美末爾雖然已不是德國的領土，但是立陶宛的侵略慾，是不單在於美末爾，而且也在東普魯士一帶的領土。現在的德國，眞是『屋漏偏遭連夜雨』了。

美末爾是東普魯士極北端的一個海口，是波羅的木材工業的中心。在軍事及經濟上為北歐第一要港。戰前德國曾在該地建築礮臺防守，大戰後波蘭和立陶宛在和會中互爭美末爾領土。後來經協約國決定將該地作為國際聯盟公有地，以尼們河為界，由英法等國派兵防守，堡壘盡行撤除，海口則歸各國自由航行。這種辦法自然不是徹底的。美末爾是東普魯士的出海要港，被協約國割佔之後，不啻塞住了德國的咽喉。立陶宛和波蘭兩國自然也都不甘心，很想趁個機會把這重要海口奪歸己有。所以到了一次便鬧出了一會立陶宛叛兵強佔美末爾的玩意兒。



這一會立陶宛佔領美末爾是抄着一九一九年意大利鄧南遮佔據阜姆，一九二一年波蘭柯方蒂佔據上西里西亞的老文章。一月初旬立陶宛人趁着西歐賠償問題決裂正在擾亂的時候，以西摩萊蒂斯為領袖派兵五千突向美末爾進發。十日佔據巴約倫鎮，美末爾英法駐軍本來甚少，所以暫時退讓，法兵都登軍艦，三四日後美末爾便完全陷落，叛黨在該地組織政府。立陶宛政府雖不承認佔領軍係奉政府之命令，但對於叛黨亦不加禁遏。協約軍接得這個消息後，立刻派軍艦前往彈壓，一面向維爾諾立陶宛政府提出抗議。據最近消息，美末爾地方的立陶宛軍和協約軍已實行休戰。巴黎大使正派員赴美末爾調查實情，俟得報告後再由大使會議決定辦法。但是波蘭輿論非常激憤，波蘭總理和國會都發表宣言，指斥立陶宛人的舉動為違背和約破壞平和，必須用嚴厲辦法。大概這一片領土又是協約國的一個難題目，一時怕不容易解決罷。

從這一件事情看來，我們更覺得凡爾賽和約實有廢除的必要。一部凡爾賽和約可以說處處都是破綻，美末爾問題不過是

破綻的一個罷了。巴黎和約已不知造成了多少惡果，如阜姆問題上西里西亞問題等都鬧出了亂子。歐洲問題枝枝節節是解決不了的，須先把不合理的凡爾賽和約推翻了才好。（化魯）

洛桑會議的變幻

洛桑會議自開幕以後，已遷延到二月之久，除第一委員會最初討論土耳其歐洲邊界問題，還有一點結果可言（見去年第二十四期世界新潮）別的如海峽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第三委員會所議的經濟財政問題，第二委員會所議的治外法權問題都不會議得完妥。報紙上忽而傳說會議快要決裂了，忽而傳說又有成功的希望了，瞬息萬變，令人捉摸不定。但這個原因，我們却早曉得是為着俄國態度強硬，土耳其不易馴服的緣故。現在先說海峽問題。

這是洛桑會議中最緊要的問題。所要決定的就是各國軍艦和商船是否可以任意通過海峽。商船通行，各國大約不好發生異議，至於軍艦通過一層，却非大大的討論一番不可了。俄國是靠近黑海邊的，所討議的兩個海峽，便是黑海的門戶，若使軍艦可以自由通過海峽，那黑海就沒關閉，俄國的邊界，豈不要發生危險？所以會議初開的時候，他就提議『完全屏絕軍艦，把管理權交給土國。』他這個提議，好像教土國做他的看門狗，他自己好在黑海旁邊安安兢兢的睡覺去。但是英國却氣他不過。英國知道俄國從革命以後，海軍力已全然毀滅，不怕他再過海峽來攪擾，他在地中海和印度的交通，所以他這回把從前禁止軍艦通行的主張，轉變過來，極力主張自由航行。但說噸數可有若干限制，商同其他協約國照這意思擬就一個提案。（詳見去年第二十四期世界新潮）這英俄兩個提案，互相對峙。土國呢，因為俄國提案有利於己，自然和俄國接合；諸小國呢，心想還是英國提案公道些，所以傾向英國。後來土國態度本已稍稍緩和，說只要君士坦丁堡和瑪爾馬拉獲得



唯利是圖之美國

安寧保障，就答應接受協約國提案。於是英國也說從長計議，給他改正。不料俄國却始終固執不化，慫恿土國再提一個建議。這麼一來，英國寇仁可眞耐不住了，便在十八日一天發一個最後通牒，送交土國，限土耳其在二十日以前接受協約國提案，否則會議決裂。那時傳說會議形勢險惡，就是爲此。

到二十日，土國總算被迫着承認了。我們曉得：土耳其在洛桑會議中雖然有俄國幫助，但一面仍然要看看協約國的態度，便是他們的意見能够和合不和合，在後決定他自己的態度。現在海峽問題協約國的意見和英國是很一致的，那麼他爭執下去，料也無益；萬一會議決裂，於他並沒有好處；況安哥拉政府來電教土代表趕快解決各個問題，因此土代表在那天大體承認協約國提案。至此洛桑會議，又有成功的氣象。

協約國提案大部分雖已得土國承認，可是提案中撤廢軍備區域須交給海峽委員會管理一層，土國還極端反對，並且和這個提案最有關係的俄國還不會同意，這海峽問題，到底算不得完全解決。此外如撤廢治外法權問題，摩塞爾問題等，更不免掀動波瀾。因爲土耳其的治外法權，在戰前原已廢去，不料戰敗以後，協約國又把他繼續，而且如日本在戰前並不享着這權利的，現在也得加入，土國自然要竭力爭扎，要求全然撤廢了。這件事另設一個委員會辦理，從十二月二日起分三股員會逐項討論：(一)關於司法者；(二)關於稅則者；(三)關於美術品保護者。第一層協約國擬就提案，想由國際公斷法庭推薦副裁判員協同土國辦理訟事。土國強硬反對。第二層照協約國提案：(一)外國人得免除因土國政治的特別理由（如戰事）而徵收的賦稅；(二)其他租稅外人與土人一律完納。土國却主張無論什麼賦稅，內外人民均須一律徵收。第三層還沒有議及。以上三個問題，到去年年底一個也不曾解決。

摩塞爾是產煤油的地方，原屬土國，和伊拉克接近，戰後歸英國管理。這回土國自然要求交還；但是英國豈肯把已經含在口裏的肉再吐出來。十二月十六日英代表以意見書送交土國，說明摩塞爾不能交還土國的理由：第一，摩塞爾土人只佔全境內人民十二分之一；第二，摩塞爾若割讓土國，伊拉克和報達兩處便無險可守。到二十六日土代表答覆英人，指摘英代表所說不合事實。英代表又備文答覆說此事不便再議。後來又是土國答覆了。一直到了新年還互在那裏打筆墨官司。

還有少數民族的保護問題呢？除了土希人民互換一層，在十

二月二十三日商妥，此外協約國要求土國：凡在土國之基督教徒須免除軍役，土國堅執不允。又君士坦丁堡協約國原置有希臘主教管轄希臘教徒，土國要求撤銷，協約國也不肯答應。其他小爭執處，還很多很多，不待細述。

因為以上的種種問題，協約國和土國雙方堅持，不肯讓步，洛桑會議成功的希望，因之非常薄弱。土耳其代表哈桑乃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安戈拉，請政府的訓令；凱末爾說土國不能再有讓步，一方英國因會議氣象不佳，又命地中海艦隊仍然開往君士坦丁堡，以防萬一。這又是去年年底傳說洛桑會議已無轉機的原因。

以上說的還是去年年底的情形。但一到新年，洛桑會議的消息，更加不妙。上面說過，土國對於會議之態度，是要看協約國的情形而決定的。土國巴不得英法兩國互起衝突，他好聯法抗英，多得一些利益，恰巧新年一月二日協約國在巴黎開會，討論德國賠償問題，因為英法意見不合，竟遭決裂。於是土國在會議中的態度立即強硬了許多。如六日復議治外法權時，伊斯美把協約國提案全個推翻；少數民族股員會集議創立亞美尼亞人國家問題時，土代表立柴爾勃然作色，不允討論，大嚷協約國不該利用亞美尼亞人來妨害土國，說畢退出會場。照這情形看去，這次洛桑會議恐怕又要沒得一個結局了。現在協約國代表和美國代表商議，決計趕辦會務，擬就草約，送交土國，叫他切實答覆：或是承認，或是拒絕。後事未可預料，却要待下回再述了。(幼雄)

美國政局與第三黨

去年十一月七日美國總選舉的結果：上院共和黨十四人，民主黨二十八人，農民勞動黨一人；下院共和黨二百二十五人，民主黨二百零七人，農民勞動黨一人，社會黨一人。各州民政長選舉：共和黨十三人，民主黨十七人。從去年四月候補選舉以來，風潮澎湃的選舉運動總算告一個段落。但是這次選舉的結果，是什麼呢？可以說是急進派大勝利。

這裏所謂急進派，不是那社會黨，也不是那共產黨。在現在的美國，便只一個主張極溫和的人就算是Radical了。這次選舉，各方面的鬬爭完全以內政為標的。所謂『急進派』的主張，大概是反對加稅，反對船舶津貼案，反對政府擔保私有鐵路的贏利，反對妨害罷工者利害的道赫替 (Daugherty) 法案。他們要求實行農村貸款制，要求廢除聯邦準備銀行制。他們對外反

對干涉歐洲事務，反對加入國際聯盟，反對對於海地和墨西哥施行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方面却極端贊成裁減軍備。他們在民主共和兩黨內都有一部分的勢力，他們不管政黨戴着什麼招牌，只要和他們的主張相同的，他們都加以擁戴，否則都加以反抗。

在表面的數字看來，這次選舉好像是民主黨勝利，共和黨失敗。其實共和黨失敗是眞的，民主黨勝利却未必然。美國政黨組織和英國不同，其內部主張絕不一致。例如東北諸州的民主黨，較諸對手方面的共和黨，更有自由的傾向；但南部四州的民主黨員，却可以算得世界上最保守的政黨了。共和黨的內部也是同樣。兩大黨中間已沒有顯明的判別。這次民主黨得佔多數議席，是因急進派利用民主黨招牌以從事選舉運動的緣故。但在有幾處地方共和黨的旗幟下也有急進派的分子羼入其間。

這次選舉最可注目的是農工聯盟 (Farmer Labour Alliance) 和非政黨同盟 (Nonpartisen League) 的勝利。這兩派代表急進派的中堅分子。例如在北達戈太州 (North Dakota) 非政黨同盟利用共和黨的招牌選出參議員，而在阿克拉霍麻州 (Oklahoma) 急進派却和民主黨聯合而獲勝利。可見這次選舉兩大黨的勝負隨第三者之急進派爲轉移。向來兩大黨對峙的局勢，在現在差不多已成爲過去了。

總之第三大黨的產生，在現在已迫不及待。羅斯福氏的進步黨雖然失敗，但是民主共和兩大黨却早已壓在歷史的重荷底下，老朽的不堪，不足以代表美國一大部分的民意。現在美國的急進派分子已着手於新政黨的組織，在下次大總統選舉舉行之前，第三黨必開始活動，如果是這樣，却也是美國政治史上的一大變局哩。(化魯)

一九二三年之世界與中國

羅羅

▲過渡時期之紛擾
▲法蘭西之軍國主義
▲美國將干涉歐事乎
▲意大利之反動政府
▲東洋之新局面
▲國民自決之希望
▲英帝國之內憂外患
▲新德意志運命如何
▲新俄改造之成功
▲近東戰爭之復起
▲我國之國際地位

過渡時期之紛擾

一九二三年其爲紛擾之年乎？以言國外，歐戰告終，雖已四年，而平和改造則依然無望，以言國內，革命經過十有二載，而民治建設猶杳不可期。反之，強力之陵轢，階級之鬬爭，戰禍之醞釀，經濟之艱困，生活之阢隉，則無論中外如出一轍。吾人何不幸而生於此不祥之時代耶！

吾人所處之世界，究爲如何之世界，一言蔽之，則曰政治經濟均在過渡期中之世界也。新之與舊，左派之與右派，急進之與緩進，戰勝者之與戰敗者，有產階級之與無產階級，隨時隨地皆互相排斥，互相衝突，馴至社會基礎，受其動搖，生活安寧，全被破壞，凡此實爲人類歷史過渡期特有之現象，而吾人則邂逅遇之。試先言政治：德意志雖已戰敗，而軍國主義之厲鬼則猶未匿跡；戰勝國家政權多在軍閥及舊式政治家手中，競以擴張軍備，拓殖

領土爲事。而在一方民治主義派乃至社會主義派，則藉民衆爲後援，與統治階級爭競。俄國實行勞農專政而意大利則又實現資產階級之狄克推多。列國政局之紛紜錯綜，未有過於今日者。不寧唯是現代民族思想發達，世界被壓迫之弱小民族，皆奮起以圖生存。因土耳其勢力之勃興，而數百年來之宗教戰爭，竟如死灰之復燃。故今日者世界政治最不穩定之時代也，各國政局中心失墜之時代也。

若就經濟狀況而言，則國際間之糾紛，猶有甚於此者。大戰以後，各國生產減少，資金困乏，戰敗國家，因負擔鉅額之賠款，無術彌補，致紙幣充斥，匯兌跌落，故經濟生活陷於痲痺狀況。又因戰敗國家經濟痲痺之故，牽動國際財政界之全部。國際債務，相互掣肘，遂永無清償之日。各國經濟生活不但不能恢復戰前原狀，且繼續戰時之紛擾狀態焉。即實言之，現時各國財政，除英美日本以外，均已瀕於破產。在各國社會秩序未改絃更張之前，欲求生活之安定，蓋難言之矣。

在此過渡之時期，世界事變愈劇烈，社會情勢愈紛亂，則吾人之職責亦愈益重大。吾人不能離此混沌之國家，更不能逃此擾攘之世界，則亦惟有熟察時變，努力奮發而已。以下略述最近各國內政外交之概況，并吾國現時之地位，藉以策勵吾國民，以冀其自覺焉。

英帝國之內憂時患

處於目前世界戰爭與平和之交叉路上，而首當其衝者，其唯不列顛帝國乎。大戰以後，英吉利成爲世界第一大國，擁有最大之海軍與最廣之殖民地，此夫人而知之。然因國勢臻於極盛之故，其責任之重大，應付之繁勞，遂亦無以復加。不列顛領土徧布於寰宇，故世界無論何處，苟發生事變，則直接間接皆足以危及英帝國之安全。況自戰後民族思想勃興，愛爾蘭獨立後，已折去不列顛帝國之一翼，此外對於海外屬地，三島政府亦殊有鞭長莫及之勢。至在本邦，則因歐陸經濟崩潰，英國市場頗遭打擊，馴至國內失業增多，生活恐慌。故英國雖襲戰勝之餘威，然猶未脫內憂外患之時期也。

最近英國之內閣改造，使英國政局自變態復返於常態。所謂變態者何？蓋自十七世紀以來，英國向採政黨政治，保守自由兩大黨互相對抗，歷數百年。至路德喬治組織戰時內閣，始打破兩大黨之畛域，搜羅兩黨中重要人物以入閣。內閣不以政黨爲後

盾，而以喬治個人爲其中心。此爲英國憲政史上未有之變局。歐戰終了後，政黨復行活動，喬治內閣因外交失敗，未滿人望，遂終被推翻。保守黨之政黨內閣成立，政局復返戰前之舊觀。最近總選舉結果，政府黨在議會獲得過半數之席次。識者多謂英國政治，從此漸入於和平之境。實則殊不盡然。蓋今日政黨政治雖已復活，而從前兩黨對峙之形勢則完全破裂。愛斯葵士派之自由黨，近已分崩而成一小黨。反之工黨則崛起而成爲國會中之第二黨。此外路德喬治派之國民自由黨亦思乘機活動，以復其舊有之勢力。保守黨雖佔多數，然在國會中有四面楚歌之形勢。且戰後事勢變遷，內國經濟困難，斷非保守黨之政策所能濟事。波那勞氏之內閣，恐將不免爲短命內閣。如現內閣一旦推倒，則工黨及自由黨中之兩派將互爭雄長，英國政界從此其遂多事乎。

路德喬治之失敗，其原因由於外交。故外交問題實爲今日英政府最艱鉅之問題。英之外交政策在於維持列強均勢，保全歐陸平和，蓋歐陸平和一遭破壞，則國際現狀必難保守。於既富且強之英國實多不利故也。然在目前，歐陸平和，殊不易於支持：法國與俄德久已結不解之仇，而自土耳其戰勝後，巴爾幹問題或亦將發生新變化。歐陸戰釁一開，則不但商業經濟將被牽動，卽英國屬地亦不免有危害之虞矣。英政府在一方面須保全舊時協約國之團結，與法國取一致行動，而在他方面爲國際經濟改造起見，則又不能不與德俄攜手。法國與俄德利害常相衝突，英國周旋其間，蓋難乎其爲調人矣。識者多謂英國在歐洲大陸，頗有孤立之勢，而自近東政策失敗後爲尤然。英國在大陸僅有一意大利爲其與國。此外中南歐各小國則皆爲法國大陸政策所籠絡，與英國外交分道而馳。觀於最近巴黎賠償會議之結果，英法之分裂殆爲已成之事實，而此則爲英國外交最困難之一點，蓋非英法合作，則歐洲經濟改造，固無成功之望也。波那勞本爲比較的親法派，乃此次對德賠償問題竟與法國公然決裂，可見英法聯合之困難。爲歐洲平和基礎之英法協約，本年或不免絕其運命，然此豈英國之所願耶？

不寧唯是，英國對於近東問題，亦感同樣之困難：英國爲貫徹其三C政策計，不願將君士坦丁堡及海峽入於他人之手，然因此則不免引起屬地人民之紛擾。蓋英國東方屬地如印度，如埃及，多係回教人民之所住居。使回教中心地之土耳其一旦損失國權，此等人民對英政府勢必發生惡感。印度之抵制英貨及獨立運動，卽由是而起。英國對埃及雖畀以獨立之虛名，而埃及人

則殊不以是爲滿足。此外小亞細亞方面，英國保護地，如漢志，如巴力斯坦等亦復蠢蠢思動。碩大無朋之英帝國，大有瓦解之虞。故回教民族能否安然就範，今後不列顛之運命實係之矣。

軍國主義之法蘭西

法蘭西者世界民治之發祥地也，然今則倒行逆施，且成爲歐洲軍國主義之最後壁壘矣。法國現總理樸蔭開雷與克利孟沙同爲社會黨之畔徒，立於其背後者，乃爲法國之王黨軍閥及偏狹的愛國主義者。法國爲世界最大陸軍國之一，其近年之外交行動事事足以表暴帝國主義之野心。如對德賠款之威脅也，在中歐及巴爾幹方面之外交活動也，近東方面之煽起戰爭也，凡此皆足以貽人口實者。

原情而論，法國之國情及地理位置，與英美不同。因之其對外政策自亦不能不異其趨向。英美爲商業國，且各擁有世界最大之海軍，其領土無被侵害之虞，故其對外政策在求得國際平和，使其工商業得以安然發展。法國則不然，其國既非商業國，而又位於西歐列強之間，時時以德國之報復爲慮，故自不能不謀擴張軍備，兼并領土以求自衛。此即政治的帝國主義（法國）與經濟的帝國主義（英美）不同之點也。自表面觀之，法國之外交政策實爲成功的。自小協約擴大後，中歐防禦俄德之大環周，已建設告成，巴爾幹諸國大都已成爲法之與國，希臘革命後亦一變其親英之態度而爲親法，觀於最近希臘慘殺大員案，英意皆提出抗議，而法國獨否，則法國之態度蓋不問可知矣。土耳其之戰勝，表示英國近東政策之失敗，亦即表示法國近東政策之勝利。法國不願英國獨佔近東利益，時思有以阻遏之，今則其策略可謂已完全成功。若德奧諸戰敗國，呻吟於法國威力之下，莫敢與其顏色，則更無待贅述。昔拿破崙以鐵騎蹂躪全歐，今日之法蘭西殆亦不減拿破崙時代之盛況也。

雖然，自內幕而觀，則法國之軍國主義，殆處處已呈外强中乾之象。戰後法國人口缺乏，生產減少，國庫及人民生活均陷於窘境，而其政府則猶日夕以擴張軍備爲務。戰後法國財政之困阨，滙兌之跌落，雖戰敗國亦不過如是。法國除向德國索得全部賠款外，國內經濟即無改造之希望，然德國賠償條款之履行，乃爲不可能之事。即使法國以武力追壓，強令德國履行賠款，其結果必引起歐洲之戰亂。此種情形，爲人人所熟知，而法政府則至今仍未悔悟。將來歐洲形勢變遷，法國政治經濟之破產其不免矣

乎。

凡爾賽條約為歐洲平和之唯一障礙物，此人人知之。法國為對於凡爾賽條約唯一之負責者，今除法政府以外，各國殆皆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近來時局發展，凡爾賽條約之窒礙難行，益復暴露於世。英內閣之推倒，其重要之原因，即由於路德喬治為和約之手創者。今法內閣樸蔭開雷亦為手造和約之一人，其繼路德喬治而倒，或非為不可能之事。惟目前法國反動派方趾高氣揚，將來法政府外交若遇蹉跌，則其地位必立受動搖，法國或再起革命亦未可知也。

新德意志之運命如何

目前最飄搖不定者其德意志共和國之命運乎？德國革命以後，甫及四載，此稚幼之民治國，內則有皇黨軍閥之謀亂，外則有強鄰之迫壓，馬克之暴跌，物價之飛漲，失業之衆多，賦稅之繁重，均足與其國民以致命之打擊。然德人至今猶能忍氣吞聲，耐勞習苦，使政局勿軼出常軌之外，非其民族性之堅固卓絕曷足以致此乎？

凡關心歐洲時局者，莫不為德國前途悲觀。德國在最近之將來，必不出下列之三途，即（一）紅色化；（二）反動革命成功，軍閥復起執政；（三）凡爾賽和約修改後，共和政府地位得以穩固。苟賠償問題未解決，中歐經濟狀況未改善，則德國將被迫而出於（一）（二）兩途，此殆勢有必然者也。自去冬德內閣改組後，資產階級加入政局，與多數社會黨協力合作，以謀經濟改造，從此內政或較有希望。馬克匯價近已不復跌下，即其明證。然假使賠償問題未解決，則將來德國政局必仍未能穩定也。

美國其將重行干涉歐事乎

吾在上文已屢言賠償問題為歐洲經濟改造之一大難關。然則此難關將如何解決乎？曰唯美國重行加入歐洲政局而已。今日歐洲經濟關係之糾紛，乃由於戰後戰勝國與戰敗國皆陷於窘境之故。戰敗國既已精疲力盡，無力負荷鉅額之賠款，而在戰勝國則亦窮極無聊，非向戰敗國索得賠償，則不克自存。法國為要求履行賠償條款最強硬之國，其故即因法國對美負債三十三萬萬元，對英負債二十五萬萬元。（均係美金）非向德國取得賠款，自身即不免於破產。至英國之地位則又不然。英國對美負鉅額之債務，然此債務大半係轉貸法比諸國者。苟德國不履

行賠償，則法比將無力付款於英國，英國於是亦不能淸償美國之債務。故說者謂賠償問題之眞相，不過係美國與德國之債務關係，良信然也。美國當休戰時，根據不賠償不兼併之原則，以調人自任。然戰敗國旣可不賠償，則戰勝國自無償還戰債之必要，苟如是，則華爾街之資本家，將不免倒賬之損失矣。威爾遜外交政策之失敗，及其受政黨攻擊，殆亦以此故。厥後美國對於歐洲事務始終取不干涉態度，表示不願陷入歐洲紛亂之漩渦，致自貽伊戚。去年秋間美政府曾向英法催索戰債，可見美國態度之堅決。然長此以往，則終無了局。歐洲經濟苟未復原狀，於美國勢必無利。自上月倫敦會議破裂後，法國以實行佔領魯爾區域相威脅，歐陸和平岌岌可危。協約國對美債務自更無償還之日，美國資本家仍不免於受損。益以去冬美國會改選，民主黨勝利，哈定總統之閉關政策，不免受新國會之攻擊。於是至上月間美政府見風使帆，變更對外態度，宣告放棄對歐不干涉政策。哈定總統且向國會聲明，謂彼將召集國際經濟會議，以撤除歐洲經濟不安之根蒂。至其救濟之策，則為（一）免除協約國對美債務之利息；（二）貸款十五萬萬美金於德國。此種計畫之宣布，實為休戰以來之一大事件。蓋美國之歐洲救濟策雖未卜成功與否，然當此歐洲經濟紛亂固結不解之際，世界大富豪之美國一旦動其慈悲之心，起圖救濟，究不可謂非時局之一線新希望也。

新俄改造之成功

假令美國重行加入歐洲政局，則歐洲目前之紛擾，或可解決一半。至歐洲改造問題之全部，則尚未易解決，何以故，以尚有俄國問題故。

一九二二年為勞農俄羅斯革命事業之完成時代，自去年十一月海參崴最後之反革命軍被擊破後，歐亞俄羅斯境內遂無一反對政府之軍隊。國內統一完全告成。對外雖未得列強承認，然其國際地位則已大進步。一九二一年全俄蘇維埃大會開會時李寧演說，謂『吾人有所需於世界，然世界亦有所需於吾人，此種事實世界終必覺悟』云。今則李寧之言果中矣。西歐資本主義國因見俄國革命非封鎖政策所能消滅，且屏除人口一萬三千萬之俄國而言歐洲改造，亦屬不可能，乃遂翻然變計，開始與社會主義之俄國握手言好。基諾亞經濟會議，以及後來之洛桑近東會議，竟許俄國列席其間。雖俄國與資本主義國間之妥協未告成功，然列強不敢復行蔑視俄國，則於此已可想見矣。

俄國對外戰爭可謂已完全終止，歐陸諸國，或已正式承認新俄，或則與俄國訂結通商條約。此外雖有數大國——法美日——對俄尙未回復國交，然在最近之將來，殆有不能不與俄國言和之勢。惟在各國一致承認新俄之後，所謂俄國問題，其前途尙伏有無窮之險釁。目前俄國與資本主義國間，不過係暫時休戰狀態，俄自宣布新經濟政策後，雖已承認讓與權，容納外國資本之輸入，然世界革命之計畫，在根本上究猶未放棄。不寧唯是，李寧政府之東方政策成功甚速，高加索，波斯，及小亞細亞大半，已劃入勞農俄國之勢力範圍內。東方有色人種，因俄政府有保護世界弱小民族之宣言，故對俄感情甚佳。最近之近東戰爭，土耳其賴俄國之援助而獲勝，此爲俄國對外政策之一大成功。然此種政策之成功，乃非西歐列強之所能忍受，而以英國爲尤然。在近代歷史中，英俄兩國因爭奪近東霸權，曾惹起多次之衝突。克里米亞戰爭，即因英俄互爭海峽門戶而起。厥後德意志勢力勃興，思染指其間，於是英俄兩國不得已而聯合，以共同驅此新來之敵人。然至今日，德意志帝國之三B政策已化爲泡影，英俄爭奪近東門戶之活劇，遂不免復演。如此次洛桑會議，英俄兩國互爭雄長，其情勢已顯見矣。

俄國債務問題至今尙未獲正當之解決。法國堅持不允放棄舊債，俄政府則要求賠償封鎖損失以相抵制。有此一問題爲梗，恐列強一致承認新俄之舉，在最近期內猶未必能實現也。俄國惟一之外交政策，爲打破資本主義國家之協同戰線，去年之基諾亞會議，俄政府得操勝算，即由於英法對俄態度分裂之故也。

至言內政，則勞農俄羅斯之改造計畫，可謂大半已告成功。自新經濟政策實施以來，生產增加，商業繁興，莫斯科，彼得格拉及其餘大都市已恢復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之盛況。第四階級之革命即不得謂之成功，然固已經過試驗之時期矣。

意大利之反動政府

在今日與俄國適呈相反之現象者，則有一意大利焉。在俄國爲第四階級之專政，而在意大利則爲第三階級之專政。最近慕沙里尼氏之組閣，在意國內政外交上均有重大之意義。慕沙里尼者棒喝團之領袖，而以加富爾第二自命者也。此後意國將從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道上出發，蓋不難預測矣。

欲明目前意國之情形，當就歐戰來意國之地位一考察之。在大戰以前，意國非有所謂少年意大利黨乎？此少年意大利黨以

發展意大利帝國之國威，擴張意大利領土為目的。大戰開始，老政治家如喬里替羅皆主張嚴守中立，與奧國訂約以割讓德蘭替諾，德里斯德，亞爾巴尼亞等地為中立之報酬。而少年意大利黨則殊不以此為滿足。彼等以歐戰為意大利國勢擴展之唯一機會，斷不能失之交臂，此意國參戰之由來也。不意歐戰終了後，意大利雖儼然以戰勝國之資格出席於和會，然其結果則所得絕尠，倫敦密約中，協約國雖允許意國佔領歐洲之達馬西與亞洲之斯密那，以作參戰之報酬。而和會開始，阜姆割讓，即首先引起威爾遜之抗議，結果意國不得不讓步。至斯密那則早已為希臘所佔，意國亦無如之何。不寧唯是，奧匈帝國破裂以後，斯拉夫民族國家勃興，意大利在亞得里亞海又樹一勁敵。意國在歐戰斷送五十萬健兒而所得報酬乃若此，則意人之失望可想見矣。

對外政策失敗之後，急進派不免乘機崛起，實施社會革命，俄國其先例也。意大利戰後社會主義亦頗流行。往年意國各工業都市，勞動者佔領工廠，聲勢頗盛，革命危機，迫於旦夕。於是乃有反動派之棒喝團出現，以擁護政府，排斥過激思想為目的。此棒喝團即以從前之少年意大利黨及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為其後盾。慕沙里尼氏之組閣，乃表示此黨之勝利，而亦即表示愛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之勝利也。由是則意國今後將竭力向外擴展，實現其第三羅馬帝國之理想固已無疑義。意國對外發展不出二途，其一則與新興之斯拉夫國家爭奪亞得里亞海之勢力，其一則謀攫得小亞細亞之領土。總之意大利帝國將來不能不向地中海方面以發展。因之即不免與巴爾幹諸小國如希臘，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發生衝突。巴爾幹問題或又激起軒然大波，而近東方面從此亦遂多事矣。

近東戰爭之復起

不唯意國而已，今日世界列強之外交策略，殆無不視近東形勢以為轉變。一九二二年斯密那希臘佔領軍之敗退，實為西歐休戰以來最大之事變。蓋歐洲數世紀來，經過若干次之流血，若干次之大戰，始將異教之土耳其屏逐於歐陸政治之外。巴爾幹戰爭以後，土國僅得在君士坦丁堡一隅之地苟延殘喘，此外則舉南歐領土喪失而無遺。今則不然，因列強對土利益衝突之故，獷猂之土耳其遂得捲土而重來。自歐戰後，法意與英國對土意見久已分裂，英國以希臘之保護者自居，而法意兩國則恐英國獨佔海峽，乃隱為土耳其之後援。斯密那之役，凱末爾利用法國

之軍官與武器，大敗希臘，進兵馬基頓，一舉而雪其十餘年之奇恥大辱。洛桑會議中土國儼然以戰勝國之地位，向希臘要索，且要求協約國撤退佔領軍，廢止降約，并放棄領事裁判權及財政監督權。最近消息，洛桑和會因土國態度強硬，有破裂之勢，近東戰爭復開亦未可知。由是可見今日土國已復返巴爾幹戰爭以前之原狀，回教民族與基督教民族鬬爭之慘禍，或將重演於今日矣。

近東問題之所以困難，則以今日世界回教徒尚擁有一部分之勢力故。回教徒在現代雖爲被征服者，然其潛勢力則頗爲強大。回教因有堅決之信仰，強固之團體，故其民族雖散佈各地，而能互相結合，反抗白種人之統治。昔人有言，能聯結回教民族者，即不難征服全世界。戰前德國竭力聯土以排除英國在近東之勢力，今則德國失敗，而俄法繼之。若俄若法孰獲勝利，雖不得而知，然觀於最近土國革命後，悉採新俄政制，設委員會以總攬政治。則俄土兩國之關係，已不難想見矣。俄國地位與近東民族本較接近，俄新政府所揭櫫之對外政策，尤爲民族主義之回教徒所悅服，故在今日俄國與世界之回教徒，比較的有易於親近之勢。然世界之回教徒苟經紅色化，則不列顛帝國政府其不能安枕矣乎。

東洋之新局面

然吾人苟返顧吾人本鄉，則遠東時局，其危機迫切亦無殊於近東。近東爲東西兩方交通之門戶，遠東則爲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之最後目標。故近東方面之衝突，不過爲未來遠東資本主義戰爭之序幕。現在列強目光之所注，固在遠東而不在近東也。

凡信仰空幻之理想，未有不失敗者。自華盛頓會議以後，吾人輒爲會議席間官樣文章所蠱惑，以爲遠東平和得列強有力之保障，將無復破壞之虞矣。實則裁減軍備也，門戶開放也，領土安全也，不過爲悅耳之名辭。彼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既已失敗矣，華盛頓會議亦何獨不然。所謂九國遠東公約，亦不過如國際聯盟約章而已；限制海軍，不過如威爾遜總統所宣布之十三條而已。於時局何補之有？熟諳各國內情者謂英日美三國因法意二國迄未批准海軍條約，近來軍備競爭仍甚劇烈，條約在實際上已成廢紙。在最近之將來，太平洋上之國際戰爭，其不免乎。

不寧唯是，最近因勞農俄國勢力之擴大，遠東問題更多一層之紛糾。俄國自命爲世界弱小民族之保護者，與東方資本主義

之侵略政策，自不能相容。西伯利亞日本駐軍雖已撤退，然庫頁島北部則仍為日軍佔領，中東鐵路之管理權亦尚未交割清楚，吾人環顧東北，實到處伏有二次日俄戰爭之導火線。誰又能為遠東時局抱樂觀乎。

吾國之現在地位

總之無論東西，在目前皆陷入於混沌之時期。吾人初以為上次大戰為人類歷史最末次之戰爭，今乃知此不過世界大悲劇之序幕而已。今後將有更大之災禍，爆發於吾人之眼前。在此危機一髮之時代，吾國所處之地位則如何？吾人對於國家及世界之責任則又如何？

西洋文明之破裂，西方帝國主義之自相殘殺，實吾民族吾國家奮起之一絕好機會也。不見印度埃及乎？彼等已乘西方強國之疲憊而奮興矣。不見波蘭及斯拉夫民族乎？彼等於戰爭之後皆已獲得自由矣。又不見土耳其乎？乘協約國之分裂已恢復其國家之損失矣。吾中國自加入歐戰以來，在國際關係上，已獲得鉅大之報償。威海衞及青島則已光復故物矣。與戰敗國所訂之不平等條約則多已廢棄矣。客郵則已撤除矣。國際聯盟中，中國亦居然佔有重要位置矣。苟吾民能自振作，則在今日，吾國固久已得躋於強國之林，不再為他國所魚肉矣。

然今則不然，建國十餘年，而共和曾未奠定。國債十餘萬萬元，已舉吾民以及吾子孫之自由而出賣淨盡。全國紛紛，成一封建割據之形勢，造成統一之國家，尚且未能，更遑論國際地位矣。

財政共管非吾人之所樂聞者也。然今日外交界則方高唱共管之說矣。苟吾國政府無根本之覺悟，國民無積極之行動，則今年或即為吾國財政破產之年，亦未可知也。今日全世界所爭逐者為原料產地與消費市場，謀戰後之經濟改造，世界之所需於地大物博之中國者實甚多。我國內政不加整頓，財政不能獨立，則列強啟其覬覦之心，而遠東平和乃可慮矣。故中國問題不僅中國民族特殊之問題，而實為關係世界全局之問題也。

國民自決之希望

如吾國今日尚有一線之希望，則在民衆之自覺與自決而已。吾人即非愛國主義者，然為世界平和計，亦決不能聽令自國之紛擾，而不加挽救。政府雖已無望其革新，然吾民衆之潛勢力則猶在。苟民衆能自振作，則政府不難改造，惡勢力不難排除，帝國

主義之侵略不難抵抗。中國之運命若何，要在民族之自爲之而已。

民衆運動乃最強有力之武器也。俄國改造之成功，民間運動之力也。愛爾蘭之獲得自由，數萬千新芬黨人之血與肉所換得者也。印度之所以驚駴世界，民衆消極抵抗之效力也。今日無論世界，無論中國，殆皆陷於紛擾狀態，此皆少數特權階級，倒行逆施之結果，必眞實之民衆奮起，然後有平和與幸福之望矣。

五四運動乃吾國民衆運動成功之新紀元也。彼時吾民僅小試其能，然所得效果則殊不爲少。青島之交還，二十一條之廢止，與吾國近年外交之稍稍勝利，五四運動與有力也。在今日吾民對於國家對於世界實負重大之使命，而值茲世變，又爲吾人奮發之良機。大之如俄羅斯，愛爾蘭，小之如埃及，印度，土耳其皆足爲吾民族之良導師。吾民如能及時奮起，使十字街頭之中國不至臨於絕境，則一九二三年其爲吾國𢧐救之年乎。(五、一、二三)

現代名人

慕沙里尼

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綣髮，黑睛而無髭，爲一鍛鍊工之子；年四十一歲。初爲小學校教員，既而辭去，研究馬克思學說。至瑞士與馬克思主義者相往還。發行新聞，宣傳社會主義。爲瑞士政府驅逐，返國入社會黨，爲某報主筆。歐洲大戰，意大利之態度，久不能決，社會黨盛唱非戰論，而慕氏則主張開戰，因遭除名。遂創刊勃勃羅狄太里亞日日新聞，鼓吹意國參戰。其後意國決議加入協約方面，於是慕氏親往前敵，以行其素志。戰後意國共產主義者勢力驟增，專橫異甚，尼蒂政府無法制止，慕氏大憤，特邀同志組織團體以謀抵抗，此即所謂棒喝團者是也。

自棒喝團出現後，人民參加之者甚衆，乃劃分意國爲四區，各區置司令官，統率部隊，以與敵黨爲難。去年十月又在奈泊爾開棒喝團大會，決計以武力參與政治，於是法克太內閣被迫辭職，同月二十九日意皇遂命慕氏組閣，三十一日慕氏着棒喝團制服入見意皇，對皇立誓捨身衞國焉。

慕氏爲棒喝團辯護，謂『棒喝團創生之初，雖不免有接近資本之傾向，然今則已成爲勞資雙方之代表者，決不有意反對無產階級。』聞慕氏今擬以快刀斬亂蔴之手腕，處理國事，置意國於磐石之安云。(志)

近東時局的大變化

——美國通信——

吳之椿

▲土耳其國勢的復興
▲協約已有破裂之象
▲英法互相猜忌釀成衝突
▲凡爾賽和約或根本推翻

歐洲外交史上兩大東方問題中的近東問題，現在又復活了。這問題的復活起於今年九月尾土耳其國軍 (Nationalist Turkey) 在小亞細亞大驅希臘軍。這一次希軍敗走，結果不但關於兩小國的勝負影響所及，引起希臘的革命，英法兩國的政潮，而更要引起歐洲外交上極大的變化，是意料中最可能事。所以這次希土之戰，乃歐戰後外交史上有大書特書的價值的事。希土兩國的戰爭起因甚遠，世人多未注意，但兩國在實際交戰中，已經有幾年了。因爲近來無大勝負，兩軍成相持不下之勢，所以世人幾於不覺得戰事之存在，也萬料不到有這樣大的影響。這土耳其國軍，乃是土耳其愛國的人，在小亞細亞所組織，對於在歐洲土京名義上的政府獨立，而專意於恢復故土，報復列強對土不公平之行爲的。這個國軍，可以稱爲土耳其革命軍，以謀土耳其復興爲目的職志的。報紙上傳來的戰訊，如青天霹靂，世人纔知道近東和平破裂了。其實自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就開始佔據小亞細亞，節節進攻，直到今年九月，希臘軍幾乎迫近土耳其國軍的京都安哥拉 (Angora)，但戰事的命運大翻過來，也就在此處。現在要說土耳其國軍與希臘進佔小亞細亞的由來，以明戰事之如何發生，與希臘退敗之原因。

土耳其國軍的首領名叫凱末爾 (Mustapha Kemal)，聽說他個人的行爲很有堅苦卓越，絕誓圖復仇之志，又是軍事的長

才乃歐戰中加利波里(Gallipoli)一役的守將。這一役英法聯軍死人無算，為歐戰中有名的一役，聯軍所痛心之一事。後來土耳其失敗，列強要將土耳其逐出歐洲，凱末爾就與同志遁入小亞細亞的原野，在那裏舉義旗，以復興土耳其號召於國人，否認列強迫加於土耳其的綏佛爾(Sèvres)條約。後來愛國的土耳其人就聚集在他義旗之下，來者日衆，就在安哥拉建新都。此後土耳其就有兩個政府：一個是舊政府，在君士但丁堡，是歐洲列強所承認的，有列強駐軍的保護；一個是安哥拉政府。凱末爾在安哥拉勵精圖治，一面整理軍事，與敵軍抗，一面立議院，定臨時約法，稱為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外國方面，如英國，法國，意大利等看見這荒山中的兒戲政府，也不措意，因為安哥拉多山，屬原野，敵軍深入，就要格外小心，這也是土耳其國軍地勢上的優點。英法等國外交上，甚麼俄國問題，德國賠償問題，忙得日不暇給，安有餘力顧此小亞細亞的小政府？這幾個人民，又誰願派出丈夫兒子到這不相干的地方去與土耳其人，就是他們所稱為歐洲的野蠻人去角力呢？所以幾國也樂得聽希臘小國，去與土耳其國軍戰，自己作壁上觀了。希臘國就像古代神話上的蝦蟆自己澎漲起來，就不防有破裂身死的日子；幾年來只求向外儘力發展，成大希臘(Greater Greece)；看見這個機會，眞是千載一時，就唱起向小亞細亞進行的軍歌。所以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希臘現在的大政治家威內瑞祿(Venizoles)極力運動各強國，以『保護在小亞細亞基督教民』為己任，自己告奮勇；這是希臘軍進小亞細亞之起原。但安哥拉政府一日不去，希臘在小亞細亞之志願一日不償，所以就要用兵進攻。希臘軍自始節節勝利；自一九一九年到今年三年以來，與土耳其國軍成對壘的形勢。

凱末爾一方面除籌備軍事之外，更從外交方面用力。極力與法國，與意大利，與勞農俄國接近，與俄國法國締結條約。這外交方面是凱末爾最重要的一關，凱末爾此次之所以能成功，也是外交上的成功的結果。因為不但在外交上要得一點同情，更要得軍火上的接濟，纔可以驅逐希臘軍。聽說軍火一層，俄國供給的很不少，而意大利自土耳其國軍開始驅逐希臘軍的時候，就撤退亞洲界上國際中立地帶的駐軍，以軍火遺之土耳其人。這可見這一次土耳其國軍所以能驅逐希臘軍的，很仗外面接濟的軍火。

希臘軍一方面，起初乘勝直進，後來的情況，就一天不如一天。

還有幾層重大原因；有一於此，就無得勝的希望，而希臘軍卻全有了；希臘的軍人平時本來不弱，卻失敗於非其責任的環境，真是死得不值，因為這次希臘軍之敗，是不戰自退的。希臘以一個小國，始終維持二十萬人於小亞細亞，這二十萬人幾年來的軍餉和軍火，吸盡這小國政府的財源。非得外面源源借錢接濟，就一天也不能支持。但是起初希臘政府，在威內瑞祿手下，未嘗看不清楚這件事的不能；不過借錢打仗，乃是他們的主義。歐戰中那一國不是借錢打仗呢？就是美國，不借外債，也要借內債；別國都行了，何以希臘不能行呢？這借錢打仗，正是他們的政治家們借本求利的心理！而當時威內瑞祿為首相，確是有借錢的能力。他的魔力是很大的，就是美國的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對他也特別起敬，加人一等；他的才幹，是無可懷疑的了。他在希臘人民中的魔力，恐怕要比羅斯福總統在美國人民中的魔力大；今日的希臘，可算是他一手造成；因為在近世史中的昨日，還沒有希臘，希臘還是土耳其的屬地。這樣的首相，在巴黎和會上，是有聲有色的人物：很得各國的同情；又格外可靠的，是得英國的贊助。(到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英國共借與希臘二二、五七七、九七八金磅，約美金一萬萬元有餘。) 所以希臘，就決計依靠英國的幫助，去打土耳其國軍，這樣打算，敗勝之數，似乎先定了。但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希臘大選，威內瑞祿失敗，歐戰中左袒德國的康士坦丁王 (Constantine) 藉金錢的運動，以選舉的形式製造民意成功，由放逐而復王位。英國法國等以極大的壓力阻止無效，所以英國法國等從此對於希臘，採取外交上與國際金融信用上的封鎖政策。從此希臘政府，在倫敦與巴黎的市場，分文也借不動。康士坦丁王想撤兵又不敢，因為怕人民反對國威的損失；想進行又無錢。希臘至此，二十萬大軍，深入敵國，進退不得，真是騎虎難下，只得苟且維持。苟且維持這四個字，害了天下許多事。因此希臘財政，日陷於不可支持之狀態。財政總長，居然想出天外妙計，將人民在銀行所存的錢，一元剖作兩份，政府提取一份充軍費，其餘一份，名目未改，價值只有原來的一半。這是強迫內債。行這樣重的強迫內債，未有不倒的政府。三年以來，希臘政府為打仗用去二萬萬多美金；到今年的強迫內債，是最後的一著；無論如何，是支持不下去的；這是希臘軍此次敗退之重要原因。所以希臘今年，一定要從小亞細亞退出。但如何退出，方可保全體面呢？他們就向英法意等國提議，要求希臘佔據君斯但丁堡，就可以為掩飾退兵的地步。

但是協約國不肯，希臘政府不能夠從長計議，開始從小亞細亞撤兵。土耳其國軍此時軍火都齊全了，探知希臘軍弱點所在，就下令攻擊，所以希臘軍就一敗塗地，盡棄所有的地方，向海濱撤退，死降之外的餘卒用運船輸運回國。土耳其國軍乘勝大舉來追，奪回斯密那 (Smyrna) 大海埠，一步一步的進佔小亞細亞北部，只以英國軍隊之阻，不得即時過海，去奪君士但丁堡。這是九月尾的情形。這次土耳其國軍到斯密那前後，這個商埠就起了大火，損失在幾萬萬美金以上。據希臘方面說是土耳其人放火燒的，但據各方的報告看來，希臘的軍隊也不比土耳其的軍隊文明。斯密那是地中海東部的精華所聚，為那個地方的最大商埠，土耳其人豈有自己願意焚燒自己的富源地方的呢？所以或者是希臘退軍時，不願這富城落到敵人手中，就舉火燒個乾淨，這樣推想較為有理。但無論如何，人民吃虧已經不小了，因失火而無家的難民有幾十萬，或由船運到別處去，或凍餒於一片焦土之上，所以現在歐美各國，又有籌備幾千萬美金的近東賑濟的計畫，聽說美國紅十字會，將以二千萬美金從事這樣豪俠義舉，令人佩服，但這乃是世界各國額外的擔負，受希臘或土耳其愚昧行動之累。希臘這一次的失敗，還有幾個第二等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兵士久戍思歸。兵丁的心，不是好玩弄的，人都是人類，都有感覺，受同樣的情形，少有不發出同樣反動的。一九一九年希臘佔據斯密那與小亞細亞別的地方的兵，是希臘借與法國，幫助台尼金將軍 (General Denikine) 攻打勞農俄國的兵，後來台尼金將軍失敗，就將這一支軍調進小亞細亞。若從一九一四年歐戰起時計算，這些兵是幾乎十年從征了。戰後各大國的兵都退伍歸業，就是美國這樣遠的兵，都回去了，這些希臘兵一想起來，只有怨心，那有戰心呢？這是希臘軍退敗之又一因。

希臘的革命就起於此時。因為到了這個地步，希臘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希臘兵士們以為此次之失敗，由於在雅典的政府，不盡力贊助接濟軍隊所致，要洗這次的恥辱，報這次的仇，必須先將這腐敗政府推翻。從小亞細亞退出來的兵，就在附近海島上聚集商議革命的方法，希臘陸軍幾於完全加入革命。過幾天海軍也附從革命軍，要求康士坦丁王退位，由他的兒子繼任。海軍軍艦載運革命軍進逼雅典，康士坦丁王知人心已去，無兵力可以抗拒革命軍，就下詔退位，說我的復位，由於希臘人民請我來的，我當初順人民的請求而來，現在我仍順人民的意思而去，將王位傳與太子。於是康士坦丁王席捲他的私產二百幾十

箱，用船運到意大利去享福去了。革命黨既握大權，就組織新政府，戴太子爲希臘王，但是他們的政府，除幾個革命軍人之外，無聲望卓著的首領。希臘這幾年來黨爭很是激烈，一方是屬於威內瑞祿的人，一方是屬於非威內瑞祿的，爲前王康士坦丁的黨羽。前次康士坦丁王復位，老臣威內瑞祿出走，是他與他的黨羽失敗。今次革命，是威內瑞祿的大勝，所以衆望所歸，都有此公不出，如天下蒼生何的情狀；威內瑞祿此時就被看爲希臘的救星。因此屬於他一黨的，想建立共和，擁他爲總統，或者他們鑒於大敵在前，不願意引起保皇黨的反抗，就此暫時敷衍下去，不再謀建共和。但威內瑞祿是希臘今日獨一的人物，遲早總要出來執政，不過時日的問題罷了。現在威內瑞祿還住在巴黎，往來倫敦巴黎間與兩國的政府有所接洽，因爲他在外交上是熟人。但大錯已成，希臘受創甚深，雖有威內瑞祿這樣的人才，今日已無挽救的方法，只有收束善後，爲可能的事，若要對土報復，却非幾年的事。這個時候，只得含恥忍辱。在近東政治上看起來，希臘的勢力，可算是完全的除去了。此時近東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英法近東外交上的衝突。

希土戰爭，幾乎變成英土戰爭；英土兩國間的危急，已間不容髮，英土兩國軍隊，曾經接觸，但未開釁，免除國際間更大的擾亂，不可謂非幸事。當英國與土耳其國軍雙方對峙的時候，其緊急情形，是一九一八年以來所未有的。現在情形雖然略好，歐洲各國猶是驚魂未定。這次近東戰事，表面上是希臘與土耳其打，而內面確是英國與法國打。英國助希臘，法國助土耳其國軍，意大利在此與法國一致行動。屢次近東風雲，無一次不是大國互相競爭，以小國爲爪牙，以小國爲面具的。列強屢次痛罵巴爾幹爲歐洲的毒瘡；但這個禍是他們自己取的，這個害也是由他們分受。歐戰後將土耳其逐出歐洲之外，他們以爲近東問題，從此解決了。幾世紀以來列強的大政治家，就有高唱逐土耳其於歐洲以外的，他們說土耳其是歐洲的禍根，英國格蘭斯頓的名句，說將他們『連囊與袋一齊逐出去』，就是這個心理。但是禍根不在土耳其與其他近東各國，乃在各國間之互相傾軋，互相排擠。這是列強的惡性根，一觸即發；這次復現，將來還是要復現的。英國爲甚麼幫助希臘呢？英國的歷代近東政策，在得君士但丁堡，掌管他大尼里海峽，無論如何，必防止這海峽的管轄權，使不落於敵國或他強國之手。英國在歷史上，也幫助過土耳其，克里米(Crimea)戰事，英國幫助土耳其打俄國，因爲俄國志在得君士

但丁堡，控制他大尼里海峽。控制這海峽的可以制黑海諸國的死命。歐戰中德國將這海峽封鎖了，所以軍火不能運進俄國去，使俄國經濟上與協約國不相接連，致俄國失去戰鬭力，因此將歐戰延長了兩三年；可見這海峽的重要了。英國的着眼，是在此處。自歐戰後，這個海峽管理權，幾乎到手，但是因爲列國的猜忌，所以不能一個人明明的吞下去，只好設法請出一位小國出面。小國既不遭忌，又易駕馭，用小國爲工具，是英國外交上慣行的。恰好希臘願意效勞，正合英國的意思。希臘這一點小國，不足以爲英國的害，並且英國的海軍，當必要時，可以威脅希臘，其海口京城，不能當英國海軍的礮擊。希臘自己被人利用，還夢想以爲是狐假虎威，自己利用別人；不顧自己的力量，一意求乘此時機儘力向外發展，纔弄成今日的地位！

法國幫助土耳其國軍，與英國幫助希臘，一樣的容易了解。英法本來是互相爭雄的世仇。這兩國在歐洲的角逐，在世界的競爭，是歷史上的常話。歐戰後，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氣燄，眞是著著逼人。英國求殖民地的發展，法國更要求在國外推廣勢力。所以法國戰後竭力向近東方面增加勢力，更不願處處與他競爭的英國，在近東獨得優越勢力。看戰後英法在歐洲各大問題之辦法，處處不相容納。法國看見英國利用希臘，就利用與希臘爲敵的土耳其國軍。起初還是暗中相助，後來就明明白白的幫助他們。委派重要專使與安哥拉政府締結條約，因此土耳其護國軍首領凱末爾越發得勢，他的勢力越發鞏固。英法兩國在近東外交上的衝突，從前還可以掩飾，到現在就好像正式宣佈破裂一樣。英國自始至終仍然將協約二字提在前面，聲聲說明協約之宜保持，不應有那一方單獨締結條約，這是由於他在外交的實際上佔着勝利，在口頭上有保持協約之必要。法國方面，拚命的破壞英國近東政策。法國在此得意大利的幫助，這一層更容易明瞭，因爲希臘前此所佔據的小亞細亞，乃是當日歐戰中英法三國密約，英法許與意大利的，後來因不願意意大利在地中海東方的勢力加大，就大家請希臘去到小亞細亞『保護基督教佔少數的人民』所以當日意大利要退出巴黎和會。意大利看地中海是他的池子，不願東鄰希臘之強大，這次與法國取一致行動，謀推翻希臘在近東的勢力，可以算是如願以償了。歐戰後列強決意將土耳其人逐出歐洲，所以爲保護君士但丁堡，就將他大尼里海峽兩岸瑪爾馬拉海 (Sea of Marmora) 兩岸，與普斯破羅斯 (Bosporus) 兩岸劃出作爲中立地界，由協約國

駐兵管理。在小亞細亞岸，有重要地點名恰那克（Chanak）爲守護海峽的軍事重地；英法意三國，原來都在此地駐兵。希臘軍退出小亞細亞時，土耳其國軍席捲北上，目的在過海奪君士但丁堡。法國政府也曾向英國政府說過，若是土耳其國軍侵犯中立地界時就用兵力痛擊。但是事實上法國政府却不肯踐言。當危急的時候，法國政府反發了密令，撤退中立界內恰那克地方法國的駐軍。意大利繼續法國的榜樣，也撤去意大利的駐兵。惟有英國不但不撤原駐的兵，更將恰那克築起防禦物，加重兵駐守，從英國調來陸軍，又調大西洋的艦隊，飛機隊，實行從事戰鬭的籌備，英國的守將哈林頓（Sir C Harrington）警告土耳其國軍司令官，如土軍侵犯中立地帶，必遭英國軍隊的痛擊，若土耳其軍想過海，英國兵艦必用大礮對待。土耳其的軍力自然不及英國，不敢輕於啓釁，但英土備戰，已到了間不容髮的危機。英國爲遣兵調艦備戰，已經用去二千多萬金鎊，約爲二萬萬銀元。這件事引起英國輿論的反對，首相喬治大受攻擊，不但是由於外交上所受的失敗，也是由於大家初看，以爲這二千萬金鎊虛費不值得；英國現在爲近東政策，起了絕大的政潮，內閣有岌岌欲倒之勢。

英國首相喬治爲辯護政府的外交方針，曾說這個近東外交政策不是他自己的，乃是由前人遺留給他的。可見這次對土的政策，乃英國政府向來的舊政策，到了危急的時候，不能不用兵力去保護這歷世相傳的政策的安全。關於這一層喬治透透澈澈的，於十月十四日在孟却斯特（Manchester）的演說中一段，說：

『諸君，我們所持的行動（指英國此次在近東對土備戰行動）有甚麼目的呢？這些目的有三個；第一，爲各國商務維持海峽的自由。第二，免戰爭延及歐洲與其他一切不可思議的大火的可能。第三，爲免小亞細亞近六七年來所實現不可受的恐佈在君士但丁堡與小亞細亞的復現。

『關於海峽我不必多說；不必指出保護海峽在使再現一九一四年事件的重要。那件事延長戰爭兩年，幾使協約國受不可補救的災難，但除此以外，這是進黑海港口惟一的道路，在此處有原料食物和平時與通常時候有過剩的原料與食物爲歐洲別處所不能供給的；世界這部份的商務，有三分之一常在英國的船裏。於我們有生命的重要，於人類有生命的重要；我們不能令海峽阻塞，而不放棄我們在

大戰中，對土勝利所得最大與最重要的獎品，我們為此犧牲如許的生命財產。」

照這樣看起來，英國這一次，對希對土之態度，一友一敵，着眼都是在他大尼里海峽，這就是近東史上的舊問題。

現在希土已經締結了休戰條約。這休戰條約是在末達尼亞(Mudania)由希土英法意五國將領締結的。其中主要的精神是各國承認土耳其可以恢復歐洲地土之一部，可以再由亞洲回歐洲來，就是承認綏佛爾條約之根本推翻，與列強對土政策之失敗。關於這一層，列強有許多著名人物都放言容許土耳其回來，與交還君士但丁堡之必要。英國歐戰中的著名將軍湯生(Townsend) 以戰土耳其軍著名，曾在報上說，要求近東問題根本解決，必須將君士但丁堡交還土耳其。所以英法意三國現在擔保將東答臘斯(Eastern Thrace)交還與土耳其。這個地方，就是綏佛爾條約上割與希臘的；現在希臘必須將已經吞進去的東西吐出來，這是一件難受的事。協約國此次對土耳其的要求，就是在最後和約未簽字以前，土耳其國軍不得過海，只能派八千警察去接收東答臘斯的民政，協約國擔保希臘軍之退出。將來和約開會再討論近東的永久和平，就是君士但丁堡與他大尼里海峽，究竟屬誰，究竟如何處置的問題。無論將來這一次和會能否解決此問題，但歐戰後協約國與敵人締約的三個和約，現在已經根本破壞了一個；綏佛爾條約，是不能作將來和會討論的根據了。關於將來這次和會的成敗，頗有猜想的價值。但諸大困難點之一，與近東永久和平至有關係的，就是列強肯容納俄國參加會議與否。俄國是黑海的主人翁，是與他大尼里海峽的處置最有關係的。現在勞農政府聲言解決君士但丁堡問題，須先得俄國的同意。英法兩國政府若有遠到的眼光，當然不拒絕俄國的要求，使俄國得以參與和會。若是想要故意與俄國為難，英法不患無所藉口，但將來俄國要破壞起來，就沒有人當得住，就又要擾亂近東的和平。因為講起經濟上的利害關係，沒有一國在他大尼里海峽有俄國這樣密切的。現在英政府已發出請帖與法意國的政府，請派代表赴一種近東和會預備會，就是預定和會的事程，如甚麼問題，應當列入討論；但未聽得請俄國赴預備會的消息。這是一個大失策。但將來開和會的時候，若再不請俄國，這個錯處，就沒有挽救了。

這次土希戰爭，是門面，英法衝突是內面的原動力。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英法兩國的衝突，已經不少，但這一次是最利害最明

顯的。從前兩國還是暗鬬，不肯破除情面，這一次就破口相罵，不講外交上的客氣了。英國下議院保守黨首領波那勞 (Bonar Law) 十月六日在倫敦時報上發表言論，可當作代表英內閣的意思看。他說；

『我看見各報紙上的謠傳，但我不信，說在凱末爾軍隊中的法國代表鼓勵他們為不可能的要求.

『我們政府行動的方向，依我看是很明白的。我們不能獨自為世界的警察。這一個財政與社會的情形使這件事成為不可能。所以依我看起來，似乎我們的本分是應該明白向我們法國的同盟國說，君士但丁堡與海峽的地位為和平收束的一部份。其重要等於與德國的辦法。若是他們不預備在那裏贊助我們，我們就不能獨自受擔負，除仿效美國政府，將我們的注意限於帝國較切近的利益，就沒有代替的辦法。』

勞氏是英國政府重要人物，他這一番話，明明是警告法國，恐嚇法國的話，說若是法國再要為難，英國就不能助法國抵制德國了；或要對於德國方面採取自由行動，撤退駐來因河的軍隊，或取銷賠款。這樣說英國就是要根本的推翻凡爾賽和約了！這是法國外交上制命之傷，因為這凡爾賽和約是法國這幾年來制服德國牽連英國的利器。法國屢次只說『條約神聖』一句話，別國就啞口無言了。所以這次近東戰事將來或引起凡爾賽條約之推翻，與歐洲外交上的新形勢，其影響決不限於近東一隅。

十一年，十月，十九。

新聞紙常用名詞釋義

少數民族 (Minority) 亦譯作小民族凡民族之住居地在他民族領土內者均稱為少數民族。例如俄國領土內之波蘭人猶太人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內之德意志人希臘領土內之土耳其人及回教民族，土耳其領土內之基督教民族等均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與僑民不同，僑民係暫時僑居異國之人民，而少數民族則世代生長於其地者。

少數民族權利　向來列強對於國內之少數民族，多採同化政策，強令其變成本國國民。至現代民治發達，始有少數民族權利之要求。所謂少數民族權利者，即對於統治下之少數民族應與以語言文字教育宗教及風俗習慣之自由是也。在戰後國際條約中，對於少數民族權利大都均有確實之保障。(魯)

『這是甲』

▲我於哲學上的一個愚見

張東蓀

一 發端與問題

研究哲學往往有許多問題是常人所視爲不必提出的，且提出這些問題乃是可笑的。例如問：現在有一個桌子在此，等到我的眼不看他，我的手不摸他時，這個桌子倘存在麼？又例如問：桌子是黃色的，究竟這個黃色還是桌子所固有呢？還是我所附加於其上呢？這一類的問題在常人必以爲沒有提出的必要，因爲正負的答案都無關於實際。說桌子於無人時，倘存在和說桌子於無人時不存在，對於我們使用桌子毫無差別。說黃色是固有的和說黃色是附加的，對於黃色沒有變更。所以常人因爲這些問題不能直接影響於日常生活，遂輕視哲學。於是亦有許多哲學家因此不講這些問題，而講甚麼人生觀宇宙觀。我最初亦嘗作此想。後來愈研究愈知道這些爲常人所不屑道的問題乃是哲學的中心；一切人生觀宇宙觀都是建築於這些問題的小小基礎上。人生觀宇宙觀若沒有這些古怪問題來做其基礎則必不會成立。因此我們不研究哲學則已，若是研究哲學必須仍以這些古怪問題爲出發點。

我今天提出的古怪問題是甚麼呢？如我們日常說話時對於桌子說桌子，其實卽含有『這是桌子』的意思。因爲我們日常說話多用省文的語法(Elliptical phraseology)。如說『書』卽是『這是書』。所以凡說一件事物必是『這是某事物』的完全提言(Full proposition)的省略。懷特海(A. N. White-head)告訴我們說：『一切思想必是關於事物。我們可研究提言的構造以證明思想必關於事物』。他又說：『如發言的人在

倫敦於攝政園中的培福女學校舍中說「這校舍是很舒暢的。」一而答話的人回答道：「這不是校舍，乃是動物園中的獅屋。」若發言的人仍固執其意再答道：「無論如何，這是舒暢的。」因為答話的人已承認此校舍是指證語，所以不反詰以「爾言何指。」不過答話的人則認所指證的是動物園的獅屋罷了。發言的人在答話的人的答話上已知道自己的指證已成立，遂以「無論如何」一句來避免指證上的爭執，於是他重提前意，說「這是舒暢的。」其中所謂「這」乃是最後的陳述，可見思想必摸取一個物體為其赤裸的對象以對之」照懷特海的意思是以為思想離不了一赤裸的對象。我的意思亦和他相同。我以為凡說一個辭字(Term)都離不了『這是……』。若離了『這是……』則思想便不成立。所以說『天』就是說『這是天』說『地』就是說『這是地』。至於說『天是高的』乃是由『這是天』與『這是高的』兩個提言合併而成。必先有了『這是天』的提言方能有『天是高的』的提言。稍學論理學的必知提言是思想的最初方式。但我敢說『這是……』乃是提言中的原始方式，或最初方式。『這是……』的提言乃是一切提言一切思想之母。這個原始提言或可表示於下列方式：這是甲；這是A；這是乙；這是B等。我現在提出的古怪問題就是問『這是甲』究竟是甚麼?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不能不分三段(一)『這』是甚麼；(二)『是』作何意義；(三)『甲』是甚麼。現在先講(一)與(三)的術語，至於說明須看全篇。在哲學上術語對於『這』名為The "that" 或 Thatness 或 The given (givenness) 或 Data "that" 我即譯為『這』"Given" 有人譯為『所與』或『當前』，"Data" 有人譯為『張本』我以為都可用。『甲』即是甲乙丙丁的意思。在哲學的術語為 The "what" (或Whatness) 這個字我今譯為『何』。這些名詞是很重要的，請讀者注意。

哲學家嘗有『純粹經驗』一個名詞。這個名詞原指經驗的原始狀態而言：如我們有時看見火光，絕不辨是甚麼，雖有所見卻既不覺所見是甚麼又不覺自己是見者而與所見相對立。這種狀態便是純粹經驗。純粹經驗就是前節所謂的『這』。這種純粹經驗亦可名為純粹感覺是在主客未分與了別未起以前的。大概只有初生的小孩或有這種境地。如初生的小孩一出了胎張眼看見火光，他既不辨這是甚麼，並且不覺得自己是看火的主觀而火是被看的客觀，換言之，即不覺有自己又有火光，而只是一個赤裸的渾朴的純一的『感』罷了。但我們成年的人們卻

永無這個境地了。我們看見無論甚麼東西都能立刻辨別這是甚麼。如我們看見火光，不但立知其爲光，並且覺得我在這里看光。所以純粹經驗只在原始的時候，而我們日常生活却都是經驗。這個經驗狀態卽是前節所謂的『何』。所謂『這是甲』卽是『這』變爲『何』。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是追問何以『這』變爲『何』。如初生的小孩初見了火，自然只是一個赤裸的『這』，等到後來他認定這乃是火而不是水。於是便有兩種意味：第一，這個赤裸的『這』何以變爲火；第二，這個赤裸的『這』何以不變爲水。就第一層而言，『這』變爲『何』必有一個變化開展的方法與途徑，我們就要研究這個方法與途徑是甚麼。就第二層而言，既不能水而只是火，則其中似有一個必然性隱寓於其中；我們就要研究這個必然性的有無。於是成了兩重問題：一是問『這』變爲『何』怎樣生成；一是問『這』變爲『何』有否必然。一個是研究由來；一個是追求規範。但這兩重問題非同時解決不能算完全，因爲乃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而不能獨立分開。今爲便利起見先從經驗的構成說起。

二 經驗的構成

小孩初次見火，只是一個純朴的『感』罷了。這個感却在他的機體上烙成一個印象。這個印成的表象等到對象消滅以後，仍然存在，乃隱於記憶的庫藏中爲記憶的影象。一旦又看見火，以現實的感覺而勾起潛伏的記憶影象。於是以屢屢經驗的結果，換言之，卽以經驗的累積，他乃對於對象有明切的認識。因爲他在他的經驗界已組織成若干系列，凡新經驗發生，他便立刻能判定這是歸於那一系列中的。所謂認識就是一種判斷，勾引各種舊經驗以斷定當前的新經驗是同或是異而明其性質。以上乃是哲學家對於『這』變爲『何』的生成問題所下的一種解答。這種解答的根據是（一）英國傳統思想的經驗論（二）聯想主義的心理學（三）職能主義的心理學。經驗論以爲一切事物的認識都由於經驗，就是把思想的起源歸於表象。所以經驗論的正宗必是感覺的經驗論。但一切思想既是出於經驗，則何以經驗變爲思想呢，於是經驗論不能不取聯想主義的心理學。聯想主義以爲有兩種聯想律：一種是類似；一種是接近。如我今天看見火光，就聯想起我昨天所看見火光的記憶影象，這便是類似的聯想。如我今天看見一個朋友攜了一本書，我便聯想到照像機，因爲我昨天看見他攜了一個照像機，這便是接近的聯想。因

這是甲為人類的心理有聯想，所以能把率然雜歷的各種經驗都組織起來，以成系統。最初只是漫然的經驗，後來積而久之卽形成有條理的系統。聯想論有助於經驗論就是在此。但只是此一點，尙為不足。因為聯想論只能說明經驗所以組織成統系，而未曾說明何以有聯想，換言之，卽只以聯想說明經驗的構成而未曾說明聯想自身是甚麼。於是又不能不求助於職能主義的心理學。職能主義的心理學以為所謂心卽是『覺』，乃是生物應境的一種職能。生物為發展其生命計所以要順適環境；因為要順適環境所以天生有一種職能，這種職能便是所謂『心』或『覺』。換言之，對於『這』變為『何』的由來問題，先由經驗論來解答，說是經驗的累積；次由聯想心理學來解答，說這個累積是依一定法則(卽聯想法則)而成的；最後由職能心理學來解答，說這個一定法則是生物因順適環境而天然生成的。乃因為經驗論只說明經驗的累積而未能說明累積的方法，於是聯想心理學來補充之；聯想心理學只說明累積的方法而未能說明方法的由來，於是職能心理學來補充之。可見由經驗論而到職能心理學乃是必然的徑路。但到了職能心理學則結果產出一個認識不可能論——殊出預料以外。因為職能心理學告訴我們有幾件事。第一，我們的感覺是對於同時許多的刺激為選擇的受應。如我張開眼睛，雖滿屋的東西都在我的視野內，但我却只看見我所要看的幾件東西——如朋友的面色和他所攜的書籍。視覺如此，聽覺更為顯然。所以我們必須明白的就是感覺，不是把應有盡有的刺激都印受下來。至於感覺的形相不卽是刺激的形相，普遍心理學上早說過了。第二，認識不是單純智慧的作用，仍是含有情意要素。因為心的活動是不可分的，所以智情意的區分完全是學術上的便利，而實際上却沒有各自獨立的三樣東西。故最初的認識卽與興味有關。我們看見一個桌子，決不是認識這個桌子的全體，我們只是認識其與我們興味有關的若干屬性，我們把這些屬性聯合起來以當作桌子全體。第三，腦髓的構造既非蓄積表象的機關，又非創造表象的機關，不過專為行動起見控制無關的記憶之突起而喚起有關的記憶罷了。所以不是一切表象都能變為記憶，否則便沒有所謂忘却了。第四，職能心理學最後的貢獻是把『心』不認為『體』而只認為『用』。如火，發光，火是體而光是用。所以體是眞存在，而用是倚附的存在，亦可說不存在。心既是用，則心與物不是對立的兩個東西。因此，這派心理學把心認為一種職能（Function）而不認為實體

(Entity)。以上所舉四端不過從傑姆士(W. James)席勒(F. C. S. Schiller)杜威(J. Dewey)柏格森(H. Bergson)諸大哲學家的著述中略抽一二點罷了。至於詳述卻非本篇的職務。但即此區區幾點亦足給我們一個感想就是照這樣說，豈非認識是不可能麼？誠然！經驗論在認識學上推論到這般地步，誠可謂已是推車撞壁了。於是唯用論(Pragmatism)便在這個石壁上用金剛鑽鑽開了一個極小的洞，從這個小洞中漏了一線天光。而我們的論旨亦不能不隨唯用論從這個小洞中穿過去。

三　眞僞的標準

唯用論所鑽穿的小洞是甚麼？待我大略說一說。唯用論首先擇取眞僞的標準來研究。如小孩初見火光，自然只是一個純朴的『感』，等到他認識這乃是火，則其間便含有一層意思就是：認這是火乃是對了，若認這是水便是錯了。對了即是所謂『眞』；錯了即是所謂『僞』。我們往往對於一物，遠看是一個葉，近看是一個蟲，拿顯微鏡來看，卻是無數的細胞。究竟那一個看法是對呢？所以眞僞的問題是很難講的。對於這個難講的問題而硬要追究其根底，則只有從追求眞僞的標準下手。因爲不立標準便沒有眞僞。須知眞僞所以成立是由於先有一個標準，合這個標準即是眞，不合便是僞。我們平常並非漫無標準，只是有許多不可靠的標準雖然並呈罷了。現在我們追求最適宜的標準便不能不把舊有各說加一番整理。

如我看見一個東西，你亦看見這個東西，我說這是個馬，你說這是個鹿。究竟誰的認識是眞呢？其實所謂『馬』『鹿』都是概念的言語符號。必須加以定義，如馬無角與鹿有角等。但『角』亦是一個言語符號。必須大家都公認這個符號是指這個實物，方爲有效。這是論言語與觀念的關係。現在把言語還元到觀念，眞僞的問題乃得鞭辟近裏。於是對於上述問題有一個最淺的回答：就是只看你我的認識是誰與原物相合。此即原物合符說。就是以與原物相合與否爲標準，合此標準爲眞，不合便爲僞。如原物是馬，你的認識是認爲鹿，則你的認識便是僞。然而這個標準不能成立。這個道理實在是一語可以道破的。假定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而你又只對這個東西看過一回，你的認識是僞便無從發見。因爲你認這個東西爲鹿是僞只有兩種證明：一種是他人都認這個東西爲馬，而你獨認爲鹿，所以你的認識是僞；一種是

你後來再認識時覺得不是鹿，所以前回的認識是僞。但這都是由他人的認識或第二回的認識用比較法來證明的。若專就這一回的認識，從其自身講，仍是絕對辨不出眞僞來。於是我們必可恍然大悟而知道凡認識都是一造的官司。如我看見一棵樹，我說這是樹。這只是我的片面認定，而那樹不會給我以證明。好像打官司，而只是原告發言，被告雖站在這里，却始終一言不發。不僅不會說話的樹不回答，卽能說話的人亦是如此。如我看見一個朋友臉上的痣，我告訴他說『你臉上有一個痣；』他若從未照過鏡子，聽了我的話，必先質證於鏡子方能答我以有無。在表面上他好像是被告，其實他早不是被告，而仍是旁觀的第三者。所以在認識上只是一造的官司，被告始終無言，而發言者只有旁觀者第三者或證人。如我看見一棵樹，我說這是樹，而你在我旁，偏說這不是樹乃是一個電桿。好像我是原告，樹是被告，但樹不會說話，於是你來作證人，證明我控訴錯了。在這個官司上既然是被告者不能質證，於是官司的成立與否便全在第三者的證人是否見證一致。換言之，卽在認識上被認者既不給以證明，則不得已乃取決於許多認識者的一致。再換言之，卽有一物於此，大家都說他是馬，他便眞是馬，——卽他是馬乃成了眞的。

既然不能以對象的質證爲標準，而以旁觀的一致與否爲標準，則我們便不能不再研究旁觀的一致是否可靠。但我敢說在實際上大家認識絕對一致是沒有的：認識只有大概的相同，而沒有絕對的一致。最淺的例如月亮，各人看去必是大小不一樣，有人看像大盤，有人看像小球。感覺既不人人一致則觀念當然亦不能人人一致。所以大家一致與否以定眞僞，這個方法只是概率的而不是嚴格正確的。常人可以取概率的卽認爲滿足，而講到學問，便不能滿足。於是繼此而起則有統系調和說。此說以爲一觀念若與其他相調和而組織成一統系則此觀念爲眞，若與他觀念不能調和以組成統系，則此觀念便是僞。但此說亦不能成立。如你相信人死了可以再投生，這個觀念不是單獨的；可與甚麼地獄觀念等相聯，便自組成一個統系。你除非否定其全統系，決不能單獨否定此一觀念。所以問題便由一觀念的眞僞而移至一統系的眞僞，因爲許多僞觀念，可以組成一個統系。若說這個統系的眞僞不妨再以其能否與以外更大的統系相關和爲標準而判定。然而若照這樣累進的推演，勢必使全宇宙間眞理只有一個唯一的大統系。但我們這弱小的人類，貧乏的知識，却尙未做到這個頂點。不但未做到，並且是相距太遠。我們現

在既無法說明這個全宇宙唯一的眞理大統系是甚麼，則這種統系調和說便成了廢話。上述的舊來兩說既已駁倒了，則我們不能不另闢一個標準，這是唯用論的出發點了。

唯用論所立的新標準是甚麼？就是效用。但須先從『證實』(Verification) 入手：如我看見火，我說這是火，但必有證實方能證明其爲火。所以研究眞僞的分別必先從『證實』上入手。所謂證實却不是膚淺的感覺印證，乃含有深奧的意味。現在先用淺顯的比喻來講，如我看見光，我以爲『這是火』。我下這個判斷時，若我立即走開了，不再生理會，則我的判斷是否眞實便無從證實。因爲未曾證實，則說我這個認識是錯了，亦未嘗不可。所以要證實這個判斷是不錯，我必須走近些，拿這個發光的火來取煖，或拿來點紙煙，這便是我駕御 (Control) 這個火。我愈駕御這個東西，便是我愈認識這個東西，換言之，駕御愈熟就是認識愈眞。我再說一個例：如一個人生了肺病，科學的醫生說是由於一種微菌侵入肺部；而鄉下的迷信者說這是由於冲犯天神。若既不服這個醫生的藥，又不去燒香叩禱，則這兩說的眞僞便無從證實。若是燒香叩禱了而病依然不好，服了醫生的藥，把微菌殺死了，病乃漸愈。這豈不是以結果的效用來證實眞僞麼？誠然，這確是以結果與效用來判分眞僞。但『效用』這一個名詞我們却須看得很深奧。若我們仍把『效用』認爲尋常的意義則唯用論便不成爲一種高深的哲學，而誠如其反對者所譏爲 Business 風氣的出產品了。其實這種反對者都沒有窺見其高深精妙的方面。倘若把『效用』一辭視爲極精深，則必以爲效用的實現不是能認識的主觀對於所認識的客觀爲浮淺的利用，而必是能認識的主觀直入所認識的客觀，爲實現價值，以體驗的契合，而成全其認識作用。現在用淺近的例來說明：如醫生看病，其實醫生看病於初看時未必都有十二分把握，但他初看了下藥以後，第二次看時病者已服藥了，必呈有許多徵候，可以助他的診斷。所以醫生看病是每看一次把握深一層，換言之，即認識眞一層。所以如此，即由於他每次投藥有反應給他看。等到病者痊愈了，便是一個價值的實現。又如鄉下人入城，鄉下人在鄉間對於城市決想像不出來，等到一上路，一步一步向城裏走時，便一步一步的空氣與境況不同起來了。然而鄉下人初到城裏還不能算即完全認識城市是甚麼，必等到他住在城中愈久，他對於城市是甚麼乃愈得有明切的認識。這幾個例雖很淺近，然很可證明認識不是頓時從外面的靜觀，換言之，即不是靜的外

觀。認識既不是靜的外觀，當然是動的體驗。於是眞僞的標準即建立在此：就是能由動的體驗而實現的便是眞，否則是僞。所以眞僞的標準就是效用；效用就是價值的實現。所謂認識亦只是一種實現(Realization)罷了。照這樣講來，效用說不是通俗的浮淺的乃是另有一種高深精妙的玄學意味含於其中。我記得柏格森拿『打洞』(Canalization)來比擬生物有機體的構成，他說『我以爲有機體機括的全體是嚴正表現有機作用的全體而有機體機括的部分却不與有機作用的部分相應，因爲這個機括不是由總和造成此機括的材料而成，乃是由總合所避棄的障礙物而成：這個機括不是積極的實在，乃是消極的實在。……視的「力」如打洞，而視覺的官器即其所打成的洞。』柏格森這個比喻非常新奇。他以爲有機體的機官不是造成的機器，乃是打洞時自然堆積的洞壁。我現在亦想借用這個比喻來說明認識。我以爲照唯用論的精義來講，認識即是『打洞』打洞這件事從外面看，好像有能打與所打。其實從內面看，却是渾一的一動能了。我現在不用比喻，即舉認識作用上的常例，便非常顯明。如我看花，當這個刹那間必只是花，未覺得我在這里看花，等到覺得我在這里看花則又是一刹那了，不但又是刹那，並且這時的認識對象已不是花而是『我看花』。但想到『我在這里看花』時決沒有想到『我覺得我想着我在這里看花。』又如我下一個判斷，說甲是甲，當時我必未覺得我在這里下判斷，等到我覺得我在這里下判斷，我却又未想到我在這里覺得我在這里下判斷。因爲第一只是『甲是甲』無所謂下判斷，第二方是『我下甲是甲的判斷』第三乃最後成爲『我覺得我這里下甲是甲的判斷』。這乃是逐退逐觀，然而却都是渾一的而不是分開的。所以認識便好像渾一的打洞，在這個渾一的打洞中主觀與客觀完全體合爲一。換言之，這種渾一的打洞便是一個實現。以一個實現來講，唯用論便既不是觀念論，又不是實在論，乃是折衷於兩說之間：以爲認識是主客的合化，既不是如觀念論所主張，認識是主觀的幻影，又不是如實在論所主張認識是客觀的實狀。在唯用論的意思以爲若是主觀的幻影便無眞僞可言，若是客觀的實狀又何以能生差誤？兩說既不完全，於是唯用論代之而興：以爲認識雖不是主觀的幻影，然客觀的實狀却亦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只在主觀對於客觀施以駕御的一點。愈使用客觀便是愈認知客觀。所謂『知』只在『用』中，換言之，即在『行』中。唯用論排斥離了『行』的『知』，這一點是人

人都曉得了；但此說的精義尙不在此而乃在其翻面卽知旣在行中，則行卽是知。『行卽是知』這句話是非常精深的。如泅水，要知水性非游泳不可，不游泳是永不能知水性的，所以游泳卽是知水性。唯用論的主張大旨如此。

我們因爲經驗論解決『這』變爲『何』的生成問題不得要領，而推論到唯用論；唯用論在認識不可能論上闢一狹小通路便是由『這』變爲『何』的生成問題而一轉到『這』變爲『何』的必然問題，可見這兩個問題是不能單獨各自解決的。經驗論告訴我們說認識是經驗的累積，且這個累積有一定的方式，我們對於他可得一部分滿足，所以我們雖更進而猛求，但在近步上却亦不完全否認經驗論。唯用論告訴我們說認識是價值的實現，並且經驗的累積是由於價值的實現，我們對於他在第二步上亦可算得些滿足，然我們仍必進而求第三步。

四　條理的公同

認識恰如打洞，眞理卽是價值，前已說明了。但這種說明很有一個流弊：就是照通常的意義所謂價值必是對於其主體。如一件皮衣穿在我身上使我暖和，便是對於我有價值。別人旣不穿這件皮衣，卽無所謂價值，或則因不穿便認爲無價值。照這樣說價值不是普遍的。又如我在夏天用不着皮衣，則皮衣便可算無價值。照這樣說，價值又不是永久的。價值旣不能是普遍的與永久的，所以許多價值不能凝成一個大價值。於是便有人主張價值都是相對的，因稱爲相對主義（Relativism）。但相對主義是與事實相背的，因爲我們日常經驗上有許多實例是與相對主義相反的：如二加二是四，無論何人都是如此算法。所以我們非設法攻倒相對主義不可。

相對主義推到極度勢必謂絕對沒有公同的『條理』（Order 或稱『秩序』）旣沒有公同的條理卽沒有公同的世界，於是歸宿到唯我論（Solipsism）照唯我論的主張，必是只有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中沒有你的成分。我說的話只有我懂，你不能懂。你說的話我亦不能懂。這樣便是你的世界究竟有沒有，我無從而知：所有的只是我的世界而已。因此便可以說沒有世界而只有一個我。此說的不能成立實不待一駁。須知所謂我若從心理學上研究起來便知道大部分是經驗所造成，是與社會環境不能離開的。所以哲學家說我是從『非我』中產生出來這話確有道理。所以唯我論不僅其否定世界的公同性爲不合理，且其重視

『我』亦是很不合理。若從『世界』上講，世界的所以成立是由於公同的條理：如我看出來是一棵樹，你看出來亦是一棵樹。若我所見不與你所見相同，或相同而只是偶然的，則世界變爲渾沌(Chaos)了。但須知卽使我所見不與你相同，但我一次看見以後尚可二次再認識，足見卽使只有我的世界，而我的世界亦必是有一定的條理，不是渾沌。不然，我所見的只限於一次，這樣豈不是我的世界先不能成立麼？所以唯我論推到極度，勢必亦謂沒有我的世界。然沒有我的世界，又安能有我呢？可見承認我必同時承認我的世界，承認我的世界卽是承認有一定的條理。事實上，我的話所以你能懂，就因爲我的世界的條理和你的世界的條理相同；且這個相同亦無從證明其爲偶然的。於是我們於實際確有一個公同條理的世界。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的當面事實。要之，既是有世界卽是沒有渾沌，因爲渾沌是認識所不能施於其上的。認識的最初方式是『這是甲。』這個判斷在表面似很單簡，然而其中卽含有許多條理於不言中。因『甲』卽是對於『非甲』而區別，而『非甲』中又有乙丙丁等。但這些還是包含的條理，因爲『這是甲』自身卽是一個條理。所以認識的成立卽是條理的發現。離了認識固無條理；離了條理便不成認識。條理雖有程度不同，然實際上絕對沒有『無條理』一境，亦與沒有『絕無』(Nothing)一樣——沒有『無』的道理柏格森言之甚詳。既沒有『無條理』卽沒有渾沌。因爲世界的要素與認識的成立都是條理，條理若沒有了便沒有了世界亦無從認識。所以條理的種類與程度儘可有別，實際上沒有『無條理』一境。無條理卽爲『絕無』。『絕無』在實際上是沒有的。我們現在從條理的不能絕無(卽沒有渾沌)與各種條理的必有公同這兩點上已把相對主義的根底推翻了。相對主義的根底既推翻，則我們的論述不能不由唯用論而移到新實在論。

新實在論雖有許多矯枉過正的地方，但他的發生確是由於看見唯用論不能說明條理的公同。條理的公同是一個很淺的事實爲日常所經驗的。如我昨天看見一個桌子，今天我又看見這個桌子，我便認識是和昨天所見是同一個東西；又如我算二加二是四，你算二加二亦是四，乃至許多人在許多不同的地方與時候算二加二都是四。這兩個舉例便是證明條理確有公同性。於是新實在論對於這個事實下了一種解釋。這派的學者以爲不僅直接張本的感覺是存在於外界的，並且間接張本的概念亦是存在於外界的。他們對於感覺的實在名爲『現有』

(Existents)；對於概念的實在名爲『潛有』(Subsistents)。羅素說得好，例如一個桌子，這個桌子不是在感覺上的一個單純的實體，因爲在感覺上沒有桌子，而只有眼所見的黃色與手所摸的硬感罷了。不但人人的眼見與手摸不相同，卽同一人每回的眼見與手摸亦不相同。所以桌子不是一個單一永恆的實體。這樣說豈非在外界就沒有桌子，一如唯心論所講的麽？不然，不然。桌子確是有的，確是存在於外界，不過這個存在乃是論理的存在(Logical subsistance)，詳言之，乃由論理的構造而成，卽所謂論理的物體(Logical entity)。所以桌子是一個構造物，是複合的而不是單一的。但這個構造物何由構成呢？這派的學者又告訴我們說感覺的實在卽是外界的事端；事端以其種種的關係而造成空間與時間的串列。這些關係不論有人去認識與否都是一定的，所以名爲『關係之外在性』。人來認識這些關係便成論理，其實這些關係卽是存在於外界的條理。我以爲論到此處，新實在論者必借助於傑姆士的主張以爲關係亦是感覺的經驗，如『在上』『在內』『相並』『居間』等都是與事物同時經驗的。總之，新實在論所謂論理卽是外界事物的關係所成的條理。我們對於這種說明，卻不能十分滿足。因爲若講關係，則關係必有關係者，於是我們要問若關係者不變而關係可變，豈非在理論上先有關係而後有關係麽？若關係不變而關係者可變，又豈非在理論上先有關係而後有關係者麽？如甲加乙，乙加丙，又如甲大於乙，乙大於丙，這些是關係者變了而關係不變。如甲加乙又減丙又加丁，又如甲在乙旁，乙在丁上，丙在甲後，這些是關係變了而關係者不變。若論理是表明關係的，則其所以能表明關係必因爲關係是實在的。換言之，必是關係不變(卽關係有不變的若干種)而不關於關係者。則在理論上必是先有關係的空架子而後有關係者的實物塡入。於是我們必有一個世界而純是方式(Form)的。照這樣說，豈非又陷入以前觀念論的方式主義了麽？所以新實在論雖以條理的公同爲出身之路，然亦未免過於趨赴極端了。如近來美國有批判的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發生，卽是此種極端主張所激起的反動。在我看來，說眞理只是相對的未免太過火了，而說條理是外界已成的亦未免太過火了。但由眞僞的標準而轉到條理的公同，卻對於『這』變爲『何』的必然問題更切近一層逼緊一步。總之，我們對於新實在論承認條理有公同性以反對相對主義是很滿意的，但我們對於他們的說明則以爲尙有不足之點，非更

這是甲進一步不可。

五　思想即生活

經驗論告訴我們以經驗的累積；唯用論却更深一步告訴我們說經驗的累積是價值的實現；新實在論又深一步告訴我們說價值的實現有一個普遍的方式。於是我們會合『這』變爲『何』的生成問題與『這』變爲『何』的必然問題而對於『這』何以變爲『何』的問題有了解決的啓示。現在根據這些啓示便可製出一個較圓滿的解答。究竟是否得當，還請大家批評。

於敍述我的意見以前，又想起一個啓示。這就是康德的批判論。西洋哲學本有兩大潮流，一個是心理的經驗的實在的，一個是論理的超驗的理想的；前一種潮流與英美的民族性相合，所以前一類思想多出於英美；後一種潮流與德意志的民族性相合，所以後一類思想多出於德國。康德本是會合兩派的，但經他的批判以後却兩派分歧更甚。康德雖兼收經驗派的許多長所，然仍偏到超驗派一方面。所以康德的學說在實際上只是對於後一類的思想爲大革命而立一個新紀元罷了。康德在他的純理性批判上第一句即說認識雖是與經驗俱始但有不是經驗所產生的；我以爲這句話是通貫康德學說全體的。照上面幾段的敍述便證明專拿經驗是不能說明眞僞的判分與條理的公同。康德所謂『有不是經驗所產生的』這句話確有道理。不過康德着眼於此點以後，拼命求那些是不由經驗產生的尋求的結果乃發見純粹理性；所謂純粹理性就是知識的先驗方式。於是康德的學說遂爲方式主義（Formalism）而以爲物的本體是不可知的。我以爲把知識抽爲純粹的方式以明其非由經驗而產生，固然亦是一法，但這個方法是必歸於失敗的。以方式的數目來講，康德的範疇表有十二個方式，若依方式論理學的發達，必尙覺不够；若追溯思想的根源，則又似太多。所以康德哲學的失敗即在太偏重於方式。後來新康德派的西南派與麻堡派都能見到這一點。麻堡派的柯亨（H. Cohen）主張他的純粹認識之論理學不是方式的而是實質的（Sachlich）。他排斥『所與』而以爲思想自身即是『產出的活動』（Tätigkeit des erzeugens selbst），並且『能產即是所產』（Die erzeugung selbst ist das erzeugnis）乃是把實質與方式打成一片，而不專崇方式。西南派的黎卡特（H. Rickert）更從一切方式中而推其最後的根源，以爲有一個超越的必然（Sollen）。他

以爲認識的眞正客觀性便是認識作用在其自身的內容中所不得不依從的。他說主觀與客觀有三種對待：第一種是以肉身的我爲主觀而以我的身外占有空間的一切事物爲客觀以相對待；第二種是以我的精神爲主觀而以我身及一切有形爲客觀以相對待；第三種是以認識作用爲主觀而以卽在認識作用的內容中所不得不依從的爲客觀以相對待。黎卡特以爲眞正的對待只有第三種，因名爲內在的客觀性。他以這種內在論的論據證明有超越必然的存在。所以他的格言是『必是先於是』("Ought" is prior to "is") 詳言之，如『這是甲』必先有一個『這必是甲。』他把一切方式歸根於一個超越必然的原理。我們從這兩派的教訓上，便可窺見方式主義是不行的了。我們必須於方式以外另尋一個原理而不是由經驗所產生的。以上是述康德與康德派對於我們的啓示：這個啓示亦和前面所述的幾個啓示同其價值。

以前面各種啓示的結果，使我們知道只有『這是甲』這一個根本方式是中心。因爲一切方式都是在這個方式以下的。但這個根本方式却不純是方式。所謂這卽是赤裸的當前，所謂甲卽是了別已成的『何』；所謂是卽是『化成』(To become)——有幾分是黑格兒的 Werden 的意思。所以這個根本方式在一方面是認識所以成立的根源，在他方面卽是宇宙所以成立的基礎。因爲兩方面表示同一的實體，所以解決了認識論卽是解決了宇宙論。據我所見，『這是甲』就是赤裸的『這』變爲分別已起的『何』，這個化成便是柏格森所謂的『生命衝動』(Vital impetus) 這個衝動是分化，如這是甲就是包括甲乙丙丁等的『這』而自分化爲不包括乙丙丁等的『甲』這個分化作用便是生命衝動的唯一特徵。但有些哲學家却未把這一點看清楚，只認生命是本體而以爲思想是空靈的，這乃是因爲有些哲學家過於重視思想把思想弄得太呆板空疏了，遂起這樣的反動。其實除了『這』變爲『何』外我們找不着生命衝動的根本樣式。生命的發展只是這變爲何，而思想的發展亦只是這變爲何。所以生命的發展其自身本卽是思想，思想的成立其自身卽是生命。因爲只有一個『這變爲何』你說他是生命的發展亦好，但他是知識的根源；你說他是思想的發展亦好，但他是生命的初動。一班重視生命的哲學家往往在思想以內另覓生命，好像生命是身體而思想是衣裳，總想剝脫衣裳以見天眞的肉體。其實乃是大錯。須知要在思想以內另覓生命而仍以思想爲

工具，縱使覓着了亦必仍是思想的所產。所以不如卽拿思想自身來研究；我們愈研究必愈知道思想的本身卽是生命，離了思想別無生命。照這樣說，生命與思想恰如水與流，離了水沒有流，而離了流亦不見水。認識的成立既是由於分化，所謂分化就是由渾淪一如的『這』變爲條理分明的『何』，而這個分化亦卽是所謂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 認識以此而立，則宇宙卽由此而成，因爲這乃是原始的一動。惟有這個原始的分化是不由經驗所產生的。下此以往都是經驗所構成的了。

這個原始的分化既是認識的根本，便是條理的基礎。所以決不是盲動的。有些哲學家於思想外假定有個盲動的生命意志，這些哲學家的根本缺點是把認識當做靜的外觀，所以於靜的思想外另立一個動的生命。其實我們的認識既不是靜的外觀，而我們又不能離開認識，所以我們不研究認識而專問認識以外還有甚麼，如康德假定有不可知的本體，又如新實在論假定有未知的實在，其實都是無用的爭論。我們只有卽在認識作用上研究生命作用，必定知生命作用的起點就是認識作用的起點。於是在『生命的衝動』一辭以外，我們更可創立一個新名辭爲『思想的衝動』(Ideal impetus) 以說明這個同一的事實。

所以『這是甲』在一方面是生命的原動，在他方面是思想的初開。我們在這個地方便窺破宇宙的祕密決不是生命的盲動而乃是理想的發展。

我們從這個生命與思想相原始合一的『這是甲』再演下一層卽爲自同律『甲是甲』在『甲是甲』中第二個甲不是第一個甲的重複而乃是另一個甲。第一個甲變爲第二個甲，就是甲的普遍化。普遍化亦是客觀化(Objectification)。那托僕(P. Natorp) 一派的哲學家卽以爲主客的判分卽在經驗的同一化 (Identification) 的程度：如看見紅色以爲這是客觀的存在，而其實進一層同一化卽爲光線的振盪，則紅色便仍是主觀的了。照這樣說，主觀與客觀的區分全是相對的，就在同一化的進行，愈同一化愈是客觀化而其反對的方向卽是主觀。這便是說無所謂主客，而只是一個同一化的程度。『甲是甲』卽是同一化的原始方式。客觀的成立既是由於同一化，則條理的公同卽是由於這個『自同』的發展。於是我們從第一原始方式的『這是甲』上知道宇宙是理想自身的內自開展，更從第二原始方式的『甲是甲』上知道這個理想自身實現爲價值。因爲閔斯投堡(H. Münsterberg) 承黎卡特的緒餘，告訴我們說這種

是甲的自同律乃是價值的根本。否則若我們所見的東西只是一回而沒有第二回再現，則便沒有所謂價值了。所以價值是從「自同」上而成立。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乃知道宇宙的開展卽是**理想的價值化**(Evaluation)。

在這個簡約的敍述上，只要讀者稍有哲學素養，便可知道其意義，所以亦不贅述了。既然宇宙是理想的價值化，則我們的眞理觀便不是相對的，但亦不必現在卽假定有一個絕對的眞理。若眞理是極端相對的，勢必古人所說的人是上帝用泥土來塑成的與近代科學所說的人類是經人猿進化而來的同是眞理了，亦好像五加七是十二與四加八亦是十二。我們又安能採用這種極端的相對論呢？有人說例如牛頓的力學定律被愛因斯坦(A. Einstein)推翻了，然在尋常日用上這種力學定律仍是有用，若照唯用論以效用爲標準而定眞僞，則豈亦是眞的麽？這話亦是不差。但牛頓的力學定律在同一坐標系中固然是正確的(或概然正確的)，但若從另外一個坐標系來觀察，却就不對了。這個緣故很容易明白，卽不是牛頓的眞理與愛因斯坦的眞理同等正確，而乃是一個範圍比較小些，一個範圍比較大些。換言之，卽不是各不相關互相獨立的兩個眞理，却是層層套合各有範圍的二重眞理。若從唯用論的見地，則眞理擴大一層卽價值統一一層。於是我們不能不排斥淺薄駁雜的相對主義。並且我們排斥相對主義的結果却給科學以有力的地位。因爲相對主義把眞理都認爲相對的，便是使科學與常識以及宗教都沒有高下的分別。在我們則以爲不然。常識雖有他的價值，然而不及科學，卽以效用爲標準，科學的效用亦比常識來得廣而且確。至於宗教，若不講虛無縹緲的神而只認爲社會的一種修養手段，必亦有他的效用範圍，換言之，卽有相當的眞理。所以我們一方面排斥相對主義，他方面卽價值(卽效用)爲標準，不但不搖動科學的固有地位，並且給科學以意外的保障。照這樣說，我們的眞理觀雖是有層次(Degree)的，但却不是直線的層次，乃是無窮的統系爲無數的互相套合。從這一點上我們便知道不會有一個整塊的宇宙(Block universe)，然亦不會有許多宇宙各自獨立，互不相通。通常疑宇宙是一個整塊乃是由於不知空間與時間的眞性質。其認爲有無數的相對的小宇宙各自獨立而無公通之點，亦是因爲不明空時。空間與時間的問題在以前本來是很難講的，現在却自從相對律發明了便去了許多困難。不過相對律發明空間與時間都是相對的，在物理學上誠

然是一個極大的革命，但在哲學上却不生極大的抵觸，因為哲學上本沒有承認唯一的絕對的時間與空間，並且從心理的經驗的見地來講時間是由事物變化的經驗而辨別出來的，空間是由事物雜多的經驗而辨別出來的，設若事物無雜多又無變化，則全宇宙只是一個無雜多無變化的東西，勢必致空間與時間卽無由想像。因此哲學家把廣袤與空間又延長與時間，設了嚴重的區別。柏格森說動物只有廣袤的感覺而無空間的觀念。所以我們曉得把空間認為均同的絕對的，把時間認為唯一的獨立的，這本是物理學家的妄擬，只在常識上承認罷了。哲學家始終沒有完全承認這種見解。現在相對律樹起革命的大旗，此說自然見風卽倒。相對論的功績雖不僅在攻倒此說，但終是在破邪的方面為多。不過相對論對於哲學却亦有一個絕大的貢獻：就是把空間與時間凝合為一，因為哲學家除了近來柏格森與新實在論者外大家尚未見及此。閔柯斯基(Minkowski)發見四進世界(Four dimensional world)把時間認為空間的第四進；他有句名言是：『於是單空間單時間都成了幻影，惟空時的結合乃為獨立的存在。』這種大發見足使哲學變色，所以阿歷桑逗(S. Alexander)立了一個新名辭為『空時』

(Space-Time)而非空間與時間(Space and Time)。空間與時間的凝合卽是說某空間在某時間，不會另在一時間，某時間在某空間不會另在一空間。我們既知道惟空時凝合始為存在，則我們便在其合一的一點上窺破空間與時間的底蘊。空時的底蘊是甚麼？質言之，卽不是空間與時間只是一個『擴』。空間是擴張的系列；時間是擴延的系列。柏格森似能見及此，所以他把空間還元到時間，更把時間還元到一個『創』(Invention)懷特海亦說：『我們對於自然的知識卽是活動的經驗。所觀察的事物卽為能動的事端。這些事端互相關係，而在我們知識上卽分別為空間的關係與時間的關係。然而時間與空間的差別雖基於自然，但仍是表面的，時間與空間只是事端間一個根本關係的部分表現，而這個根本關係則既非空間的又非時間的。這種根本關係，我名為『擴』(Extending)擴的關係卽是『涵』(Including)的關係。』懷特海這幾句話可謂一語破的了。可見只有一個『擴』或『創』本無空間與時間；空間的系列與時間的系列都是由這個根本的擴創而分化以成。我們便知道不是先有空間而後事物在空間上鋪張，不是先有時間而後事物在時間上順延。照這樣說，空間與時間都不是最後的，而

眞正最後的乃是純粹唯一的『擴』或『創』論到此，最梗阻我們眞理觀與宇宙觀的空時可算已得完全解決了。

經過尤長討論，我們得有下列的結論：理想與生活是合一的；認識與價值是合一的。我這種主張本來是客觀的理想論(Objective idealism)之一種；洛依斯 (J. Royce) 曾名唯用論等爲經驗的理想論 (Empirical idealism)，但我不願用這個名辭，所以另立一個奇怪名稱是唯用的合理論(Pragmatic rationalism)。

六 餘論

以上是我在哲學上的一個愚見；我最遺憾的就是我的敍述恐怕還不十分淺顯明白。不過讀者若先看了幾本普通哲學概論及哲學史以後，再看此篇亦決不至有甚麽難解。我所以有這種主張實因爲我對於哲學向來是取一種態度：我名爲純粹哲學的態度。何謂純粹哲學的態度？詳言之，即是主張應該有一個純粹哲學。何謂純粹哲學？就是研究哲學必有兩個條件；(一)絕對不雜有絲毫的宗教動機與倫理動機；(二)不把哲學完全降服於科學。就第一點而言，羅素說得已很盡詳，我的意思與他完全相同。不過我只是排斥動機而不拒絕結果。如以求眞知的動機而結果只得着行即是知的價值，這不能算以倫理宗教爲動機。所以唯用論的出發點却是科學的。所謂排斥宗教的動機與倫理的動機在正面就是不多設假定以蒙閉好奇心的猛進而強不安爲安，在反面就是純取科學的動機。就第二點而言，即必須明白哲學不是科學的總合。如複細胞生物的人類與複細胞生物的貓狗，其形態智能皆不相同，若說只是細胞的總合，則何以人與貓狗不同呢？可見生物雖由細胞而集成，然却非細胞的總合體。我願拿這個比喻以擬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哲學必須以科學爲基礎，是不差的。但哲學却不是拿科學聚積拼合即可以成立的。所以哲學的材料即是科學，但哲學總體却不是科學的總合。從這兩點上，便可明白所謂純粹哲學即是我們對於哲學的一種態度：即我們應當不雜宗教的與倫理的臭味又不專依靠科學以努力建立一個純粹哲學。

我的話已說完了，不過還有一個不相干的聲明。我抱這種思想至少亦有十年了，決不是出於一時的興會。我所以遲遲不提出與大家商確，一則因爲寫出來必須許多參考書，而貧書生却一時買不了許多；二則亦是因爲思想的結構上究竟未十分成

熟。以前曾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文中略吐此意。不意有人在民鐸雜誌上說我是學了新青年一流的時髦論調。我誠惶愧，我實在不知道新青年一流在哲學是採取何種主張。至於有人要拿哲學來救中國，這種意見我本不贊成，因爲若拿哲學當一種手段或工具便無法研究了。不過講到哲學思想與中國的關係，有些人以爲淺薄的唯物論與誤解的實驗論能救中國我獨以爲大錯而特錯。要以文化根源的哲學思想來救中國只有科學的理想主義。這乃是不相干的話所以附在最後，我還有一個要求即是希望讀者通讀全篇而不要斷章取義。

科學雜俎

黑蟻所畏的是什麼

每到夏天，螞蟻往往成爲極可厭的東西，他因爲身軀小，所以比別的蟲類更難防禦，遇有隙孔，便進去搬運或喫那食物。家庭間屢屢想試驗防禦但總沒有方法。去年德國的很流行的雜誌 Kosmos 上登有一封來信本年一月美國的科學月刊將他登載出來今將大意摘譯於下。

細小的黑蟻，窗戶雖關得極緊，他也能進去，有時被果醬所引，成隊而入，管理家務的人，用各種方法都無效驗。一天用白砒和在果醬內，次日見螞蟻毫不減少，反而來者愈多；他們接連的來往，地上成一黑線，如川流小支的水涓涓的流動。於是設法的人完全失望，白砒在人身上雖有劇毒，在於蟻類却完全沒有用處。

於是設想用藥既沒有效力，用強烈的芬香物或者有用，遂取太爾樟腦（TarCamphor 俗稱洋樟腦，即那夫塔林）置在室內，見被關在中心的螞蟻，再也不能去了。後來給他們撥開樟腦開了一條路，他們方纔敢出去。

從這種不意的試驗，得了一個大發明，於是知道螞蟻只有用太爾樟腦可以防避，他這方法既省力，價值又便宜。

美國有一種迷信，普通說螞蟻是不敢爬過白線的。他們的不敢爬過太爾樟腦，自然別有道理，並不只因爲色白之故，但這種偶然的符合，也很奇妙呢？（高山）

青島接收及其交涉之經過

張梓生

青島交涉，在最近數年中，無論就世界而言，就中國而言，均不可不謂爲一極大事件。吾人試思歐戰終結時轟轟烈烈之巴黎媾和會議，竟以中國代表要求山東問題之保留而受一大打擊，而美國國會且以山東條約故而拒絕巴黎和約之批准，威爾遜總統亦以是而損其政治上之威信，以致選舉失敗，共和黨起而代握政權，哈定總統繼任後，亦汲汲以山東問題之解決爲務，而有一九二一年太平洋會議之召集，此皆足見國際間對於青島交涉問題之關係也。中國國內，則自民國三年青島交涉發生以來，舉國惶惶，無日不以此爲國家存亡之關鍵，竭全國之心力以對付之，其間如空前之五四運動，且不惜全國罷商罷學之大犧牲，以推倒當時強有力之賣國政府，而力爭巴黎和約山東問題之保留，自是全國國民一心一力，嚴防政府直接交涉之進行，梁士詒稍攖其鋒，即遭國民之唾棄而失敗下台，此皆足徵國內之以是爲生死關頭，不肯稍爲放鬆也。至於日本，則數年來用盡種種手段，或以束縛英法，使不得不爲己助；或以牽掣美國，使無可爲力；或威迫利誘，以哄中國政府，使入直接交涉之陷阱，亦欲於此獲得最後之勝利耳。

今者以太平洋會議之解決，經中日兩方六閱月之協商，此拖延將及十年，爲全世界及中日國民所極注意之青島交涉，因中日魯案之兩部條約而告結束矣。數年來吾國民奔走旁皇之所從事者，雖以當局交涉之未能盡如人意，祇償萬一之素願，而就其經過及最後解決之事實，作系統之記載，不特爲留心時事者有價値之參考，亦他日外交史上所不可缺者也。

一 青島交涉之經過

青島交涉之經過，本誌已各於當時有斷篇之記載；今爲本篇

事實之首尾完具起見，仍不得不理其系統，簡略記之如下：

一，中德之青島交涉　青島爲山東膠州灣之門戶，四十餘年前，德國因世界外交趨重遠東，乃派地質學家萊西特賀肯東來，於中國沿海各港覓一軍事上貿易上之根據地，而青島竟當其選。及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曹州教案起，遂藉爲口實，派其親王顯理率海軍直迫膠州灣，占領膠州府城，與北京總理衙門交涉；次年條約成，膠州遂爲德國之租借地。其約要點有三：一，膠州灣租借約。以縱自北緯三十五度五十三分三十秒起，至三十六度十六分三十秒止；橫自東經百二十度八分三十秒起，至百二十度三十五分三十秒止，陸地約合二百平方英里之地爲德國租借地，租期九十九年，在租界內德國除不能租與他國之外，有完全主權；以潮平周圍一百華里之地爲中立地，中國於中立地雖有主權而不得駐兵，德兵則可自由通過。二，鐵道礦山辦法：准德國築造自膠州灣經濰縣青州等處至濟南及山東界，又自膠州灣至沂州經萊蕪至濟南之二鐵道。並准德商開採鐵道左右三十華里內之鑛產。三，山東全省開辦事業之優先權：以後山東省內無論開辦何項事務，或須外資，或須外料，或聘外人，德國俱有優先權。—依此條約，德國對於膠州灣之權力，已過於尋常之租借地，而與殖民地相等矣。一八九九年德皇既定『膠州灣保護領』之名稱，並以之隸海軍部管轄，更限令德商會組織德華公司於五年內築成膠濟路幹枝兩線，十年內開採鐵道兩側三十華里之鑛產，其經營之猛進，尤可概見。至於一八九八年之英德協約，自天津至山東南境之鐵路，更爲德人所獲。一九〇〇年以後，膠濟鐵路與沿線各鑛，次第竣工。及一九〇五年之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成，而中德青島交涉告終矣。

二，中日青島交涉之開始　一九一四年六月之歐洲大戰爭，我國於八月六日向關係各國宣告中立，而日本卽以八月十五日向德國發最後通牒，要求德政府將膠州灣租借地全部以還付中國之目的，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以前，無償無條件交付日本。至八月二十三日德國置之不理，日本遂一面宣告與德開戰；一面始行知照我國外交部，我國要求共同出兵攻青島，爲日所拒，於是美國有監視日本對華行動之事，而日本亦不得不爲表面之聲明，以日英同盟之義務爲藉口，並有不佔領土地之宣言矣。其後日軍由中立地龍口上陸，並截萊州半島爲交戰區域，盡占中國之城鎭鄉村及郵電機關，徵取物品，役使人民，中國不得已劃萊州龍口及膠州灣附近地爲交戰區域，聲明此外各處

仍嚴守中立，而日軍於九月二十六日越出中立地，　縣車站，以破壞中立，迫令中國軍隊退出鐵道附近地方，並以大隊進逼山東省城，佔領膠濟全路，逐路礦中國人員悉以日本人代之。中國政府抗議無效。同年十一月七日德國將領投降，青島全部陷落，日本更將青島海關中國人員驅逐，盡易日人。蓋日本於此役中，其所佔地域，所施權力，實遠過於從前之德國也。青島戰事了後，中國政府請日本將其分據山東內地之軍隊撤回青島，並除去戰時便宜行事之種種設施，日政府不理。及中國聲明取消戰區，分請英日撤兵，日本更爲無理之抗議，於其對德最後通牒中所謂『以交還中國之目的』者，全然置之腦後。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中國二次聲明取消戰區，而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條件，並脅以最後通牒，此即中國之五月九日國恥紀念也。此二十一條中，與青島問題有關係者大略爲：一，中國對於將來青島問題之日德交涉，概行承認；二，中國不以山東割讓或租借別國；三，中國允日本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四，中國速開山東省內主要城市爲商埠。其後日本陸續運動英法俄意等國允承認其攫得山東權利，而結五國之密約。而中國於一九一八年對德宣戰後，適值安福黨人當國，復與日本締結高徐順濟等鐵路借款，青島之交涉，遂益反增困難矣。

三，巴黎媾和會議中之青島交涉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之巴黎媾和會議，美總統威爾遜之世界和平，及民族自決，外交公開等主張，一時喧傳全球，中國國民歷年受日本之欺侮與賣國政府之壓抑，至是頗有磅礴欲伸之勢。且中國以對德宣戰應有之權利，青島在和會中理應由德交還中國，以清手續。乃和會於一月十八日開幕，日本代表即於一月二十七日發表英法俄意四國允助日本獲得山東權利之事實，以爲抵制中國提議之準備；及次日，我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兩大會提出青島由德國直接交還之說帖，已落他人之後矣。在和會中，英之路德喬治，法之克利孟梭始終以密約之故助日本以抑中國，我國代表不得已提出讓步辦法，准德國將山東權利移讓於五強，由五強還付中國；亦不獲採納。日本態度更爲強硬，至欲與意國協同退出和會以要挾美國。結果於四月三十日之三頭會議決定以山東權利予日本。我國代表因所提抗議，不生效力，理更不得已而二次自行退讓，要求對於和約山東條款，聲明保留，亦不能如願。適國內聞和會失敗，全國憤激，罷學罷商，以推倒賣國之政府，並電囑和會代表，力爭毋讓，於是代表乃根據國內民意，拒絕六月二十八

日和約之簽字，而世界各國乃知中國之不可屈辱矣。

四，中國公民之拒絕直接交涉　巴黎媾和會議對於中國之不公平，大爲美國國民所反對，威爾遜總統向議會提出和約，卽以約中山東問題之規定，不得通過。日本外務省懽之，乃變更計劃，宣言希望中國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幸中國國民不爲所欺，全國一心，防止政府爲直接交涉之進行。民國十年六月之中德單獨和約，更由德國聲明：『因事實障礙，不能以山東一切權利交還中國，』日本恐將來因此交涉上爲中國占地步，乃於是年九月向中國政府提出魯案處置大綱九條，而中國政府因國民監督之嚴厲，不敢承認，覆文拒絕交涉，其後日本更屢欲乘機哄誘中國政府與之直接交涉。及太平洋會議將開，中國已派定代表，準備提案解決，日本政府尙提出第三次之節略，設非中國國民主持之堅，監督之嚴，魯案交涉之在今日，不知成如何結果矣。

五，太平洋會議中青島問題之解決　美國威爾遜總統以巴黎和約之失敗，失其政治上之地位，哈定總統繼任後，乃由美國召集太平洋會議，以解決戰後遠東方面各種重要問題，中國之青島問題，亦其所欲共同解決之一問題也。乃太平洋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幕，中國事先毫無準備，於十六日始倉卒提出大綱十條，馴致由此而有路德氏之四決議，而青島交涉遂在會外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然卒以美國輿論之監督，及美代表許士，英代表貝爾福之調停，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乃由中日代表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二十八條，關於公產，海關，鐵路及德國舊租借地之附約六條，協定條件十六條，（具載本誌十九卷五號）而中日兩國間之一大問題始得有解決之基礎矣。

二　太平洋會議後之交涉

自太平洋會議終了後，中國政府卽於三月三日特派王正廷督辦魯案善後事宜，以山東督軍田中玉兼任會辦，組織公署，專辦太平洋會議條約所訂與日本之交涉。及六月二日中日正式換約後，又改派王正廷爲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委員長，並派唐在章等爲聯合會第一部委員，勞之常等爲聯合會第二部委員，以與日本委員小幡酉吉，出淵勝次，秋山雅之介等協議關於青島行政及鐵路接收之條件，其所進行，詳記於下：

甲　膠濟鐵路沿線之撤兵

日本前乘驅逐德人之機會，曾派兵分駐膠濟鐵路沿線，甚至在山東省城濟南亦駐有日兵。依照太平洋會議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九條『日本軍隊包括憲兵在內現駐沿青島濟南鐵路及其枝線者，應於中國派有警隊或軍隊接防鐵路時，立卽撤退。第十條：『上條所稱之中國警隊或軍隊之配置，及日本軍隊之撤退，可分段行之。其每段配置與撤退日期由中日主管人員豫行協定。此次日本軍隊如能於本約簽字後三個月內全部撤盡，應卽撤盡；但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逾六個月。』王正廷與小幡酉吉根據前次條約，於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外交部議決膠濟鐵路沿線撤兵協定十一款（具載本誌十九卷八號時事日誌欄）並調京師警務人員景林為膠濟路警察處長，選撥北京警察保安隊，以備分配接防。其後由中國之林澄波，任居建，徐樹人，程立等，日本之安田鄉輔，八木元八，吉田憲一，田北維等組織『實行撤兵接防委員會』依照協定議決撤兵接防辦法，並接管濟南暨沿站兵房官舍等項，雙方分段實行。計第一段濟南，張店，博山間，第二段湖田，黃旗堡間，第三段岞山，女姑口間，分別於四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依約交替接管，而膠澳租借地外之日本撤兵事件遂告一結束。至日人在濟南因軍事所設之無線電台，亦於四月十二日由中日人員共同監視，中止使用，以待中日魯案細目委員會之解決焉。

乙　中日魯案細目協定之交涉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條及第十六條等，各載明中日兩國政府任命委員三人組織聯合委員會，並規定聯合委員會應於本約實施時卽行集會。中日兩政府於六月二日正式換約後，中國卽於七日派定王正廷為是項聯合會之委員長，何宗蓮，唐在章，徐東藩為第一部委員，勞之常，陸夢熊，顏德慶為第二部委員，（其後何宗蓮辭職，以丁世嶧代之；丁不就，又以陳幹繼之）而日本方面亦卽委任其駐京公使小幡酉吉為聯合會之日委員長，並派出淵勝次，大村卓一，秋山雅之介等分任一二兩部之日本委員。是項委員會於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會。中日兩方除委員長及委員外，中國有佐理員四十餘人，日本有三十餘人。會議性質依太平洋會議條約，以第一部委員會討論關於青島行政等一切議案，故亦稱行政委員會；以第二部委員會討論膠濟鐵路之一切問題，故又稱為鐵路委員會。此兩種委員會之下，又各設分委員會，以審核各項專門之事件。其屬於第一部者為海

關分委員會，公產分委員會，郵電分委員會，礦山分委員會，鹽田分委員會準備接收分委員會其屬於第二部者爲鐵路評價分委員會，鐵路財政分委員會，鐵路視察分委員會，接收鐵路分委員會；其一二兩部共屬者爲淸齏鐵路礦山財產混合委員會。在中日聯合委員會第一次開會時，卽由王正廷提出『較爲簡易之問題，由委員會磋商決定之；其較爲複雜並須調查研究者，則組織分委員會討論之，俟作成報告書再提出委員會會議決定之。』當經雙方同意，以後會議中對於各問題均照此提議進行。分委員會除在北京審核聯合委員會所交議事件外，並於九月間停止一二兩部聯合委員之會議，由各分委員分赴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實地調查研究作成各問題討論之標準，以分委員會名義作報告書報告於中日聯合委員會，以爲兩部委員會會議之基礎，故此次魯案細目協定交涉，兩部委員會之各委員固折衝樽俎，爲國家爭得不少之利益；而各分委員會之分委員，亦各盡心於所任專門之事件，使委員會得極大之助力，其功爲不可沒也。茲將各分委員會之中日委員記之於次：

海關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安格聯，陳鑾，梁上棟。

日本委員　吉田憲一，公森太郎，矢野眞。

公產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楊蔭杭，林澄波，杜應三，畢厚，陸家鼐，王大楨，崔士傑。

日本委員　森安三，小林剛，內田隆。

郵電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孔祥熙，鍾鍔，陸家鼐。

日本委員　矢野眞，牧野寶一，吉野圭三，古賀傳吉。

礦山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王寵佑，余懷清，顧琅，嚴莊，林濟清。

日本委員　木村銳市，伊藤文吉，中松眞卿，中川信，牟田盛次。

鹽田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吳大業，王其康，景學鈐，張同皋，王恩澤。

日本委員　奧健藏，宇賀四郎，樋口邦彥，岸田英次，飯田安三，沛邊政次，喬曾吉，小川信次，石塚邦器。

準備接收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梁上棟，嵇鏡，孔祥熙，徐祖善，林澄波，程立，崔士傑，王大楨，吳大業。

日本委員　入澤重廣，森安三，大橋常三，小林剛，中村謙介，中村季吉，前田愼吾，麥田鄉輔，內田隆，小柳牧衛，平井新六鬼一郎，森啓藏。

鐵路評價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顏德慶，劉景山，薩福均，唐恩良，顧宗林，邵家錕，王大楨，崔士傑。

日本委員　大村卓一，戶田直溫，佐伯彪民，笹田繁彌，齋籐固，船田要之助，有野學，本仙高倉茂雄。

鐵路財政分委員會

中日委員均未見公布。

鐵路視察分委員

中日委員均未見公布。

鐵路移交分委員會

中國委員　顏德慶，唐恩良，薩福均，顧宗林，馬廷燮，王承祖，孫繼丁，龐琅，宋鏘鳴，施恩曦。

日本委員　秋山雅之介，大村卓一，戶田直溫，佐伯彪民，齊籐固，船田要之助，平井新六，笹島繁彌，有野學，大浦壽清。

中日聯會委員會中對於事務之討論，係由會中將全部事務分別作成問題，分項進行。此項問題其屬於第一部者爲：（一）公產問題；（二）保留公產問題；（三）移交公產附帶希望條件問題；（四）土地所有權及租借期限問題；（五）公產營業問題；（六）外人參與青島公共設施問題；（七）郵電問題；（八）碼頭港灣問題；（九）海關問題；（十）礦山問題；（十一）鹽場問題；（十二）償款支付問題；（十三）膠濟沿線開埠問題；（十四）中國人民損害賠償問題；（十五）契約特許問題；（十六）四方發電所問題。其屬於第二部者爲：（一）鐵路財產問題；（二）合同契約問題；（三）工場設施問題；（四）永久改良增加解釋問題；（五）派員視察實務問題。

中日聯合委員會自六月二十六日開幕時，即規定每星期會議辦法爲星期一四爲第一部委員會開會之期；星期二五爲第二部委員會開會之期；星期三六則爲雙方委員與分委員接洽準備會議之期。其後第二部第七次會議時，因日本委員不願鐵路評價照中國鐵路會計規則辦理，而中國委員則力爭非此不可，乃決定休會交分委員會審查，有不能解決之點，再交聯合委員會解決。及分委員會審議一月餘，提報出告，重開二部會議；而第一部已開會二十次，將所有議案大體討論完竣，議決停止會議，

令各分委員會分赴各關係地點，實地研究調查，以作最後決定之標準矣。是項分委員會在青島及膠濟路沿線開會兩月，始能完成其報告。至十月三十日再開聯合委員會而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三條規定：『移交膠州舊租借地之行政權及該地域之公產並解決其他事項，應從速辦理完竣，無論如何，至遲不得逾本約實施後六個月。』則第一部委員會結束之時期，自不能出十二月二日以外；其間更須留準備接收之時期，則第一部協議條約之局促，可想而知；故自繼續開會時，始則連日開會，繼則一日開會兩次。至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委員會推定中國嵇鏡，孔祥熙，吳大業，余懷清，王大楨，趙泉等。日本木村銳市，舉田英治，林出賢次，神田正一等為第一部協定起草委員，從事協定之擬訂。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而第一部之問題於第五十次委員會中完全解決。王正廷除出席議會說明經過情形並備文報告政府外，於十二月一日會同日本委員在北京外交部將魯案第一部協定細目正文二十八條，附件十項，了解事項及換文兩種簽字。第二部鐵路事務因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交還期間，為條約實施後九個月，為時稍寬，然至十二月四日亦推定中國嵇鏡，朱庭祺，秦估源等，日本木村銳市，公森太郎，舉田英治等為第二部協定起草委員，從事膠濟鐵路細目協定之擬訂。至十二月五日第二十一次會中將所有屬於第二部問題完全了結，即於是日下午將魯案第二部協定細目正文十八條，附件七項簽字。

此次魯案協定細目中日聯合委員會之中國委員，雖有能根據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應行提議事件憑法理事實與太平洋會議紀錄，反覆駁辯者；惟外間亦頗有攻擊委員長王正廷之態度者，且以日本委員緩議鹽田問題要索土地權及初時交涉之跡近拖延，不免啓局外對於日本態度之猜疑；然卒能在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期內完成協定簽字之事業，亦差足以慰國民萬一之渴望矣。

中日魯案之解決及聯合委員會協議之結果，為兩部協定之簽定，固無待言。惟條約中各重要問題討論之經過，有足記者，述之如下：

（一）公產償價　公產係包括土地，房舍，工程及一切設置而言。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凡為德國管理時代所留存者，無償歸還中國；其為日本管理後所購置建造及前屬德有經日本增修者，應除去折舊，公平給還實費。故德國原有之道路二十一萬餘米突，溝渠七萬餘米突，橋梁一百四十餘所，及其他公有田地

房屋，皆應無償歸還中國；而日本則在引繼評價單內開費九百餘萬。至照約應償價之大小房屋四百餘所，連同土地，溝渠，森林，自來水，電燈，電話，屠宰場，洗衣場，日本開單共索二千一百五十三萬元。中國委員據實核減，初次承認償予華幣六百九十五萬元，連同郵電償二百三十九萬元；共為九百三十四萬元，最後給予華幣一千一百萬元。(按照約一千四百萬元鹽田償價在內)此項交涉，在第一部聯合委員會中實為兩方爭持最力，費時最久之一問題。

(二)公產保留　日本領事館及居留民團體得保留必需之公產；為解決山東懸案約條所規定。日本所要求者為總領事館房屋十處，居留民團體房屋十五種，共四十六處。後經議定剔除測候所及教職員宿舍之房屋，另行討論；領事館用屋改為八處；居留團體用屋改為十一處，如協定所訂，共值價一百餘萬元。

(三)鹽田償價　日本依據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日本人民或日本公司經營之利益，統由中國政府購回』之規定，提出鹽田償價七百八十七萬餘元，經中國核減，給予三百四十萬元，歸入公產償價一千四百餘萬元內。日本初時因專門委員未到，準備未齊，估價為難，延不提出數目，外間頗有疑日本將因此索取重大利益者，亦會議中一重要問題也。

(四)礦山問題　淄川，坊子，金嶺鎮三礦山，照約應移交中國特許之中日合資公司接辦，惟未曾規定有償無償，中國依據條文未有規定，主張無償；日本藉口會議紀錄，主張有償。在會議中兩方爭執頗烈。後依據解決山東懸案條約鐵路等公產無償，私產有償之先例，作為有償。計合德國舊有及日本新增並現在堆存礦產，核減日本八百萬元之數為五百萬元。礦業公司為中日合股，各出半數，中國負擔日金二百五十萬元，無利息，無期限，須俟將來紅利至八釐以上時方行撥還。

(五)郵電問題　郵電交涉分兩部分：其各項財產，歸入公產項下，一同償價收回；其收回後之運用聯絡，則日委員提出一律適用日文日語，並參用日本司機生。中國委員僅允青島市內外電局得收發日文電報；電話收回後六個月內酌用通曉日語之司機生。其關於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六條之疑義，在會議中頗費辯論，卒依上海煙台大沽海線由大東大北代辦之成例，暫託日本代辦，而以屆期一律收回為條件。

(六)鐵路償價　此為第二部最重要最費交涉之問題。照約應償德管時代之五千三百四十萬金馬克，並加日本管理期內

對於該路永久增修費用。日本開單所索日本之永久增修費用爲日金二千八百九十八萬元，又折合五千三百四十萬金馬克爲日金二千六百萬元，兩共日金五千五百萬元。中國委員既對於增修之非永久者加以剔除；又派員實地評價，其增修費用，截至九月底止，允給銀元一千萬元，連同金馬克共爲銀三千三百萬，與日本索價相差二千萬元以上，堅持三星期之久，卒給以日金四千萬元，合銀元三千六百萬元，成約。

(七)庫券利息　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鐵路償價給付庫券；惟又聲明財政專門事項包括利率問題。今日本最初要求庫券利息爲八釐，中國委員竟以圖交涉速了之故，允給六釐，此爲聯合委員會最大之失敗也。

(八)鐵路沿線之公產　此爲聯合委員會未能解決，改由政府另行商決之事件。蓋日本軍隊優占膠濟鐵路時，曾在沿線自蓋房屋以供日本守備軍之用，在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內未有規定者。日本初主與青島濟南公產交換；後要求比照青島市內公產辦法，由中國備價贖回，共索價一百八十餘萬元，中國主張無償交出，因無條文可援，故交涉許久，仍未解決。

(九)土地所有權及租借期限　日本委員會提出三條辦法，計(一)現在土地所有權照舊承認；(二)出租之官地改爲永租，或長期租借，並應照本人之希望付與所有權；(三)將來租賣土地，當公正寬大。經中國調查後，加以駁覆。日本嗣又提出新案五項，爲(一)現在存在之土地所有權，(包含埋立地，按即填出海面之地，) 作爲永久租借權之事，以其他外國人之一律爲條件而承認之，(此句有疑義)而此永久租借權，應解釋爲無價之永久租借權；(二)現下租出之官地，自施用日起，給予五十年之租借權，並許其繼續租用；(三)中國政府將來制定青島之土地規則之際，依照通商條約及中國各商埠之慣例，限於不侵害外國人享有之權利利益之範圍內，聲明尊重其權利利益；(四)關於外國人於現在土地所有之權利，其權利之所得，不因魯案條約簽字之前後或批准交換之前後而受何等影響；(五)現在或將來設置之特別區域或商埠，外國人關於土地業經享有或得以享有之權利，即在青島商埠內，亦應享有之。以上五條中，尚有關於日人經營農業之問題，日本方面雖未明白表示其意見，但其要旨，則已包含於第五條之中。後經王正廷呈請外交部，由國務會議決定改爲：(一)在德國租借膠澳年限以內租出之官地，改爲租借權；惟其期限不得過膠澳租借期限以外；至日本佔有膠

澳期內租出之官地，則不能與上項辦法同一處置，宜由委員會另行協商，而租借權則自對德宣戰日起算，給予三十年或五十年；(二)現在租出之官地，前雖承認每三十戈白租價四分，但滿期後如欲再行租借，則須依照青島自開商埠規則辦理；(三)削除；(四)應由委員會妥行協商，但以不承認魯案條約批准後取得之權利爲原則，如有特別例外之際，須嚴重限制；(五)削除。此外爲農業問題，則在委員會議定價格收回之，而埋立地亦備價收回。日本方面迄不退讓，依舊堅持永租主張，中國亦僅允照德租膠澳年限以內，無償租用，遂無法解決；故十一月二十七日之第一部第四十八次會議，乃決定作爲懸案，俟將來兩國另議解決。至出租地皮一層，則決定於現在租用期滿後，許其續租三十年，日本亦已承認，第一部會議之最難問題，於是告一段落。

兩部條約，具載本期條約欄；惟其中要點，王正廷兩次報告簽字之電，言之頗爲扼要，特分錄如下：

第一部簽字電

魯案第一部細目協定，東日正午簽字，並定於本月十日接收。膠澳協定計正文二十八條，附件十項。正文大要：(一)膠澳移交手續，儘一個月完竣；(二)軍隊撤退，二十日撤盡；(三)條約批准前租地，期滿續租三十年；批准後租地一律取消；惟已築造者照商埠章程審核續租；(四)日本保留公產領館計八所，居留民計十一所，其他公產均即移交；(五)青佐海線，無償交回一半，青島濟南無線電台，及青島無線電報電話，交還後自行公開；（六）青島鹽輸出，往後十五年，年額在一萬萬至三萬五千萬斤之間；(七)公產及鹽業等償價總額，合日金一千六百萬元，先付現金二百萬，餘交國庫券，期十五年，無折扣，六釐利息，隨時可償還，擔保爲鹽關餘，將來與其他外債一併整理；(八)礦山移交中日合資公司承辦，償價日金五百萬元，由公司付還，不取利息，俟公司得八釐以上紅利時，照超過紅利半額支付；(九)海關維持保稅區域制度，青島工廠與別埠同等待遇。附件要旨，爲既得權照約將來由地方官與領事清釐，農業地先補償收回，公共事業所用公產特加優遇，發電所等營業准日人投資，並規定礦公司組織與鐵路碼頭等關係。未決之事，祗有土地一部份之問題，即以前在德國管理時間，外人依買賣手續所取得之地皮，日本先主張保存所有權，繼允改永租，我方堅不承認，雙方不能解決，已作爲懸案，留俟政府解決，無論如何，非堅持到底不可，即訴諸國際法庭亦所不辭。午後行使交換第一部細目協定一之禮節，特宣言

對於地皮問題，成爲懸案，深表遺憾，希望接收後，速行解決，小幡委員長亦表同感，此魯案第一部會議結束之大略也。

第二部簽字電，

第二部鐵路細目協定，亦於徵日午後六時簽字交換，該協定計正文十八條附件七項。舉其大要：(一)移交日期爲明年一月一日；(二)接收事務儘一月內辦竣；(三)鐵路償價日金四千萬元，約合國幣三千六百萬元；(四)國庫券照票面交付，利息六釐；(五)國庫券以鐵路及其進款爲擔保；(六)現行契約合同及債權債務之處理；(七)現有職員之去留等項；并宣言積年懸案解決，中日邦交當一新面目，惟移交膠濟時，人心恐慌，切望共維治安，小幡委員長答以青島治安，在移交期內秋山長官仍負責，並請告商民安堵等語。

三　青島及膠濟鐵路之實行接收

中日協商魯案細目之聯合委員會，既分別訂定兩部之協定條文，卽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實行接收青島全埠之一切事務；更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接收膠濟鐵路全部事務。此項接收實中國外交史上足以紀念之事件，特分別記之於下：

甲　青島行政事務等之接收

當八月二十四日中日聯合委員會第一部十七次會議時，卽議決組織『準備接收分委員會』。中國方面之分委員梁上棟，嵇鏡，孔祥熙，徐祖善，林澄波，崔士傑，王大楨，吳大業，程立等，皆魯案善後督辦公署之重要職員，素稱熟悉青島情形者；日本方面之分委員入澤重麿，森安三郎，大橋常三，小林剛，中村謙介，中村季吉，前田愼吾，安田納輔，內田隆，小柳牧衞，平田新六，鬼一郎，森啓藏等，則或爲日本青島民政部之部長所長，或爲日本青島守備軍重要職員，皆爲交替事務之負責者。是項分委員會曾於九月間在青島日軍司令部迭開會議，協議將來接收之辦法，決定先行派遣中國之專門人才入各機關廠所實地視察及練習。中國分委員會卽在青島組織機關，由主任梁上棟向各機關借調專門人才，分總務，行政，公產，工程，港務，實業，鹽田，礦山等七股辦事。且考查青島行政及所屬各機關組織法，辦事細則，人員分配，並技術上之各種事務，向日人調用各種法規，擋案，圖籍，簿記，契約，計畫書等，以爲接收之準備。至接收時替換日本青島軍警之中國警察，則王正廷早已派程立在坊子訓練警察六百名，內有

馮玉祥部下調來之軍士，其訓練頗爲充分；又由徐祖善在煙台教練水警二百六十名，以備協同陸警維持青島之秩序。王正廷並向日使商妥，暫留日本青島守備軍之軍械，以爲接替後中國警隊之用云。

接收之期，初定十二月二日，在十一月中，卽由中日兩方合組聯合委員會；中國以王正廷爲委員長，以聯合會之第一部各會員爲委員；日本則以青島民政長秋山雅之介，青島總領事森安三郎爲委員，以辦理關於行政移交一切事務。中國駐坊子之警隊，及向山東督軍田中玉借調軍隊改編之保安隊一千六百名亦於十一月三十日得日本方面之知照開入市內。海軍則海籌，永績兩艦，亦開來助防。

於此有爲接收前途之障礙者，則青島土匪之猖獗也。日軍以撤退在卽，對於本地之治安，不擔積極責任，致匪徒有白日在青島設崗放哨，擄人勒贖之事；十一月三十日晚，土匪更擄取山東督軍代表及青島商會長。適日本軍隊以未奉該國陸軍當局之命令，不肯以軍械交給中國警隊，致中國徒手警隊爲匪所困，外間遂發生日本唆匪大刼青島之謠，致人心惶惶，市廛蕭條，接收之舉，亦不得不延期矣。

嗣後中國警隊得到山東借用之軍械，英美軍艦亦來助防，時王正廷適以第二部交涉事竣，由北京趕來青島，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更帶同大隊衞兵前來，青島市內秩序人心均稍安定，乃得於十二月十日舉行接收儀式。

十日，中日兩國委員齊集青島日軍司令部，中國人民不期而集者數千人。正午十二時，中日委員各宣告膠澳移交之詞，海軍鳴炮，司令部及各街巷均去日本旗而易以中國之五色國旗，各街警察亦悉由中國警隊接替，一時歡呼萬歲之聲，遍於青島全市。惟商埠督辦熊炳琦因受命伊始，與王正廷原派接收人員未經接洽，致接收事件，不無手忙脚亂之情形，不得已由王正廷梁上棟等與日本約定一切行政權，均於十日正午移交，其較爲緊重之埠頭局等七項廠所，卽由原有技士工人代爲維持至二十日夜止。今則除鹽田等一小部外，大部事務，已由中國接收清楚。青島土匪亦由當局設法收撫，當接守時雖不免小有擾亂，然已與事先設想之恐慌相去遠矣。

接收交涉中，日本方面有可以深惜者，則日本於崗警接替後，另在青島設警所九處，致使青島人民大爲反對也。吾願日本當局速撤去此項警察，以免貽譏世界也。

乙　膠濟鐵路之接收

膠濟鐵路之接收，中日聯合委員會開會之初，即已有所準備。當該委員會第二部二次會議時，中國委員即提出派遣人員往膠濟鐵路練習實務一節，及三次會議時日本委員表示同意，惟聲明（一）派遣人數須適當；（二）薪津由中國支給；（三）宿舍礙難分給；（四）不能為有責任之服務。嗣後中國決定分三期派遣人員：第一期為主要部之調查視察人數十餘名，主任一，局長待遇，其餘均科長待遇；第二期將屆接收時派遣人數較多；第三期接收之際派遣。並責令第一期所派人員，查閱該路合同契約等事，以圖接收時之迅速容易。

其後接收期近時，一面由交通部組織膠濟鐵路理事會，以王正廷為理事長，顏德慶，勞之常，趙德三，陸夢熊為理事，即由理事會推出趙德三為膠濟鐵路局長，朱庭祺為副局長，由交通部加以委任，赴青島組織機關，以任接收該路之責任；一面由聯合會組織鐵路移交分委員會，中國方面以顏德慶為主任，唐恩良，薩福均，顧宗林，馬廷燮，王承祖，孫繼丁，顧琅，宋鏘鳴，施恩曦為分委員，日本之準備移交委員，則為秋山雅之介，大村卓一，戶田直溫，佐伯彪民，齋藤固，船田要之助，平井新六，笹島繁彌，有野學，大浦壽濤諸人。

趙德三朱庭祺在青島就職以後，即着手準備接收，其手續為：（一）招考德國管理膠濟鐵路時代之車務員及司機械職工，以備派用而資熟手；（二）向京奉京漢各路借調人員維持接收完竣撤去日人以後之路務；（三）與日本鐵路當局訂定接收時之過渡辦法八款，以免臨時之失措。至膠濟全路自日本占領後，極力排斥中國人員，所用日人已達三千餘名，接收以後，預備撤去二千餘名，留用者約仍有數百之多。中國接替人員，擬定於一月一日該路接收後，即派赴各站練習一月，待一月後始將應行撤換之日人撤去，令將任務交給練習人員實行接管。

一月一日舉行膠濟鐵路移交儀式於青島日本鐵道本部之會議室，日本方面到者代理移交委員長大村卓一，鐵道部長入澤重麿，總領事森安三郎，外務事務官岸田英次，書記官吉田憲一，及鐵道部各課長十八人，中國方面王正廷因代理國務總理未能前來，派嵇鏡為代表，及接收委員長顏德慶，政府代表勞之常，膠濟鐵路局長趙德三，副局長朱庭祺等二十三人。兩國委員長先後致辭，日本代表三呼中華民國萬歲，中國代表亦三呼日

本帝國萬歲以謝之。所派接替人員，即分別照指定職務接收，惟在二月一日以前，則僅居學習地位，不得實行任職，所有一切事務，仍由日本職員負責辦理；二月一日始實行交替也。

接收儀式舉行後，局長趙德三即發出布告，聲明在接收之一個月內，一切暫照舊章，買票亦通用中日各種貨幣，待接收完竣後再定辦法。勞之常亦通電報告按照魯案第二部協定細目，接收該路及其枝線並一切附屬財產，友邦敦睦，踐約移交，殊表親善之意云云。數年來引起全國注意之膠濟鐵路，已安然還我故主矣。

四　國民與青島交涉

青島交涉之得有今日，實中國國民努力之結果也。使無五四運動全國一致之表示，則巴黎代表將被迫而簽字和約；使無以後之實行監督奔走呼號，則政府或將被誘而為直接之交涉；此外美國之表示同情，日本之知所忌憚，梁士詒之不得償其賣國之志，何莫非中國民氣之旺盛有以致之。最近國民對於青島交涉之可紀者，一方為監督交涉之進行，一方為籌備贖路之款項。茲分項述之如下：

（一）最近國民之監督魯案交涉　全國國民之挽回魯案交涉，使得有太平洋會議之解決，實為中國國民外交之成績。自太平洋會議閉幕後，國民一方熱心於贖路之集款，以為將來實行收回膠濟鐵路之準備；一方監督魯案當局之交涉，以免其貽誤事機。及中日聯合委員會開會，國內人士多取寧靜監察之態度；惟山東人則以利害切己，對於委員會屢有所表示。其中如山東各界聯合會，山東旅京同鄉會，魯案後援會等團體，皆對於委員會之交涉，實取嚴厲監督之態度者。而國民外交聯合會等團體，則迭次開會，請當局宣布交涉實情，以免國民之疑慮。上海之山東旅滬各團體，則因其時各團體有對人攻擊之言論，表明其公正穩和之態度，使全國不致因此而誤會，亦大有益於交涉之進行。屬於全國之團體，則有全國商會聯會，促當局宣布交涉真相及其辦理交涉之意見，以明是非，蓋其意以為魯案關係全國命脈，並非山東一部分之事，應受全國國民之裁判也。而青島各團體亦有監視接收大會之組織，以視在北京之山東各團體，徒於事後空言推翻條約者，有益於實際多矣。

（二）贖路儲金運動　當太平洋會議開會時，以英美代表之調停，而有膠濟備價贖回之辦法；以梁士詒勾結日人圖借日款

贖路，實行賣國之舉，而有國民贖路儲金之運動，一時電信紛馳，全國震動，贖路儲金之會，全國各地，幾於無處蔑有；學生界又在各地方爲贖路遊行之舉，以喚起國民之注意；至是各省軍民政長官，亦不得不通電互發各表其贖路儲金之意見，以粧點門面矣。全國人民，既各爲贖路款項，熱心運動，籌定種種方法，務使豫儲鉅款，以爲贖回膠濟鐵路之用；而上海之籌贖膠濟鐵路委員會，實爲全國之中樞，除督促各省之商會教育會銀行公會等重要團體進行贖路儲金外，並要求國內可靠銀行，代收是項儲金，存放生息，以便儲金者得就近交付，而各銀行亦按期報告其所收儲金數目，會合公布，蓋所以便於統計也。又自政府明令膠濟鐵路民有後，該委員會諸委員益盡力於發起魯路民有公司之進行。十月間委員余日章史量才兩君偕赴北方，與京津濟南各團體接洽進行辦法，頗爲順利，並與財政部商定九六公債贖路辦法，使持有該項公債者，得以依照票面入股，誠一舉兩得之辦法也。今者贖路之款，已在協定中規定爲日金四千萬，約合華銀三千六百萬元，吾願贖路委員會諸君急起募集，庶民有公司可早日成立，膠濟鐵路亦可早日脫離日人關係也。

五　青島交涉之關係與國民今後之努力

中國之國民，在此次青島交涉之所表見，頗足引起世界之注意。當太平洋會議閉會後，世界人士，羣謂魯案細目之交涉及接收之辦法，可以試驗中國人之能力；今幸此大純小疵之兩部協定，勉強告成，而接收事務亦得於手忙脚亂中粗有頭緒，似可免貽過大之笑柄矣。惟魯案交涉，雖經免除六月十一月兩次政潮之牽涉，得有今日之結果，而接收青島後，善後事宜之成績；與將來之收回威海衞廣州灣及旅順大連等地，所關至爲重大；且此次接以後，政府所任之督辦熊炳琦即離山東而奔走京津，致來日使之兩次質問；則知自今以後，吾國民仍不能不努力向前，對當局爲嚴重之監視，庶數年辛苦所得之功績，不致敗壞於少數政客官僚之手也。

中國歷代貨幣之沿革

侯厚培

一 漢以前之貨幣

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藝五穀，立市廛，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集天下之貨，使為交易。其時固無所謂貨幣也；交易均以物物相易。至黃帝興，始范金為貨。製錢，名金刀。以金，刀，泉，布，帛，立為五幣，以制國用。創中國貨幣起源之歷史。自是時以迄商朝之末，（紀元前一〇五〇年）除用貝殼為主要之交易媒介物外，金銀珠玉，一並流通。幣分三等；珠玉為上，黃金次之，刀布為下。古之三幣，即此是也。周興，太公作九府圜法。錢質銅，外圓而孔方，輕重以銖。定黃金單位為斤，大可一立方寸。此外常用之錢，尚有多種；流通最廣者，有三，像形立名：形如鏟者，曰泉。如鐘者，曰布。如刀者，曰刀。金珠亦間有用之者。太公之後，百餘年，至周景王時，以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極諫，勿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錢形也）好（孔也）皆有周郭（錢之邊也）。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更推廣圜法，禁用貝殼珠玉銀錫之屬。分幣為二等：一曰，黃金，為上幣。定重量之單位，名鎰，重二十兩。又名斤，重十六兩。二曰，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此為採用純金屬貨幣之始。漢興，高祖以半兩錢過重，不便於民，更鑄莢錢，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禁私鑄。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文帝即位，復造四銖錢，文為半兩，實重四銖。除盜鑄之令。以致私鑄蠭起；如吳王濞，蜀鄧通等，均各擁銅山，鑄錢千萬，富埒王侯。貨幣過多，購買力下落，物價騰貴，此貨幣數量說（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之原理也。高祖減輕貨幣重量，已誤之於前，文帝解除私鑄之禁，復誤之於後，宜其幣益紊亂，物價昂貴也。景帝時，錢益多而輕，民間幾以鑄錢為業。其時錢形一面有文，一面冪冪為質。奸民乃盜摩漫面，而取其鋊屑，以更鑄錢。其法狡譎，無從禁之也。武帝即位，造皮幣，以方尺之白鹿皮，緣

以藻繢爲之。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形圜，而文龍，值三千。次者形方，而文馬，值五百。下者形橢，而文龜，值三百。又令銷半兩錢，鑄三銖錢，重如其文。重申盜鑄之令。未幾，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流行不便。乃令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使奸民無法摩取其鎔。後數十年，五銖鑄出甚多，價輕。乃更鑄赤仄錢，以一當五。凡賦官用，非此不得行。赤仄者，所謂子紺錢是也。錢形如五銖，較大，以赤銅爲其郭。宣帝時，以赤仄錢賤，廢之。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民間非三官錢，均不許用。凡郡國鑄錢者，悉禁之。以圖錢幣之劃一。王莽秉政，造大錢，重二分之一兩，值五十。造契刀，值五百。又造錯刀，值五千。三者，與五銖並行，後均罷之。改鑄小錢，徑六分，重一銖。篡位後，復大改錢法。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者，金，銀，銅，龜，貝，也。六名者，錢貨，金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也。二十八品者，錢六品，金一品，銀二品，龜四品，貝五品；布十品之謂也。復行值一之小錢。禁五銖。有挾之者，加以重罪。於是金融紛亂，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不聊生矣。是爲泉幣極紊亂之時代。光武誅王莽之後，雖復行五銖，民賴其便，然新莽時之貨幣，流毒民間者，殆六百年而未已也。

二　晉魏六朝之貨幣

貨幣中，流行最廣者，唯五銖錢，重量一定，民間便之，故廢而復興者，數次。漢獻帝時，董卓秉政，復壞五銖，更鑄小錢。於是物價騰貴，穀石至數萬錢。三國時，孫吳鑄當十，當五百大錢兩種。董卓小錢，至魏武爲相時，罷之，還用五銖。魏文時，復罷五銖，使百姓以穀帛爲市。明帝更鑄五銖。數千年間，五銖興廢，凡三次焉。晉自併吞吳蜀以後，貨幣不聞有所更改。所可考者，有比輪錢，四文錢，二者，均孫氏之舊錢，輕重不一；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均盛行於中原喪亂，元帝即位之時。此外，又有吳興沈充者，鑄小錢，名曰沈郎錢。桓玄輔政，以貨幣銷燬私鑄，弊端百出，乃廢錢，用穀帛以爲交易。宋劉裕受禪，鑄四銖，復鑄二銖，前後凡七變。後數十年，蕭梁代齊。其時，除京師，三吳，荆，郢，江，湘，梁，益，多用銅錢外，其餘州郡，仍雜用穀帛以爲交易。武帝時，乃鑄五銖。肉好周郭，重如其文。又令鑄較小之錢，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者並行。唯古錢過多，輕重不一，百姓復有私造錢，以爲交易者，故其時流行者，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百錢，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種目繁多，益爲淆雜。雖繩之以法，不能禁。普通中，有建議者，謂：『泉幣不一，新錢爲古錢所逐。欲免此幣，非根本改革弊材，廢銅用鐵不可。』和之者衆，於是改鑄鐵錢。是爲中國用鐵鑄錢之始。然銅錢流行

已久數量甚多，斷非一時所能改革。且鐵，賤而易得，民皆私鑄，以致鐵錢多如邱山，交易者唯以貫計，不復計數。其流毒之深，良非淺鮮也。其時錢價各有不同，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梁末又有所謂兩柱錢，（較重）鵝眼錢，（較輕）云。陳初，鐵錢不行，沿用鵝眼；又改鑄五銖，一以當鵝眼之十。又鑄大貨六銖，一以當五銖之十。陳亡，始廢。

六朝時，南北分割。北朝錢幣，較南朝略爲整理。魏太和時，以大錢小錢之不便，行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爐。銅必精練，無得殽雜。泉幣始有起色。永安中，有高道穆者上表，謂『以前五銖，幣質極輕，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不欲沈，非改鑄不可。』魏主從之，改鑄永安五銖錢。一斤七十文，官民並鑄。於是錢價增高，民間無利可圖，私鑄者漸次止息矣。周齊之間，先後所鑄錢，凡四種：一曰，常平五銖，重如其文。二曰，布錢之錢，以一當五。三曰，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四曰，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民間私錢，則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等種，名目繁多，輕重不等。其時又雜用古錢及西域金銀錢。隋興，文帝勵精圖治，大加改革，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沒官銷燬。自是錢幣始能劃一，民間便之。是爲貨幣統一之時代。

周秦以降，迄於隋末，泉幣雖種類甚多，廢興不定，然能行之最久，輕重得宜，便利人民者，厥唯五銖。故可統稱此時期爲五銖錢時代。

三　唐代五季之貨幣

隋末，天下紛亂，羣雄割據，錢幣紊亂，亦達極點。民間私燬盜鑄者甚多。錢薄如葉，每千幾不及一斤之重，甚至鐵片皮紙，亦均以爲錢。唐高祖定天下，乃廢隋之五銖，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黍爲絫十絫爲銖）每錢一千，重六斤四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是爲通寶錢之始。開元通寶初行時，民稱其便。後以盜鑄甚多，乃下令，好錢一文，買惡錢二文，以便收集。弊仍不息。高宗卽位，乃改造新錢，鑄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旣而以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罷之。又下令，凡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行用。於是錢幣益紊亂矣。明皇平韋氏之亂，進用賢臣，鑄開元通寶，重申惡錢之禁。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者，乃得行。歛民間惡錢，盡鎔而更鑄之。然利之所生，害必隨之。江淮間，貴戚大商，以上有收惡錢之令，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

仍不勝其苦。加以玄宗末年，溺於聲色，百政廢弛，以致天下盜鑄蠭起。鑄幣有官鑪偏鑪之稱。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江淮之間，偏鑪錢有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兩京尤雜。有鵝眼，古文，線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穿之，卽謂錢一緡。唐代貨幣之亂，以是時爲最甚。肅宗時，鑄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徑一寸，每緡重一斤，以一當十。又鑄重輪大錢，一當五十，每貫重二十斤，與乾元重寶，開元重寶，三品並行。旣而以私鑄過多，改乾元錢，一以當二。重輪大錢，一當三。尋又改爲凡大小錢，均一當一。唐代之錢，以開元通寶爲最得中，流行數百年，民鮮私燬之者。

通寶錢之外，尙有所謂飛錢者。飛錢始於憲宗，其時諸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唯不盛行耳。

唐亡，天下大亂，梟雄四起，各據一方。貨幣種類，亦各有不同。楚王殷以湖南地多鉛鐵，鑄鉛錢。唯流行僅能及於境內，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以去。石晉時，聽公私鑄錢。質銅，不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文曰，天福元寶。周郭威受漢禪，以民間銷錢爲器皿者，過多，敕縣官鑄錢。其時，南唐鑄鐵錢。有當十當二兩種。文曰，唐國通寶。蜀以用度不足，亦鑄鐵錢。是時蓋鐵錢最盛之時。自唐開元以至五季之末，民間所流行者，均爲通寶。故可統稱此時期爲通寶錢時代。

四 宋遼金之貨幣

甲 宋代之貨幣

宋承周唐之後，仍沿舊制，以通寶爲名。錢幣流行，有銅鐵二種。行之最久者，唯小平錢。後又出烏背漉洞錢，夾錫錢，二種。太祖時，鑄宋通元寶。並悉禁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錢。太宗鑄淳化元寶。自後，每改元，卽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仁宗時，命凡貨幣，均以皇宋通寶爲名。幣質均用銅。鐵錢以其重而質賤，令悉禁之。唯蜀行用如故。蜀錢比價，鐵錢十，爲銅錢一。未幾，以福建產銅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並行。鐵錢每千，等銅錢七百七十。河東亦鑄大鐵錢。江池饒儀等州，則鑄小鐵錢。河東錢三當銅錢之一。其時鑄錢，凡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可得千錢，重五斤。建州銅錢，則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者建議，以銅鐵混合鑄錢，用銅三成，鐵六成。詔用其法。唯銅鐵

混合，質甚流澀，而多不就，以至工多而出錢少，故不久即能之。崇寧中，廢小平錢及折五錢，更立錢鋼驗樣法，當十錢每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分之一。頒其法於諸路。後以小平錢便民，不能廢，遂命江池饒建諸州以八分鑄小平，二分鑄當十錢。其時，有宋喬年者，創爲背漉洞錢，其法甚善。詔以其法頒之諸路。夾錫錢則起於蔡京，一折銅錢二。其法，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京罷政後，有司以擾民爲言，乃罷之。

宋代貨幣，鐵錢多用於邊地，內地則多用銅錢。銅鐵錢之外，又有所謂交子者。交子即錢劵之一種，始於蜀。眞宗時，蜀人患鐵錢之不便貿易，乃設質劑之法，以楮作劵，一交一緡，（票面額爲一緡，即一貫，額面千錢，實只七百七十文。）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是爲中國紙幣之起源。（按紙幣起源於唐之飛錢，其眞正具紙幣之形式，爲法律所允許者，則始自交子。）交子以後，有會子，鹽鈔，茶引，錢引各種，均有紙幣之意義。鹽鈔，茶引，與交子略有不同，乃易貨之劵，非貿易之媒介。鹽鈔始於仁宗。其時用兵西夏，國庫空虛，乃以解池之鹽償債，發引鹽鈔。每鈔在邊郡當錢四貫八百，可請鹽二百斤。茶引即茶劵，與鹽鈔並行，流通便利，發行甚多。關子，念子，創於南宋，性質與交子同，不過立名稍異。唯念子限年兌換，發行有額，故較有特點。關子自會子發行後，即已停止。錢引體如交子。蔡京改鹽法，即以之代鹽鈔，行於陝西。四川之交子，亦改爲錢引，繼續行用。唯以兵革連年，發行過濫，價值大落，每貫僅值鐵錢四百以下。綜觀南宋貨幣，實以會子爲主，雖間鑄銅錢，不過以供零碎之交易耳。

乙　遼之貨幣

契丹舊俗重遊牧，分部落，富以馬計，逐水草而居，民無定所，亦無貨幣之交易。自耶律氏興盛以來，製造日增，經費日大，始設鹽鐵轉運使及度支錢帛諸司。色勒迪爲額爾奇木時，始鑄錢。太祖襲用之。至景宗時，以舊錢不足，鑄乾亨新錢。聖宗又鑄太平錢。新舊並用。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而易名也。

丙　金之貨幣

金之貨幣，可分銅錢，交鈔二種。初起時，用遼宋之舊錢。正隆三年，始置寶源，寶豐，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等於宋之小平錢，而肉好過之。十六年，又鑄大定通寶，字文肉好，過於正隆

錢。蓋其料微用銀也。泰和三年，鑄大錢，一直十。文曰泰和重寶。字篆，背文爲二螭虎。金代多用交鈔，故鑄錢甚少。

交鈔始於貞元間。遷都之後，行鈔引法，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鈔形如紙幣，分大鈔小鈔二種：大鈔票面額，定爲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小鈔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等。流行以七年爲限，限滿，納舊易新，其法與宋之交子相似。章宗卽位，罷七年一換之制，凡交鈔均可永久流通，唯文字磨滅不現者，則可至庫司換易新鈔，每貫取工墨費十五文。後改爲不計貫數，每紙取八文。明昌三年，恐交鈔濫發，下令民間流轉，當限其數，毋令多於現錢。未幾，又令以銀補鈔而行。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值錢百貫。後以民間有裁鑿之者，其價亦隨之低落。至是改鑄銀，名曰承安寶貨，自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以代鈔本，救濟其停滯之弊。泰和以後，交鈔所出數多，艱於流轉，而上復加以限制，一貫以上，只許用銀及寶貨，以致價值下落，不可復振。潰河之役，至以鈔八十四車，爲軍賞。交鈔之賤，幾不能收拾矣。宣宗時，改交鈔爲貞祐寶券，冀設法救濟。然金室自多故以來，所負軍費，全賴交鈔寶券，鈔出日多，價值益落，加以銀鈔並行，銀高鈔賤，民間既苦銀貴，復苦鈔多。流毒之深，已無可救藥矣。

五　元代之寶鈔

元代貨幣，可考者厥唯寶鈔。其法以物爲母，以鈔爲子，子母二者，相權而行。世祖時，禁江南鑄銅錢，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値，並從絲例。既又發行中統元寶鈔。其文分九等。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一貫準交鈔一兩，兩貫準白銀一兩。未幾，以用銀日增，發行銀鈔。名曰中統銀貨，以文綾織之。分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五等。至元十二年，加造厘鈔，分二文，三文，五文，三例。後二年，以其不便罷之。二十四年，以鈔法創行以來，物重鈔輕，非所以利國富民之道，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分十有一等。每貫當中統鈔五貫，與前者並行。又設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之價爲至元鈔二貫，出庫則二貫零五文；赤金一兩，入庫之價爲二十貫，出庫，爲二十貫零五百文。卽金與銀之比價，爲十與一之比。武宗二年，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十三等。每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定其價格，爲至大銀鈔五倍至元寶鈔，至元又五倍中統鈔。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武宗歿後，仁宗以三種寶

鈔，價值相距過遠，輕重失宜，罷至大銀鈔，增印至元鈔及小額之中統鈔，仍復舊法。順帝即位，托克托專政，大更鈔法。以中統交鈔一貫，權銅錢一千文。歷代銅錢，並可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鈔皆停滯，國用大乏，不能兌現，而至元鈔中統鈔，遂成不換紙幣矣。

終元之世，並未大鑄銅錢，唯武宗時，曾鑄至大通寶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而亦旋起旋廢。能流行最久，迄於元末者，則至元中統二鈔而已。

六　明代之貨幣

明代貨幣，較之元代，略爲整理。所流行者，爲銅錢，寶鈔，銀，三種。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與歷代銅錢並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定天下後，復頒行洪武通寶錢，令各行省皆設寶泉局，錢分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五等。當十錢重一兩。洪武二十二年，更定錢式：每生銅一斤，須鑄小錢百六十文。其後，成祖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鑄弘治錢。世宗時，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萬曆四年，命戶工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曆通寶，金背及火漆錢。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同時，又鑄鏇邊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以之頒行天下。天啓間，鑄泰昌錢。既又用王象乾之言，仿漢武白金三品之制，鑄大錢，分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崇禎時，錢式尤不一，多而彌賤。乃議改革錢法：每文規定重一錢，每千錢值銀一兩。又令收古錢，盡銷毀之。古錢自隋季銷燬後，至是凡再見。惜流賊猖獗，煤山變作，未能根本改革之也。

明之鈔法，始於洪武之八年。其時，商賈沿元之舊，習用寶鈔，而不便用錢。太祖乃立鈔法，設寶鈔提舉司，分鈔紙局，印鈔局，及寶鈔，行用，二庫。造大明寶鈔，以桑穰爲料，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分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種。每鈔一貫，準錢千文，或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商稅課程，錢鈔並收。後又增印自十文至五十文之小錢鈔，以便流通。十三年，立倒鈔法。倒鈔法者，以昏鈔（即破損之鈔）納庫，換易新鈔之法也。計每貫酌收工墨值三十文。是時，鈔出甚多，上復禁用錢，以至民間重錢輕鈔，物價翔貴，鈔益壞不能行。每貫折錢僅百六十文。鈔價在洪武時，每銀一兩，當鈔三五貫。永樂時，可當八十餘貫。至正統時，可當千餘貫。每貫不過值銅錢一二文。價之下落，殊可駭聞。自天順以後，寶鈔雖無有用之者

矣。弘治元年，以鈔價不復，乃令戶口食鹽俱改以銀折收。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乃專用銀。崇禎十六年，欲復行鈔法，以流賊犯京師，遂不果行。自宋交子以後，以迄清初，鈔法盛行，雖時鑄銅錢，亦不過供小量交易之用。故可統稱此時期爲紙幣時代。

七　清代之制錢

清代自太祖太宗以來，即有鑄錢之令。天命元年，鑄天命通寶錢。天聰元年，鑄天聰通寶錢。依古之九府圜法，鑄錢二品，輪郭外周，均甚完美。入關後，設寶泉，寶源，二局。寶泉屬戶部，寶源屬工部。鑄順治通寶，每文重一錢，頒其制於河南，陝西，直隸，一帶。令開局鼓鑄。二年，改爲每錢重一錢二分，七文準銀一分，舊錢以二當新錢之一；又禁用前代舊錢。四年，更定錢直，每十文準銀一分。八年，改定錢制，每文重一錢二分五釐，行鈔貫之制，造鈔數十萬行用。十年，鑄一釐字錢，每千文準銀一兩，面刻漢文一釐二字。十五年，以私鑄甚多，錢多壅滯，乃命各省停鑄，以資劃一。令京師錢局鑄順治通寶錢，較舊錢體質略加闊厚，每錢重一錢四分。十七年，以交通阻隔，錢難流通，復令各省鼓鑄局開鑄。康熙即位，鑄康熙通寶。以錢出過多，價値下落，又令各省停鑄。並令收買一釐字錢，每斤給直六分，以便改鑄。錢重一錢，謂之康熙小制錢，名京墩。四十八年，以私鑄競起，仍復一錢四分之制。錢式改鑄，務令分量準足，以杜弊端。每千文準銀一兩。其先所鑄之京墩，每千準銀七分。雍正即位，鑄雍正通寶，與順治康熙大小制錢並行。四年，分寶泉局爲四廠，舊廠爲公署，收貯鉛銅；西廠置鑪十四座；東廠及南北二廠，各置鑪十二座。共正鑪，五十座，以便鼓鑄。又以銅產甚少，令禁以黃銅造器具，違者治以重罪。錢質鉛銅各半。每銀一兩，止許換制錢千文。令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開鑄。十二年，復定錢制，每文重一錢二分。乾隆元年，頒行乾隆通寶錢，重如雍正十二年之例。除用黃銅器具之禁。二十四年，平回部。令戶部頒發錢式，用紅銅鑄錢，重二錢，文曰乾隆通寶，以易回部舊錢，更鑄，以資圜衆之用。（回部舊錢，質爲紅銅，名普爾，重二錢，錢形小而厚，外有輪郭，中無孔。五十文直銀一兩。）嘉慶元年，鑄嘉慶通寶。清室錢，咸以通寶爲名，而冠以年號，咸豐三年，以兵餉不足，鑄大錢，分當千，當五百，當百，當五十，當十，五種。當千者，重二兩，後以不能流通，乃令祇鑄當十，當五，二種。當百，當五十，少數而已。又改制錢重量爲八分。同治即位，仍沿八分之制。採用洋銅，以資鼓鑄。光緒年，仍鑄當

十大錢，(實抵制錢二文)及一文制錢。三十一年，改制錢重爲六分。三十四年，復減至三分二釐。其時，各省已大鑄銅元，民咸便之。銅元日多，制錢之用，日益少矣。

清代制錢，輕重得當，而錢之多寡，俱準銀之重輕以爲上下。故終清之世，制錢流通如一，即盜鑄者亦不及前代之多云。

八 現代流通之貨幣

現代之貨幣，民間所通用者有五：曰制錢，銅元，銀元，銀兩，紙幣。玆各分別言之。

甲 制錢

制錢自太公九府圜法以後，種類繁多，不勝枚舉。大約隋代以前，所通行者爲五銖錢四銖錢等。民間亦間有用鐵錢者。李唐以降，所鑄制錢，均名通寶。重量不一，有重一錢以上者，有不及一錢者。清室入關以來，所鑄制錢，亦名通寶，流通頗稱順利。光緒末年，創造銅元，輪廓精良，價值重量，均頗相稱，民間便之，而當局亦以銅元鑄費，不及制錢之昂，有利可圖，乃令各省大鑄銅元，於是制錢用者益少。民間多有收買而鎔燬之者。至民國二三年時，制錢之重量，較好者如順治康熙乾隆錢等，已不可多見。市面所流通者，唯有道光光緒之鎔蝕小錢及沙錢數種。至今日，則除郵局關以找尾數及廣東仍略參用外，幾無有用之者。雖銅元甚多，制錢盡爲銷燬以至無形絕跡，而物價騰貴，制錢無用，(現時物價幾至以銅元一枚爲起碼數) 亦未始非其一大原因也。

乙 銅元

銅元創於廣東，始於光緒二十六年。初鑄時，每枚當十。價值重量，均能相稱；較制錢復利於攜運，民間咸稱其便。二十七年，以各省制錢缺少不敷周轉；而銅元行於廣東，已具成效，乃諭令各省仿造大鑄銅元，與制錢相輔而行。規定每百枚當銀元一枚，每枚抵制錢十文。三十一年，度支部奏請鑄大清銅幣四種：大者，重四錢，值二十文；次重二錢，值十文；又次重一錢，值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二文。然能實行者，僅二十文，十文兩種，及五文者少許而已。時兩廣，兩湖，四川各省，均已大加鼓鑄，不遺餘力。計每省每月可出銅元數百萬枚。加以官府，以其有利可圖，益爲督促，至宣統時，銅元數目已有數十萬萬枚之多。鑄出日多，價值下落，此不可免之事也。民國元年，更鑄開國紀念幣，又鑄國旗銅幣，與大清銅幣

等，均一律通行。四年統計所出十文銅幣之流通額，爲二百二十萬萬枚。銅幣重量漸次減少，與前大清銅幣，相差遠甚。後又鑄雙銅元，當二十文，分量實價，均不相稱。銅元日多，價益下落；以前，規定百枚當一元，現已須百三四十枚矣。雙銅元盛鑄於湖北湖南兩省，京師一帶，亦多鑄之，與清光緒所頒之重四錢當二十之銅元迥異。名雖當二十，實值猶不及單銅元。以至單銅元漸次絕跡。兩者相換，必須貼水：如每元換單銅元一百五十枚，而雙銅元卽須百六十七枚。不過此純係錢商盤剝，法令所在，亦不敢明行之也。現時湘鄂兩省，每元可換雙銅元一百枚。(卽二千文)此種雙銅元，通用於湘鄂及京漢路一帶，天津北京等處。天津多用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之銅元票，雙銅元亦多，多係東三省造。楊子江流域各大商埠，自蕪湖以下至上海，則無雙銅元。四川銅元，共有三種：值百文者，值五十文者。值二十文者，質多爲黃銅。現時市面流通，以值百值五十者爲最多，值二十者亦有，不過爲數極少耳。貴州市面，用各省當十銅元，廣東亦用單銅元。除此外多用制錢。上海所用，均係當十銅元，品質甚佳，價值亦貴。每元換一百二三十枚。今年三四月，銅元暴落，至一百六七十枚。論者，謂爲新銅幣分量及實價之減少，及流通總額之增加所致，良非虛語。吾國各省，所鑄銅元，數既增多，式復歧異，苟不急起而改良之，其患不知伊於胡底也。

丙 銀兩

銀兩自周秦以來，卽有之，不過其時所用者，純爲未鑄之生銀。重量，成色，價值，均無一定。以兩爲單位，往來授受，權之以秤，驗之以石。自宋元以降，始有鑄之爲元寶及馬蹄銀者。馬蹄銀形如馬蹄，以銀條鎔之於馬蹄模型中，由一兩至五十兩，分四等。至光緒末年以來，洋元盛行，元寶之用，已不多見矣。

近來市面，除大條銀外，作貨幣用者，種類甚多。由價格上分之者：有關平，庫平，漕平，三種。以地位之不同而分者，則有北京之公砝，天津之行化，上海之規元。關平，一名海關銀，海關用以榷稅之銀也，他項商業之往來，決不用之。蓋是項銀完全爲計算抽稅時就所收地通用銀折合之一種虛銀也。庫平爲國家所定，除關稅外，一切租稅，均準此計算，可謂中國最通用銀兩。漕平爲上海之通用銀兩，所以計算海外匯兌率者也。上述三者，均係規定價格之虛銀。三者之中，以關平價爲最高，約每兩可換九八規元一兩一錢四，合漕平二七銀，一兩三錢七分七釐。鷹洋一元，可合庫平

六錢八分四通常以銀元納稅，以洋一元五角折合關平一兩。下式爲三者之比價。

關平 100兩 ＝規元 111.40

關平 100兩 ＝庫平 101.6424兩

關平 100兩 ＝行化 105.215兩

又庫平 100兩 ＝規元 109.60兩

漕平 100兩 ＝規元 107.75兩

上海之規元，與北京之公砝，天津之行化，各有不同。最近比價，大約每行化千兩合規元一〇五二・兩，規元與公砝，則爲〇・七一四五與〇・六九八五之比，(卽每洋一元可換規元〇・七一四五兩而只可換公砝〇・六九八五兩) 規元較行化公砝，價值略低。規元尙有劃頭銀與匯劃銀之別：劃頭銀者，外國銀行與國家銀行，華商銀行收解之現銀也。匯劃銀者，各錢莊同業上，或與華商各銀行收解之過帳銀也。二者同屬規元，而性質各異，至爲複雜。唯此純係上海錢業交易上流行之銀兩，他省未之有也。

丁 銀元

銀元，爲現時泉幣流通最多之一種。我國古時，並無銀元。有之，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其時中國已闢口通商。外國之銀元，如墨西哥洋，漸次流入。以濱海之江浙閩粵諸省爲多。價値既有一定，復無秤權石驗之勞，民咸其便。於是下令仿造。正面鑄乾隆寶藏四字。純用紋銀造成，重一兩。每元以一錢作火工。光緒年，粵省試鑄外洋銀元。每元重漕平七錢三分。鑄光緒元寶四字。是爲中國採用外洋式鑄造銀元之始。二十二年，湖北試辦。二十四年，山東開鑄。而江南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省，亦均陸續鑄造。其中成色較準者，唯廣東湖北兩省。各省所鑄銀元，與外洋之鷹洋，人洋，相輔而行。唯各自鑄造，國家無一定之標準。每元之成色，不免紊亂。宣統二年，度支部始有釐訂幣制之舉。三年，令遵照則例，切實辦理。定銀元爲國幣單位，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種。一元重七錢二分，銀占九成，卽純銀六錢四分八釐。至是國幣法規，漸臻完密矣。然則例雖訂，而銀兩制錢，沿至今日，尙不能廢除，依然存在。外洋貿易，且以兩爲標準。二角五 (四分之一) 之小銀幣，亦未見諸實行。計現時所通用者，爲大淸銀幣，袁頭銀幣，(袁世凱時所鑄)，鷹洋，人洋，及二角小洋，一角小洋數種。本國國幣成色愈低，價値愈下，人民反以外國鷹洋爲良幣。此由於造幣局之不改良，

政府之不着意整頓，則例訂已十年，不唯不見進步，反而愈趨愈下，無怪乎金融之紊亂，國家之貧且弱也。

戊　紙幣

紙幣可分國家紙幣，銀行兌換券，莊票三種。國家紙幣，順治之鈔貫，咸豐之寶鈔，均屬之。銀行兌換券，始於光緒三十一年戶部銀行鈔票。嗣後大清銀行設立，發行大清銀行鈔票。各省均設有官錢局發行錢票，分一串文，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百文數種。民國以來，多改爲省立銀行。現所存者，爲湖北之武昌官錢局，山東河南之官錢局。發行九八制錢票，票面額爲一串文。湖南則改官錢局爲湖南銀行。民國成立，大清銀行停辦，另設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均發行兌換券，並設分行於各省及大商埠。湖南紙幣，較之各省尤爲紊亂。所發鈔票，逾數千萬元，超過銀行資產數倍。湖南銀行因以破產。現時，除中國銀行分行外，已無所謂銀行矣。四川通行聚興誠銀行鈔票。（現改爲中和銀行）中交鈔票，只可作三四折用。上海則有外國各大銀行兌換券，中交兩銀行鈔票，其餘華商銀行鈔票。總之全國通用之鈔票，唯中交二行最多。票面額爲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數種。此外，尙有省立銀行銅元票，流行於內地，津浦路一帶。票面額爲一百枚，五十枚，二十枚，一十枚幾種。

銀行券之外，有所謂莊票者。莊票，凡稍大之商號，即可發行之。性質與期票 (Promissory Notes) 相似，而流通與銀行兌換券無異。零碎交易，以之授受，雖屬便利，而所含危險甚大。蓋商號資本不大，周轉不靈，偶一倒閉，所發莊票，即不能收回。市面所受影響甚大。幸近年來除天津一帶，多有用之者外，其餘各地，已無此項莊票之發行矣。



我國郵政之現況及今後應有之方策

徐廣德

一 緒論

自交通部通告郵電加價以後，以違反民意，各界多表示反對；加諸國內尚未統一，閩浙東三省及西南各省，均先後聲明不奉部令。影響所被，郵電加價一節，蘇省亦奉省令取銷，而各省之繼起反對者且未有已。今則交通部亦有暫行停頓，再議辦法之部令，其勢殆終不能實行矣。考我國交通事業之屬於國有者，計有鐵路，電信，郵政三項，歸交通部管轄。其各項收入支出數目，歸該部特別會計制內計算，不受尋常軍政各費之支配。特別會計制度，設自前清宣統三年，初為維持交通事業之根本計，就交通上之收入作為維持及擴充交通事業之用途。不幸年來政爭迭起，黨派紛歧；益以庫空如洗，軍政各費之仰給於交通收入項下者，不勝；枚舉馴至收入素豐之交通，交通部亦幾瀕於破產；特別會計制度，亦根本破壞。綜計歷年以來，交通部所負外債，以路電作抵者，在國幣六萬萬元以上，本年（民國十一年）到期應付之款約六千萬元。此次郵電加價，就表面上觀之，原為籌備清償到期借款起見，（據交通部九月分通告：價目改訂後，預計鐵路收入年可增多國幣一千萬元，電費二百五十萬元，郵資五十萬元，共計一千三百萬元，用作發售短期公債之基金。）似亦頗具理由。不過郵資加價，較諸電信各方面所被影響，更為普遍。綜計反對各方面所具之理由：一為當此客郵撤銷進行時間，忽有郵資加價之舉，對外有失信用；二為郵資加價，增高報章書籍寄費，影響足以妨礙普及教育，窒塞宣傳文化之機會；三為人民生計日艱，擔負已較昔倍重，不應更在國有營業之郵資上，多增擔負。凡此種種

表示，要皆一般人民心理對於當局設施已失信仰之表徵也。因思我國交通事業，若鐵路電信，以外債之關係，軍政各費之予取予求，整理頗感困難。惟郵政一項，尚能維持其獨立性質。今試就管見所及，與讀報諸君商榷之。

二 吾國郵政之經過

吾國設置郵遞機關，初專為各國駐京使館人員通信便利計，託海關代行郵遞函件。前清光緒初年，始見郵票發行，在指定郵政區域內，人民亦可施用。迨光緒二十六年，始設立大清郵政局，為我國郵政正式成立之起點，歸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兼管。創辦伊始，收支不能相抵，由國庫撥款彌補損失。至宣統三年，郵務劃歸郵傳部直轄，至此始與海關脫離關係。民國初年間，收支尚慮勿能相抵，近來則逐年多有盈餘。據總局郵政司之報告：民國五年盈餘為國幣九十萬元，六年盈餘為一百四十萬元；七年一百九十萬元；八年二百餘萬元。所有逐年盈餘，均歸發展郵政前途之用，政軍各費，不得染指。此雖半由於聘用外人辦理之故，然有仍堪為郵政前途告慰者：吾國辦理郵政二十六年，郵局額數，由一百餘處增至一萬零四百餘處；郵信寄送每年總數，由千萬件增至四萬萬件；其發展之經過，不可謂不速。雖我國郵政，因歷史的關係，向聘外人管理。然郵政向無外債轇轕，此種客卿性質的管理員，若我能處置適當，固不能妨我主權。且平心論之，吾國郵政二十六年來所以能維持其獨立性質者，客卿之力，固不可沒也。

三 人口率與郵件遞傳額之比較

就吾國歷年郵政之統計作比較，頗覺躊躇滿志；然試與他國較之，則又覺瞠乎其後。如印度為交通閉塞之國，有三億三千萬人民，郵件總額，計年有十一萬萬件，每人平均三件。日本僅六千萬人民，郵信總數每年計有二十萬萬件，每人平均三十件。而據民國九年報告，則我國郵信一年內，計共四萬萬件，以四萬萬人口核算，適為人各一件。今試懸日本每人平均郵件額三十件折半為目的，則我郵信遞傳額，應增加至十五倍。有人會談及我國郵局，現有職員約二萬八千餘人，若依此類推，當增至四十萬人，方敷辦事。此雖言之過當，從可知郵政將來發展之可能性，每為人所易於忽略也。此種可能性之能否儘量發展，固視乎教育普及與交通發達到何種境地為斷。然窮源竟委，則教育之普及，交

通之發達，又有待於國內政治之修明，非郵政本身上所能爲力也。

四　客郵收回後應有之整頓

吾國郵政之所以亟待發展者，不僅爲地大民衆故；就近時客郵收回問題言之，亦頗有研究之價値。通常一國主權所在地，不容他國設置郵局，惟獨我國以積習相沿，准許外國設立郵局。初則各國以租借地有治外法權，爲取得客郵之理由；繼則內地各埠，亦相率設立客郵機關。英國首先就香港郵政局，分設支局於我國各地；俄德法日意美各國起而效之。此種客郵之發展，不特有侵占我國主權之虞，且直接的予我國郵務營業上絕大之損失。此次華府會議議決：自民國十二年分起，所有在我國境內各國客郵，一律取銷；殆可算差強人意。惟客郵取銷以後，關於國際間郵務上種種問題，亦連帶發生。試略舉數端，以明概況：國內素來有客郵各區，今則悉歸併於中華郵政局。一旦營業驟增，場所之擴充，職員之甄別，固不待言。然郵局職務，除遞送信件包裹外，有保險儲金等事，國際間郵局匯款之手續，海外郵件航路之支配，時間之規定等：凡此種種，辦理能否勝任愉快，關係吾國對外信用。此吾人當注意者一。運送海外郵件，照各國通例：先儘本國商輪訂立條件，規定一種造料速率及航路等資格，方可取得郵船公司之名稱；其爲政府運送郵件所得之報酬，卽由政府每歲送給補助費若干，或照政府特別規定，以每年每船所行海里計算，就船之噸位速率質地航路而定等差。此種立法，實寓鼓勵本國海上航業之意於厚給郵件運費中。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因得此種補助而伸張航路，尤其特著者也。今吾國既未有規模較大之海外航業公司，此節尚談不到。惟是客郵既經撤銷，此後運送海外郵件之需要，亦必與日俱增。在當局未始不可因勢利導，開出優待本國海外航業條件，寓提倡航業於優給運載郵件費中，俾海上航業，日臻發達。此吾人當注意者二。次則此後投遞國外郵件，應悉照萬國郵約之規定，不得任意增減價目。此種萬國郵約，爲郵約同盟國所應遵守。查郵約同盟，爲歐洲各國所發起，迄今已歷四十餘年。每五年在瑞士京城百納集會一次，對於郵件寄費之劃一，包裹重量之限制，各國均有代表出席討論；各國郵政辦理成績，該會亦加以評判。此次客郵撤銷後，吾國郵政成績，當更爲萬國郵政同盟會中所注目，成績之良否，在國際名譽上極關重要，此又爲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小泉八雲

愈之

東方文化，東方思想的研究，在大戰後，已和巴黎婦人的裝束一般，成爲歐洲思想界的流行物了。印度的老翁台峨爾居然受白種人的景仰，道德經和南華經聽說成爲歐陸智識階級最愛好的讀物呢。但是東西民族思想感情的相互了解，眞是可能嗎？吉百齡(Rudyard Kipling)在東與西之歌裏說得好：

唉，東自東，西自西，
　這一對孿生子永不會遇合罷，
除非是等那地和天
　一齊站在上帝的審判壇前時

自從大洪水以來便被分隔在兩個世界裏的東西兩大民族，單從物質方面，要求相互了解委實是不可能的。在許多研究東方學的西洋人中，有一大半是爲好奇心所引動，他們用了研究南非土民，研究印第安人種，研究原始民族心理的態度和方法來研究我們東方民族，那是不待說了。除此以外，有的是爲了政治和商業的目的，大談其『東西合一論』他們本來並不羨慕東方文化，不過是拿此當作政治經濟侵略的手段罷了。有的是因爲西方社會制度頹壞，生出一種反感，以爲用了東方文化也許可以挽救西方文明的滅落；這是叫做『病急亂投藥』這一服藥究竟中用不中用，他們還來不及研究哩。更有一部分的學者，引用了些東方思想的零簡斷片，當作他們學說的佐證，這一類的東方學研究者更不用說是全不懂得東方了。

西方人眞想瞭解東方，第一必須具有客觀的無利害的態度；第二必須具有抒情詩人的同情的心。要是不然，單從物質方面去追求，是不能捉住東方人的心的。在歷來到過東方的許多西洋觀察家中，能和東方神契靈化的，只有現在所介紹的 Lafcadio Hearn 了。他是對於西方的『東方的解釋者，』他是從

情緒方面解釋東方，而不是單從物質方面解釋的。所以到了後來連他自己也東方化，變成了一個慈祥文秀的小泉八雲了。

＊　＊　＊　＊　＊

Lafcadio Hearn 於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希臘伊阿寧羣島 (Ionian Islands) 的萊夫楷地歐 (Lafcadio) 後來就拿這萊夫楷地歐當作他自己的小名。他父親是愛爾蘭人，是一個軍醫官，於英國佔領伊阿寧羣島時，留駐在那邊，和島上的一個希臘女子結婚，便生那海爾痕。海爾痕的父親的先世據說還是中世紀的浮浪民族 (Gipsy)，所以在海爾痕的血統中實含有浮浪和江湖藝術的氣質。

海爾痕稍長，便被他父親帶到了愛爾蘭去進杜爾漢 (Durham) 的烏騷天主教會學校 (Ushaw Roman Catholic College) 裏讀書。他的父母在他十幾歲的時候都已故了，他便成了一個孤兒。在十九歲，他因為生活困苦，旅行到英國去。海爾痕飄泊的生涯便是這樣的開始了。



小泉八雲及其夫人

『好，年青人，你到這裏想幹些什麼呢？』

『我想從事著作，先生。』

『真是罪過，我勸你還是先學一點賺麵包的本領，然後再去試着著作罷！』

這是在到了新大陸的辛辛納替 (Cincinnati) 三個月之後，青年的小泉八雲和一家印刷店主人華德金初次會面時的談話。華德金是一個慈祥的英國出版家，他見了這伶仃孤苦的少年，就答應扶助他，叫他在印刷鋪裏住下。他的職務是整理稿紙，抄寫文件，此外還要拖地板，揩窗戶和執一切的勞役。膳宿是都由印刷鋪供給的，只是沒

有工資。在這期間他受了華德金的輔導，學些新聞智識，不久便在辛辛納替的一家報館裏做一個新聞記者。

有許多人都說海爾痕是帶着病態心理的，——其實凡是天才多少都帶些病態，他的一生很有幾椿踰越常軌的事情。他在辛辛納替就愛上了一個黑種女僕，和她非正式結婚。有人說海爾痕的天性是愛好有色種的婦人的。但其實呢，他也和一切的天才一般，是一個社會的叛徒，他以為社會上一切階級和種族的差別都是不自然的，唯戀愛則爲尤然。但因了這事他便受當地輿論的抨擊。當時法國頹廢派的思想盛行，許多戴道德假面的批評家把海爾痕也歸入頹廢派當中，大加非難。於是他不能不離開辛辛納替去繼續他的飄泊生涯了。

在新大陸各大城市飄泊了數年之後，他到了一八八一年在紐阿林斯 (New Orleans) 任 “Times Democrat” 報的編輯員，“Times Democrat” 是美國南部最大的報紙，他在那家報館裏擔任文藝欄的編輯，這時候他開始發表了許多作品。而最受讀者的讚賞的是當代法國作家 Gauteer 莫泊三等人的作品的翻譯。這時他的生活漸漸安定了，他的文學名聲也大起來了。許多著名的英國雜誌報章裏時時有他的文章，許多大報紙也都請他當通信員了。

一八八七年，海爾痕被 “Times Democrat” 派赴西印度羣島擔任特約通信員，在那溫煦的熱帶海島上他過了兩年的生活，在那邊所搜得的材料，後來寫成了一册法屬西印度二年記 (Two years in the French Indies)。

西印度住得不耐煩了，他總又引起遠東的游興。一八九〇年日政府維新變法，頒布憲政，日本的政治漸引起歐美人的注目，美國的 “Harper's” 報便聘請海爾痕到日本去充該報通信，海爾痕欣然而往。但從這一次之後他便永遠和西方文明脫離，永遠變成了一個遠東的羈客，他在那時也是夢想不到的。

初到東京的時候，日本給他的印象却寫在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裏。以後他在山陰道北部濱海的松江去當松江高等學校的英文教師。松江是日本古代的名都，留有佛教古跡，海濱風景更非常秀麗。海爾痕在此受了東方民族和宗教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從此時起他便逐漸地日本化了，他漸漸的拋棄基督教信仰，改信佛教了。他到日本不久，即有終老於日本的決心。所以到一八九一年他就和一個年青的日本姑娘結婚，不久生了一個兒子。結婚的原因是因為海爾痕的體氣太弱，

時時生病，所以不能不找一個溫柔的女子看護自己。他是很愛日本女子的，在他著作裏有許多讚美日本女子的話。他和他夫人雖然言語不通，可是感情却好得很。

到得日本未久，海爾痕因爲和 Harper's 報意見不洽，辭去了職務。後來因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的介紹，任數處日本學校的教員。張伯倫教授退職後，就推薦海爾痕擔任帝國大學的英文學教授。他在帝大的講義，後來集成一鉅册，題曰文學與人生 (Literature and Life) 此外他著了許多研究遠東風俗人情的書，最著名的是"Out of East" (1895)，"Kokoro" (1896)，"Gleanings in Buddha Fields" (1897)，"Exotics and Retrospections" (1898)，"In Ghostly Japan" (1899)，"Shadowings" (1900)，"A Japanese Miscellany" (1901)，"Kotto" (1902)，"Japanese Fairy Tales" (1903)，"Kwaidem" (1903)，此外還有一部"Japan: an attempt to Interpretation" 是他死後才發刊的。

海爾痕到晚年，入了日本籍，幷改了日本名，叫小泉八雲(Yakumo Koizumi) 於是一個飄流的愛爾蘭人，完全變了日本的臣民了。在他將死的二年中，他因爲身體不好，辭去大學教職。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東京逝世，死時年五十四歲。他生時歐美人很少知道他，到歿後他的介紹東方生活的著作盛行於西方，他的文學的功績，才爲全世界所公認。

* * *

小泉八雲是近代希有的文學天才。他的感情是非常柔嫩的，創作力是非常豐富的。他的數十册的筆記，差不多全是些美妙的散文詩。因爲他略帶些病態，所以就有些不解文藝的人稱他爲不道德的作家。但是在他死後，英文學界中，却一致承認他是一個不朽的散文詩人了。著小泉八雲傳記的美國畢斯蘭女士(Miss Bisland) 稱他爲文壇裏的一個巨星，這委實是名副其實的。

畢斯蘭女士稱小泉八雲和法國的盧梭一般的偉大。但是他們兩人的造就却是不同的。小泉八雲算不得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並不能喚起思想界的新運動，他的天才的發展，只限於他的心境之內。用了抒情詩人的眼光解釋信仰和思想的情調和方法，這是小泉八雲獨特的幹才。此外他對於東西文明的演繹的推論，却太保守的太偏於主觀的了。總之小泉八雲的天才是

主觀的，他的作品的外部的觀察是內觀的結果。他的富於同情和鑑賞力的心是一面晶瑩的鏡子，外部的物象只要在這鏡子裏一映照，便纖毫畢露了。

他不愧爲東方文明的最偉大的解釋者，而尤其是日本的解釋者。日本好像是天造地設的小泉八雲的家鄉，他一到就熟識日本了。他不但把日本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介紹到西方，而且也把日本的心——遠東民族的心——都介紹給西方了。他所慣習的尤其是那平民階級的日本人，他承認『那些披簑戴笠，耕田，養蠶，織綢的農人，却是這奇異的大帝國的基礎。』

小泉八雲沒有到過中國，但對於這日本文明的母國却很有研究的興趣。"Chinese Ghosts" 就是一部介紹中國神異故事的著作。

東論談一

德皇的追憶錄

德國前皇威廉第二最近著了一冊追憶錄，在英美兩國出版。內容是追記大戰前後的歐洲政治外交內情。威廉第二是對前次大戰以及近數十年來的歐洲事變直接負責的一個人物，他那部著作當然是極有價值的近代歷史資料。所以出版以後銷路很大。威廉第二竟因了這一部著書，得到二十五萬美金的版稅，這是從來的著作家得未曾有的大報酬了。本誌現在已預備把此書譯出，大概不久可以貢獻給中國的讀者了。

在美國發表德皇的著作的紐約太晤士報批評這部著作說：『這部書是宣傳德國的共和制度的一部最好的書。』又說：『凡讀這部書的，無論是誰，都會得想到把這一種人放到這一種政治地位裏的政治制度是根本的不行的；現在在柏林的新政府雖然軟弱點，近視一點，但是比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前的德國政府總好得多了。』這樣看來，德皇是想給自己辯護，但在實際上不過是『欲蓋彌彰』罷了。(魯)

華萊斯的達爾文主義

周建人

一

阿弗雷特華萊斯(Alfred Russel Wallace)生於一百年前的一月八日，死了也已經十年了，他是與查理士達爾文不謀而合的唱道自然選擇說的人，達爾文死後許多自然學者都依附於他的派下；一方面也由他一人，獨當反對達爾文派的掊擊了。只有新達爾文派的健者，如德國的懷斯曼的學說，却給他一個很有力的維持。

讀過達爾文的著述的人，都知道他的自然選擇的理想，是受馬爾塞斯人口論的影響的；現在我們且看華萊斯怎樣得着這個概念呢他自己曾這樣說：

『一八五八年二月間，我住在摩璐嘉斯(Moluccas)的退納脫(Ternate)，遭間歇熱的猛烈的襲擊；一日正值發冷的時候，緊裹着被，臥在床上，問題又自行來到我這里，使我想起『積極的遏制』(Positive Checks)，這句話來了。這是馬爾塞斯在他著的人口論裏說的，我在幾年之前曾讀過這册書，遂留一個極深而且永久的印象在我的心中。積極的遏制繁生的事件，便是戰爭疾病，饑饉，以及類似的事情，我以為這在動物界，與在人類是一樣的。隨後我還想到動物蕃生這樣快，遏制作用的在動物，必定比在人類更其猛烈。正在模胡的沉想這事的時候，『最適者生存』這個觀念，我忽然間覺到了——那被遏制而亡的個體，必定比能生存的個體為劣。在這兩點鐘內，我的發冷還未過去，我差不多把這學說完全想出了。當晚我便把大要記下來，接續的兩晚上的功夫，我就把全文寫出來了，次日遂寄給與達爾文先生。』

這便是達爾文與華萊斯兩人聯合着發表自然選擇說的原因。

這時達爾文已早想到自然選擇的理論，而且已着手工作；只是他的著作的總論的物種由來却還未出版，所以華萊斯以爲是新的了。

二

華萊斯的修學情形，與達爾文也很有相似的地方。華萊斯誕生在英國蒙謀省(Mon-Mouthshire)的烏斯克(Usk)。他沒有多大的家產可以供給他專門研究學問；所以他年幼的時候，僅在一中學校中讀過書，到十四歲即跟從他的長兄學測量。次後他遂做了一時期的測量師，及學校教師。這學校是在立雪斯得(Leicester)因此得與後日旅行的朋友亨利培芝(Henry Walter Bates)相認識。到二十六歲，遂與培芝往南美去旅行，



阿弗雷特華萊斯

採集標本，并且擬售賣採得的標本以貼補旅行費。他當初係醉心於植物學，日後乃漸傾向於昆蟲學了。除却馬爾塞斯的人口論，賴愛爾的地質學原理及查白士的創造的殘迹(Vestiges of Creation)是他深受印象的作物。

他與培芝的旅行不久便分作兩路進行，華萊斯取道亞美松(Amezons)的北部及其支流一帶，培芝則從其正流進去探求，逗留在那裏，直到一八五九年，華萊斯則於一八五二年便離去了。二年之後，華萊斯又向馬來羣島(Malay Archi Pelago)進發，在蘇門答拉(Sumatra)及新幾內亞(New Guinea)一帶探究，在那裏逗留了八年之久。他的重要著作亞美松旅行(Travels on the Amazon, 1853)及馬來羣島(The Malay Archipelago,

1869) 卽成功於這兩次旅行的。

他在薩賴華 (Sarawak) 作的重要的論文——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在一八五五年的某自然史學報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Sep. 1855) 終於發表出來了。這篇論文，很引起當代自然學家的注意，達爾文的與他通信做朋友，卽由於這篇論文的紹介的力量。

三

華萊斯一生的重要作業，除以上所說的以外，便是一八五八年在退納脫地方熱病中發見自然選擇說了。

他因病而憶起馬爾塞斯的人口論中的話，再因此而想到最適的生存，這在第一節已經說明了。他當下費了幾黃昏的功夫，做成的那篇論文，題目便是"On the Tendencies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 他寫成以後，將這論寄給達爾文，幷且問他對不對，如果對的，那麼請他轉寄給賴愛爾 (Lyell)。

這信和論文寄來時，正值達爾文很不幸運的時候，他的幼兒前日患猩紅熱死了，一個女兒又患了白喉，達爾文遂很急促的卽日封好那篇論文，寫了一封信，一併寄與賴愛爾，信中說些論旨與他的意見非常相合的話。這是六月十八日的事。到七月一日，因賴愛爾與萏克爾 (Sir Joseph Hooker) 的忠告，遂將這論文與達爾文的摘要連合着在林那學會提出，很明白的說明物類生殖既多，而食料有盡，遂起生存競爭，於是所得到的結論是『能够長久存在的，只有健康與體力最完全的；……最弱的，比較的不完全的，必定常常死亡了。』

自然選擇說一出，與以前多數人崇信的賴馬克說，根本上全然不同；照自然選擇說解釋起來，『鷹與貓屬之所以有强力銳利的爪，不是因那動物的意志而生，也不能因物類的意志而增强，無非那早先的，還沒有進化到成今形的鷹與貓的各變體中，能够攫住食物的力量愈强的，愈能够長久生存罷了。芝獵狐的長項頸，也不是因爲要想去喫高的灌木枝上的葉片，只管伸他的項頸而引長的，只因爲他的祖先的各變體中，項頸生得長的，比較容易得着食品，遇到饑饉，比項頸短的更便於生存罷了。』

四

華萊斯雖然是達爾文主義者，曾經與達爾文合創自然選擇說，但他的達爾文主義不是達爾文自己的達爾文主義，我們不能不把兩人的不同點在此說明一下：我們應當知道，華萊斯的思想，一部分是後於達爾文的思想，日耳曼的生物學家懷斯曼的教義，達爾文不及聽到，而華萊斯則知道得很詳細的。在達爾文的著作中，感應性能否遺傳和有何等大的力量，還成一個問題，他則把賴馬克的感應性的遺傳，及蒲封的環境直接影響於遺傳上之說一概都不容納了。

他與達爾文的達爾文主義的不同處，重要的，除卻他認自然選擇是使物種進化的唯一原因，與達爾文只認為主要原因的一點之外，達爾文以為人類的進化也由於自然選擇的作用，而他則以為唯有人類的進化卻不能因自然選擇的作用所致，還有別的要素在那裏。

華萊斯既認自然選擇是物種進化的唯一原因，因而與達爾文自己的學說，在在發見不同處。例如多種鳥類，雄的常比雌的美麗，這個原因，據達爾文說起來是因為兩性選擇的緣故。鳥類一到交尾期，牡鳥向牝鳥去求婚的時候，他常常自己誇耀他的羽毛的美，或者唱歌跳舞去獻媚雌的，雌的則選擇其美的來配合了，因此美麗的儘先得着了配合的機會，而能夠繁衍他們的子孫。如是代代相沿，於是雄鳥遂代代趨於美麗了，這便是達爾文解釋雄鳥之所以美於雌鳥的兩性選擇說。華萊斯對於這個原因，卻用自然選擇說來說明。他說，母鳥因為有產卵及抱覆的職任，在這時候，如有顯明的色彩則易惹敵種的注目，很不利於生存。抱卵的時候，羽毛愈是沒有色彩的，則愈加隱藏，母鳥的生命乃愈安全，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她的顏色不如雄的鮮美了。

華萊斯一方面以自然選擇解釋各種生物的進化，一方面卻以為人的進化，不當純以自然選擇之理來說明。他以為人類的肉體方面的進化，固是不外自然選擇的公律，但人類的精神與智慧的進化，則別有原因了。他說『必須別有一個起源，這個起源我們只能從不可見的精神界中去找尋原因了。』

他與達爾文的意見的不同處，在達爾文主義(Darwinism)裏說得很詳細，現在卻不及細說了。他一生著作很多，重要的除卻以上所說的亞美杜旅行，馬來羣島之外，又有動物的地理分佈(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1876)神異與近代精神主義(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1881) 較近則有奇異的世紀 (The Wonderful Century,

1899) 人在宇宙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the Universe, 1903),及自敍傳我的生活 (My Life, 1905) 及生命世界 (The World of Life) 等。最後一種已譯爲中文,早先係廣學會出版,出版在尙志學會叢書裏的一種,譯本名叫生物的世界。

華萊斯是富於創造精神的,他的作業的方面極廣大。一生寧息的時候很少,除亞美松及馬來羣島著名的旅行之後,又有數次的短期修學旅行。有許多地方,他都住過。一八八〇住在哥達明(Godalming)的時園中種植物千數種,都是他自己經營的。他與植物學家密登(Mitten)的長女結婚時已經四十多歲了。

因爲他盡力於科學的勞績,曾得皇家學會的獎牌及格蘭斯頓的獎金(一八八一年)又受杜伯林大學法學博士(一八八二年)及牛津大學民法博士(一八八九年)的學位。

希臘前王康士坦丁之死

一月十一日電傳前希臘王康士坦丁死於意大利之西西里島,此即王去年被革命軍放逐遣戍之地也。康士坦丁兩即王位,兩遭驅逐,卒至身死異地,帝王末運,洵可哀矣。

大戰時王主張加入德奧方面,然爲威內瑞祿一派所反對,因被放逐,此蓋一九一七年六月間事也。然而戰事終結,王黨勢力復盛。一九一九年十月希臘王亞歷山大又忽被猿嚙致死,國內大起紛擾,王位問題不能即決。康士坦丁之復位運動乃愈益猛烈。適十一月十四日爲希臘總選舉之期,選舉結果,威氏派僅佔一百五十八票,而王黨則佔二百五十票之多數。於是威內瑞祿既與選舉之失敗同時下臺,復辟派乃往迎康士坦丁。於是王遂於十九日受雅典人民之熱誠歡迎而歸國矣。登位後即下詔聲明:此後對於土耳其當執強硬之態度。

然不幸自與土軍開戰以來,希軍不能取勝,且至去年夏季,土軍驟取攻勢,希軍連戰連北,至全部退出小亞細亞而後已。此一役也,希王之威信頓失,已不能安於其位,故陸海革命一起,王遂於九月二十七日下詔退位矣。退位後即至意大利西西里島。本年一月十一日因患中風致死。(志)

■ **民國財政史**

賈士毅編

洋裝二册　定價八元

近年來我國財政。因時變遷。而坊間印行財政各書。非東爪西鱗。即遂譯外籍。欲研究財政者。每苦無按時立論之參考書。陽羨賈士毅先生。爰搜集近年擋案文牘法令章制以及各家著述編輯成書。共分六編。凡新舊預算之盈虛消息。財務行政之策劃因應。莫不依類纂入。既可供學問上之研究。又可資行政上之考證。至敘事簡要。議論平實。尤其餘事。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故鄉帶來的禮物

佷工

『你倒很舒服！』他開口就是這樣地說了一句。在他把我從頭頂至脚跟打量了一過之後，並帶着一種苦笑。我很詫異地還沒有開口，已覺着有一種不可堪的苦痛來襲擊我的心的深奧處了。因爲我已經有了五年沒有同我的故鄉相見；今日忽然看見一個遠從故鄉而來的人，回憶這五年來離別的寂寞，淚珠兒已滾到了眼簾前面了。幸喜他很機警，馬上就把他那種苦笑轉成一種得意的樣子，繼續地說道：

『好，還算好！至於你家裏的人，也還個個都好，雖然鄉下大局，這幾年來糜爛到十足加一！……你們倆在這里想必人都很好，很舒服，如住在世外桃源一樣，享不盡的淸閒福！』

他這樣地說了，我還是沒有開口，因爲我要說的話，實在太多。說那一句起首好呢？在這個很匆遽的一刹那，未免成了問題了。雖然我很知道他的詞句裏面帶着有極鋒利的刺芒；雖然我很知道我們鄉下已經經過了一個曾經成了土匪的世界的時期，以後又遭了幾次軍隊的蹂躪，那種情景。

『你老來得正好！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們正念着家裏呢！』她，我的同伴端了一杯茶遞給他說。『幾千里外看見你老，一個故鄉人，就好像是到了家裏一樣哩！……你老快請坐，休息休息，……只要家裏的人個個都好，……你老來了，眞正好極了！眞難得！』

他接了茶喝了一口，隨坐在椅上。室中暫時地沉寂了一下，他的眼只不斷地注視着在我和她的身上。這時我忽然記起他的歷史來了。他在我們鄉裏是個廣有財產的人，然而又是一個頂出名的吝嗇者。他家裏的財產是怎樣得來的呢？外邊人有些都不曾知道。有人說是他的祖父和他的父親勤儉得來的；有人說是他家裏得着一宗橫財，在院子裏挖出一罈雪白的銀子；但這都是傳說，未必靠得住。『他家發財的原因，是用了兩個極祕密

的方法，外邊人是無從知道的。』她有一次告訴我說。『什麼樣的兩個極秘密的法子？你怎麼會知道？』『唉，這有什麼不知道呢？「十七兩稱起進，家家恨；九十合量起出，家家哭，」這在我們鄉下早已成了一個歌謠，差不多人人的小孩子都會唱，就是指的他家的事。他家有一條稱，是空心的，裏面灌有些少水銀。自然，水銀在那中間是容易流來流去的；凡貨物買進時只須把稱尾略低些，水銀流在稱尾，於是沒有十七兩就不能到一觔了。又有一只斗，斗底內有一個活動的碗大的木錐，量出時就安在裏面，自然要把斗中的位置佔了好些，一斗穀子，雖然不到少了十合，但是買穀的人拿回家去，總要少好些；當量穀時斗口還是滿滿的，足以使人心滿意足。這兩件東西都是他家傳家之寶呢！』這是我同她平時偶然的談話，我現在在這忙迫的一刹那，都記憶起來了。

『你老人家裏都好？』我終於開了口。

我爲什麼要這樣問呢？我還是去年得的消息，他已經當了一回羊牯，被土匪弔去了，而且他的兒子，除了一個老三在學校裏唸書，老大老二老四都被當做小羊牯弔了去。這次的結果，聽說他家拿了五千[illegible]光洋才把他們父子四人從匪口裏贖出來：他這樣的損失，可算從來第一。因爲他是從來不喜歡浪費的，就是他的老三在學校裏要學費和買書籍的開銷，有時他都不情願給。而且還要說那里讀得如許的書？需要這麼多的錢？但是這回也就不得不白光光的一五一十地拿出來了。土匪收受了銀子對他說這是『打富濟貧』，叫他不要見怪。他得着這種教訓，也算是從來第一罷。

『好？——僥倖！僥倖！幾乎……』他用着煩惱的語氣頻頻搖頭答。

『但是——只要……』我打他的話說。

『是了！只要人口好！』她也插上一句。

『可是映軒死了！很慘！』他帶着悲聲說。

對了，映軒是他的兄弟，確實是死了，被土匪殺死了；也是同他一個時候捉去的。他兄弟的家產比他還要多，吝嗇的脾氣，也要跟着比他加高幾倍的程度。那怕他的穀子有一倉沒一倉地陳了十幾年，甚而至於腐爛了，但是他總非等到價錢極高的時候不願糶散一粒的。這時我又記起映軒的故事來了。有一年我鄉正當年歲頂饑荒的時候，鄉裏各家所有的穀子，大概都糶完了。只有他還陳着有幾倉的穀未曾開糶，大概是嫌價錢太低了些

罷！然而當時通行的價格，已經較尋常超出到三倍，每石穀子已經賣到五千多文，可是他還裝出沒有穀的樣子來。人家要想糴他一石穀子必得要拿了八千錢，於晚間人靜時，到他家裏的後門邊去接。當時懷恨他的人，就把他那種情形控告於本地方團局，局裏的紳士把他捉了去，老不客氣地打了二百板子，罰他三百石穀子來賑濟貧民。這回以後，他的吝嗇的脾氣的程度，人家都望他減低些，但是他呢，不但不因此減低些，而且比從前更加增進了些。以後遇着饑荒的年歲，他簡直一石穀都不肯糶出來，只眼睜睜地看着人家餓得要死。去年土匪捉了他去，原來不想治死他的，只要他把他由刻薄吝嗇所得來的財產和盤拿出來。不過因爲他的態度太強硬了；他家裏也以爲土匪是慣會使用恐嚇手段的，不必理會，自然要放的。所以就得到這樣結果，後來土匪把他的頭顱用一個箱子裝着送回他家，於是他家裏方始備銀把他的屍體贖回去。這一回事我終於記起了。

我瞪着他沒有開口，但也不知道怎樣開口好？

『唉，——我祖父以來的家業……』他接續長嘆一聲說。

不錯，家業？祖父以來的？他提起這話，我便想到了那『十七兩……九十合……』的歌謠來了。頓時我心裏便起了一種厭惡心，心想要說了。『什麼家業！你祖父以來造的罪惡罷！』但是又不好破口說出來。反是那種敷衍面子的話倒不得不說了。

『有什麼打緊，只要人……』

『你曉得我祖父以及我的父親，一班前輩，對於這點家業費盡了幾許的心血……而今敗到這個境地！人呢，也被慘殺了！……眞是人財兩空！還有什麼？……』他繼續不斷地說着，頻頻搖頭。這時他已經從行李裏面把他自己從家鄉帶來的旱煙袋取出來，含着，一面又從懷中掏出一枚煙捲裝在煙斗裏。我給了他一個火。他把煙抽燃了，還是繼續地說着。

『還有什麼！人也死去了，家產也耗光了！……』

『那末軍隊呢？土匪這樣厲害！』她在旁插了一句。

『軍隊？——？你的產業還要光得淨些！快些有了——』他說到此地轉了詞氣問我道。『你知道我這回到此地來的意思嗎？』

『我知道，前日知道的，家裏有信來說您要來這裏遊玩。』

『對，遊玩也是我的意思。我有這個意思還是在五年以前呢。但假使軍隊只勸捐我三次，甚或四次罷，也未必今日便能得到上海！……』

『這樣看來，有錢的人——』我打斷他的語句。

『不見得，現在民國時代應該是例外。無錢的人，也不見得就能高枕無憂：……呵，唉，禍喜的房子被燒了！』

在我們鄉村的出口大路旁邊的一株老梧桐樹下，有一所破舊的半瓦半茅蓋的房子。小小雜貨店的舖設貨物雖不十分齊備，平時來往的人卻是川流不息的。三五人聚集閒談，或暑夏在梧桐樹下乘涼，來者尤多。我在家時每日至少也要去過兩三趟。

『燒了！——土匪？還是——？』

『不，土匪倒決不擾害貧窮的，他們是一夥子，……』

『那末，是打土匪的軍隊哩！』

『自然，還有什麼不是的呢！唉，可憐保三竟至死了咧！』

『嚇，保三死了嗎！』

剎時一個黢色的臉兒嵌着兩隻大的眼珠而且很矮小的影子顯現在我的前面了。我在小時曾同他在一個學校讀書。他的天資實在比我聰穎得多，可惜後來竟因為貧窮的壓迫，把讀書這樁事停止了。有一回我在放學歸家的路上遇着他，我問他為什麼不來上學了。他很羞縮又很遲疑地望着我的書包。我問他是你的父親不給你買書包嗎？的確，他自進學校以來到他停學為止是沒有用過書包的，兩本教科書，夾在脇下；一塊石板，一方硯池，都是端在手裏的。但是他說不是是他的父親不准他讀書。我說為什麼不准呢？他說父親說是天下許許多多的人都不是盡讀過了書才生活在世間的。讀書是有錢的人的面子，我家裏本是沒有錢的，不必跟有錢的人家一樣。他說完就不聲不響地走過去了。這個映象現在一幌就到了我的眼前。

『怎樣死的呵？』我接連問了他一聲。

『唉，慘得很！』他嘆了一口氣說。『正是十二月三十日過年的那一天，忽然大家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說土匪將在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來襲掠我們的村子。一時我們村子上的人嚇得魂飛魄散，手忙脚亂，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從村子後面逃將去。你是知道的，我們村子後面是高山，樹林又密，人躲在裏面是不容易找尋着的。有幾回軍隊經過我們村子裏，婦人們小孩子們，都是把那里當作避免恐懼危險的一個安樂窩的。當大家開始向山林中逃跑的時候，大家都把預備拿來過年的食物，用具以及銀錢積蓄等隨帶在身邊，恐怕留在家裏被土匪搜括了去。我們爬上山的時候，天氣還沒有黑，我在山嶺上從樹梢邊望，還見村中的人接二連三地從村子出來，直奔向山中而來，好似已經投了宿的鳥雀又被什麼猛獸趕走了一樣，怎能捨得離

開那樹枝上的窠呢？到現在想來，還未免爲了大家傷心起來。……
……』

『眞正是可憐……然而也沒有別的法子想呵。』她坐在旁邊插了一句。

『有什麽法子好想呢？』他又換上了一枚煙捲。『各人只好聽命運的支配罷了。……好，不幸的命運，果然到臨了。黃昏以後，不到半點鐘工夫我們村子裏忽然火起了。當時躱藏在山裏的婦人小孩們都駭得哭了，然而又不敢哭出聲來，只嗚咽地說着「我們的房子燒了！我們的房子燒了！」我輕輕地爬在一個露出樹林的巖石上去望了一望，才看出那燒着的正是福喜的房子。一時只見火光燭天，火星爆裂的聲裏雜着喧嘩的人聲和槍聲……』

『哎呀，會有槍聲……！』她又插上了一句。但我並沒有做聲，實在也不好怎樣做聲。只呆呆地望着他說個不休，在他那種又憤又激的言語中，知道他所感受的壓迫與恐怖已達了極點。

『槍聲，可怕的槍聲！』他繼續地說，手中煙管幾乎抖戰起來。『……這……這還不要緊！原來距離我們還遠。但是，啊呀，可不得了，我們這邊林子裏忽然也起火了！……』

『哎啊……』我和她齊聲嘆了一口氣。四隻眼睛的光線直射着他。

『眞可不得了！怎樣凶險呀！你道這是土匪放的火？還是—』他的眼睛也直瞪着我們。

我們倆沒有回答。

『那知道這完全是軍隊來了！你們想這時躱在山裏的婦人小孩們怎樣地恐怖？怎樣地發出那種「天呀；救命呀！」悽慘不忍聽聞的哭聲喊聲？怎樣地被軍隊從林子裏趕出來在一塊草坪裏遇那豺狼般的吞噬的搜刮的手段？……那眞眞我到現在連設想的力量都拿不出來了。可憐！保三手裏捏住三百枚銅子，兩塊袁世凱光洋，是他一年的辛辛苦苦的勞力所得來的，他那裏肯白白地丟掉給一班如狼似虎的軍隊！在他在火光底下看見一個雄糾的兵士已經把他妻子懷中所抱着的衣服和他小孩子手中所提着的一些魚肉奪了去，再加上他的小孩和他的老母親被那槍托衝了幾下的時候，他不由得悲憤地叫了出來，「天呀，我們造的什麽孽？孽該這樣處罰呀！」這是眞的！一個兔子到了被獵狗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他也會反轉來同那獵狗反抗起來，雖然他一點力量都沒有，可惡的兵士竟因他的喊叫

注意到他了。起初是罵了一聲「混蛋，該殺的，你不認得老子！」接連就是兩槍托正衝在他的胸口上但是他氣不過，罵了一句「橫蠻的鬼」把那銅子洋錢丟在地上便奪住那槍柄在手。一推便把那兵跌倒；待他要舉起那槍去刺那兵時，另一個兵拍地一聲從他背上穿了一個洞，他就在那羣衆大呼「天呀，救命呀」的聲中倒在地上了。那兵爬起來奪回那槍卽用刺刀在他身上亂砍亂刺，差不多要砍刺成了肉醬的時候，就把那地面上的銅子洋錢拾去跑了。你們說多慘呀，當時婦人們小孩子們以及大的男子還那一個面上有人色？都嚇得如死屍一般，只是機械一樣地叫着「天呀，救命呀！天呀，救命呀！」……這種聲音，現在還在我腦子裏沒去掉呢！』

他好容易費多大的氣力才把這一段最慘又最可怕的故事說完，我和她好容易也才把他這個故事聽完。聽到最末，心中頻頻抖戰，幾乎支撐不住了。我想人類這種抵抗的力能存在弱者的心裏便是一點也能得到他最後的精神上的勝利，雖然保三已成了肉醬我敢說他的精靈已經得救了。但是這是不能對一個剛從故鄉而來的人說訴的呵！

『其餘的人怎樣了？……』她的聲音裏好似有無限的悲哀

壓住她底心了。

『其餘不過免得一死罷了！銀錢當然搜刮去了！婦人孩子們身上腦上的裝飾當然是搜刮去了！稍微好一點的衣服棉被他們是用得着的，當然是搜刮去了！大衆過年的夢也可算是醒了……』

『沒有受傷的麼？』她焦急地問。

『最少也要餉你三槍托，如果你的什物不肯拿出來，或者拿慢了一點。這個情形你想……』

我說『這眞太橫暴了。後來究竟怎樣哩？』

他這時又換上了第三根煙捲了。我給他一個火。他用力吸了一口煙說。

『那夜的哭聲，喊聲，槍聲連續不絕地一直到天明時爲止。你們想怎麼樣收場的？……到天明的時候，他們便嗚號把隊伍歸攏來。那隊長就說要找地方紳士說話。這時有那一個人敢出頭呢？後來他們仍舊在山中搜出一個稍微識得幾個字的人，逼着他寫了一個證書。證書是他們自己起草的，上面寫的是：

「月日本村被土匪刧掠，幸得陸軍第……隊長魯□率隊防禦，魯□隊長治軍嚴明，秋毫無犯，本村得保安全，皆我賢明仁愛之

隊長之賜也，村董及鄉民等三百餘人同押。」

隊長拿着這個證書兵士們挑着或揹着所有的財物，數聲響號，開隊走了。賸下來的只是哭聲，喊聲，血與肉，死骸，燒掉了房子的焦土與煙霧，恐懼與悲哀！……』

暫時沉寂了。這時我們三人雖然處在這間很小的客房裏，但從故鄉所帶來的恐怖與悲哀，竟充滿着這無限的空間。

她說『這世界眞不知要被他們弄到什麼田地才甘休呢？這樣下去，眞是不了的呵！』

『他們去了第二天就來了一位夏營長，說是塡防的。』他全沒有理會她底話，只是繼續照着他的意思說。『好了，當天上午到的，下午便差四個籌餉委員親臨各住戶的門，說是爲地方謀幸福，防禦土匪地方是你們的地方，錢餉當然應該你們地方人負責的。……呃，對了，不錯！前天晚上的哭聲還沒有止呢！幸福是什麼？我很想問他們了。……但是後來想想，還是犯不着向他們去碰釘子，而且祖業已經是衰敗到了極頂，無論如何也是挽回不轉了的，索性讓命運來支配去罷！所以我就決計想到外面來跑一趟，我把恐怖與悲哀一切未來的可怕的命運都交給在家裏了！……』

他這樣說着，用了深深感覺苦痛的聲音嘆息了一回，又搖了幾次頭，好似他已經從恐怖與悲哀的醉夢裏面澈底地清醒過來，對於人生有了很高深的了悟的樣子。

我心想對他說『你已經把那些東西從故鄉帶來了！』

文藝

美國的詩雜誌

近年美國的文藝運動，有偏向於詩歌方面的趨勢。詩集和詩人評傳出版得很多。專門介紹詩歌的定期雜誌有詩學(Poet Lore)詩 (Poetry) 韻律(Measure) 抒情詩 (The Lyric) 聲 (Voices) 抒情的西方 (The Lyric West) 現代韻文(Contemporary Verse)美國詩雜誌(American Poetic Magazine)捉摸(Caprice)逋客 (The Fugitive) 等數種，合計每月可銷得百餘萬册。此外各大日報中每日亦都有關於詩的專欄。從一般讀書社會的好尚看來，美國在現在眞到了詩的復興的徵候了。

街之歌者

小泉八雲著

愈之譯

一個婦人帶着三絃，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陪伴着，到我的屋子裏來唱曲兒他著着農家的服裝，一塊藍布兒裹着頭。她本來就生得怪醜，又加上了滿臉的天花瘢，所以是醜陋的不堪了。那孩子却捧着一大捆的印成的曲本。

隣人們——許多近處的『隱居達』（註一）——都趕過來了，他們閧在我家前面的天井裏，——大半是些年輕的母親們和看護孩子的姑娘們，他們都把孩子們背在肩上；但是也有年老的婦人和男子們。還有些人力車夫也從隣街的停車場趕了過來。現在，在大門以裏早已是擁擠的水洩不通了。

那婦人在我家門口的堦沿上坐下，把三絃的調子和好了，先彈了一個楔子——於是聽衆竟像着了魔似的；他們都帶着微笑，面面相覷的驚異着。

因爲從那醜惡的怪模樣的嘴唇邊上，迸裂出一種神奇的聲音——是青春的，深沉的，難以言說地感觸的，而又是非常尖銳地美妙的。『到底是婦人呢，還是森林裏的仙女啊？』一個旁觀人這樣的問着。自然不過是個婦人罷，——但眞是一個很偉大的大藝術家啊。她那演奏樂器的本領，固然是最老練的『藝人』（註二）所要驚異的；但是無論那個藝人，怕都不會有那樣的聲調，那樣的歌曲罷。她唱出來的不過和一個農人所能唱的一般——那種音節大概是從鳴蟬和野鶯那裏學來的，——而那種分程，半分程，半分的半分程，也是西洋樂譜裏從來所不會寫下的。

當她唱着的時候，那些聽衆都默默地哭泣起來了。我分辨不出唱的是什麼，但是我覺得日本生活的悲和樂和苦，都從他的

聲音渡到了我的心底了，這聲音恍惚是在哀哀的追尋從來所未有的什麼東西似的。一種不可見的哀感，恍惚在我們的週圍聚集着而且戰慄着；已經忘掉了的空間和時間的感覺，混和着幽暗的感情——超越於現世所能記憶的任何空間和時間之外的感情——都重新喚回來了。

這時候我纔瞧見那歌女是一個瞎子。

曲子唱完了以後，我們便把那婦人喚進屋子裏，向她問了許多話。她的家裏在從前還算是殷富的，在做女兒的時候，她就學會了那三絃。那小孩子是她的兒子。她丈夫是病着瘋癱的。因爲害了一場天花症她的眼睛便瞎了。可是她倒強健的很，還能走很遠的路。當那孩子走得疲倦的時候，她還能把他背在肩上哩。她還能養活那孩子和病在床上的丈夫，因爲不論走到那裏，她唱着曲子的時候聽衆便都會哭起來。給了她許多銅子和食物……這樣便是她的歷史了。我們送了些錢給她，又叫她吃了一頓飯，於是她走了，那孩子引導着。

我買了那本曲子，是講近時一件男女自殺的故事的；書上面題着：『玉米竹次郎之悲歌，作者大阪市南區日本橋四丁目十四番屋敷竹中』這曲本顯然是用木版印的；裏邊附着兩幅小插圖。一幅是畫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一塊兒悲嘆着。還有一幅——是插在卷末的——畫着一只小几，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一頁開了封的信，在爐子裏燒着香，在瓶裏插着樒——那是佛教儀式裏所用的一種聖靈的植物，是專用以供獻給死人的。那曲本裏的直行的文字，印得非常潦草，看去和速寫一般，如果翻譯出來，就不過是這樣；——

『在大阪名都，西本町的一丁目——阿，「心中話」（註三）的悲哀喲！

『十九歲的玉米——那少年工人竹次郎一見就愛了她喲。

『他們訂了再世的盟誓——阿，戀愛着妓女的悲哀喲！

『在他們的臂上刺着一條龍和一個「竹」字——不會想到人世間的艱難喲……

『但是他不能給她付出五十五元的贖身錢——阿，竹次郎心中的難忍喲？

『他們倆便約着一同情死，因爲在這世上他們永不能成爲夫婦了……

『把後事囑託了她的同伴，——阿，和露水一般的他們的消滅的可憐喲！

『玉米喝乾了那死別時用的盛水的盃……（註四），

『阿，戀人的自殺的煩惱喲！——阿，他們的輕易棄擲的生命的可憐喲！』

總之這一段故事實在是平淡得很。便是那辭藻也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地方。這一件事實的奇異却全在於那婦人的聲音。自從歌女去了好久以後，那聲音恍惚還留着哩——不但是這樣而且還使我生出一種歡樂和悲哀的感覺，說也奇怪，我便只想把那種不可思議的調子解釋一下也不能夠呢。

於是我想起一樁舊事來了，這事情我到此刻才斷定下來：一切的歌，一切的曲調，一切的音樂其實不過是感情之原始的自然的流露之進化罷了，——這種感情的流露在當初不過是從悲哀喜悅熱情所激發出來的聲音，只有腔調而沒有詞句。後來人類的語言分歧了，腔調便也各各不同。所以有幾種曲子在我們聽去是很感動的，送到日本人的耳裏便覺得一無意味了；有許多歌曲在我們是毫無感觸的，可是對於某種人種——

那種人種的心靈生活和我們自己的心靈生活的差異，恰和藍同黃的差異一般——的情緒，却會發生極強烈的影響。……但是這又是什麼緣故呢：一首我所不曾學過的東洋的歌曲，一個盲目的東洋婦人所唱出來的一首平凡的歌兒，却能夠使我——一個外國人——受着極深的感觸？這是一定的，在那歌者的聲音裏也許有一種質素，超越在全個人種的經驗的總和之上——那種質素大概是和人類的生活一樣廣大和善和惡的智識一樣老舊罷。

二十五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在倫敦某公園裏，我聽得一個女孩子向一個過路的人說了一聲『晚安』。除了這『晚安』兩個字以外，沒有說什麼。我不知道她是誰：我甚至沒有見過她的面，以後那聲音我也不再聽得了。但是，過了一百個節季以後，這『晚安』的聲音的回憶還能夠引起一種不可思議的夾雜着愉快和痛苦的二重感覺的刺激——自然，這種痛苦和愉快的感覺不是屬於生存的我的，是屬於未生存以前的我的，是屬於前世界裏的。

一種偶然聽得的聲音却具有極大魔力，造成這種魔力的原

因，決不會是屬於今世的。這是屬於不可勝數的而且久已遺忘的世代裏。當然不會有兩個聲音是恰巧具有同一質素的，但是在表示情愛的語句裏，全人類幾億萬萬的聲音却具着共同的音調。記憶是能遺傳的；初生的嬰孩能瞭解母親的慰安的音調，便是一個證據。那麽我們對於同情愛憐憫的音調的智識自然也是能遺傳的了。所以在這遠東的城市中的一個盲目婦人的歌曲，在一個西方人的心裏，會引起一種比個體存在還更深切的情緒——一種過去的悲哀的含糊而又沉默的熱情，一種從不可記憶的世代傳下的寬漠而又纏綿的衝動，死亡了的人決不是全都死滅了。他們睡在疲倦的心和擾攘的腦的最幽闇的小室（亦可譯作『細胞』）中間，——只有在極難得的機會，在一種『喚起他們的過去』的聲浪傳出的時候，他們纔被覺察了。

（註一） Inkyo 日人對於家主及其親戚之敬稱。

（註二） Geisha 從事藝術生活的人。

（註三） Shinyu 即男女共同情死之義。

（註四） 日本習俗人死時飲水以訣別。

這一篇是從 Lafcadio Hearn 的小品集『心』(Kokoro)裏譯出。『心』是描寫日本人的內心生活的，這一篇是集中最著名的一篇，尤其是末了一段頗傳誦一時。在這裏可以看出小泉八雲的對於物質與記憶的見解。譯者。

新刊介紹

新廣東觀察記

書爲滇南李宗黃君所著。李君於民國十年以雲南市政廳長轉任軍府交通次長之職。留粵年餘，觀察地方一百餘處，閱參考書二百餘種，始成此書。故於政治，教育，社會各方面，所言無不極爲詳盡。其批評市政及省憲之處，態度尤極嚴正。內附圖表甚多，亦均有裨實用。論者謂欲振興地方自治須從調查入手。如李君之書，誠言自治者之導師也。每册定價一元，商務印書館代售。

小說

——世界名著——

共學社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名	著作者	定價	內容述要
復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三册二元五角	敍一少年貴族欲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其描寫之深切，讀之令人不忍釋卷．這書的背景是竭力描寫當時俄羅斯的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的醜惡．全書情節委婉，感人極深．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瞿秋白 耿濟之譯	一册 六角五分	共有托氏短篇小說十篇．是揀選最好的十篇，譯成一集．托氏壯年時所作與老年時作的迥不相同．讀此可以窺見作者思想演進之跡．
父與子	屠格涅甫著 耿濟之譯	一册一元	美國批評家 L. Phelps 評此書爲表現六十年前俄國政治家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一個不朽的藝術的作品．
前夜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一册八角	葉林娜是一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獨垂青於志士殷沙洛夫．經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甲必丹之女	希普金著 安壽頤譯	一册 六角五分	這書在俄國歷史上占極高地位．所敍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亦極深切．

趙閻王

洪深

劇中人物表

（以登台先後爲次序）

趙閻王

老李

小馬

營長

又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個

前清縣官

衙役多人

老者

婦人

洋人

洋奴

土匪

第一幕

第一節

這件事發生在一個軍營裏面。這軍營所在本是一個荒村；這荒村却離城不遠，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正是人煙稠密，市場熱鬧。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五百個兵沒有別的人家。這一營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點得洋燈，生得火盆的，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

這一間屋子便是營長的臥室。靠後壁儘左，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床；床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頭，粉紅湖縐的被。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連衣櫃的矮桌，桌上手鎗一支，軍刀一把，除下來的軍帽，解下來的皮帶，還有粉盒香皂鏡箱香水瓶等，橫七豎八的堆着。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畫右有門通着院子。畫左釘上，掛幾件營長的軍服，後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現時關着。窗前堆了兩只木箱，都有軍需課封條。屋左床

前，小炭火盆內還有餘火。屋右當地，放着小方桌，四把椅子。桌上兩盞洋燈，一盞未點。一盞點着，却是無甚亮光，想是油盡快滅了。

　　右首的門，猛地開了，走進一個人來；身上穿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褂子上的紐扣，有好幾個早已脫落；腿上也無扎布，只散着脚管；一雙老棉鞋，當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點張口。他彎着背，聳着肩，滿臉都有紋路，鬢邊微微灰白。他沒精沒彩，很是疲倦；雖祇四十來歲的人，然而世上的風波，經得多了，看來却像五十出外。

　　他手裏提着一把磁茶壺，想是剛冲得一壺滚水。進了門，轉身把門關上。在方桌上取了一個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慢的喝着；又把兩只手捧着熱茶壺煖手。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忽然想起他本等要做的一件事，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上溫着，又略略撥了撥炭；拽過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煖；忽地走到紙窗邊，朝外望了一望，搖搖頭自言自語的打算起來。

軍人　這是多早晚哪！許有半宵多啦，早哩！還得一回兒功夫，纔會回來。（看着門，）咱溜罷！回到自己棚裏，找點什麼吃的，再睡他一個大覺。這十六圈麻將，總得四更天，纔完得了。他媽的今天眞冷！（走到門旁，忽又轉念，）算了罷，還是好好的當差罷！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咱也就沒交好運，碰上都是釘子。回頭屋子不煖啦，熱茶沒有啦，咱是幹什麼的！（坐火盆旁，）這淸茶愈喝愈餓得荒。（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覺得身上冷起來，渾身打戰，在床上拽了一條粉紅湖縐被，裹在身上，重復坐下。纔要打盹，聽得門外一響，趕快立起，把被放還，那門外却再無聲息了，便駡道）沒有回來，活見鬼麼！

　　（有人把門輕輕偷着開了，伸進頭來，低聲喚道，）喂！趙大哥。

趙大　（轉身，低聲，）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廠着門，熱氣都跑啦，要進來，快進來罷！老李。

　　（老李也是個軍人，不過二十多歲，軍服雖是破舊，精神却還振作，他躡着脚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

老李　這兒就是天宮啦，你上咱棚裏去睡去，不凍結實，纔怪呢！（指床）今兒輸贏大啦。

趙大　知道！

老李　王排長贏了，也不敢說歇，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

趙大　那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燈），一宵總得點兩盞燈的油。

老李　（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來一杯罷！

趙大　（桌上取了兩個茶杯，把酒分開喝着。）好白乾！

老李　小舖子的掌櫃，進城來着，捎來兩瓶，一瓶賣半塊錢，眞不講理；獨家的生意嗎？村里也沒有第二家糧食店。

趙大　小舖子不是不肯賒帳嗎？（聽着話，一面他將原點的燈吹滅了，另點了一盞。）

老李　肯！聽說快關餉啦。

趙大　聽誰說的？

老李　小馬。

趙大　小馬不能知道。

老李　嘿！（吃了兩口悶酒，對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卽說來意。）趙大哥，您跟着營長當差，比小馬可知道得多啦，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

趙大　（笑起來了，）和尙碰見禿子，兩頭兒都是光光的。

老李　別說這個，您比咱們好！

趙大　打那兒好起來，咱們當軍人的，指着的就是餉；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誰還不乾！

老李　您也是眞沒錢哪！

趙大　有錢！（說反話，）這有五個多月，沒見一個大的餉啦，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着呢！（呪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惡氣。）老李，這還是走着一鼻子的好運，每天沒有斷了口糧，等着罷！

老李　（憤然立起）等着！這不等着麼？咱們是苦差使呀！幾兩銀子的餉，就是他媽的賣命錢！大哥們一條命，就値這八兩銀子一個月，還要欠着五個多月麼？咱們爲什麼來着！

趙大　眞是。

老李　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旦，一匹馬還要吃糧食；咱們的餉，是半年不發，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的差，開的仗，那怕他媽不關雙餉，總有法子找補找補，打死啦，也算啦。大哥！我這話對麼？

趙大　對！對！（默然有感，）我想都有個命，咱們命該倒晦。

老李　當兵也有走運的，您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本來是一旅，改的，正招着兵哩！不欠餉，給現錢。

趙大　聽說過。

老李　好多位兄弟們想着；這兒不幹啦，欠的餉也不要啦，痛痛快快的一走，那兒給現錢，上那兒去當差。好，年輕不發財，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

趙大　（想起從前，又念到將來，不勝悽然。）再上別處去嗎？

老李　大哥，您也這麼想嗎？

趙大　（又轉了一個念頭，臉上微有笑容。）老李，坐下！

老李　（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糊里糊塗，在方桌旁坐下。）

趙大　偺們皮包着骨頭肉的，都有一個運氣；一個命。咱打十八歲死了爺，出來找飯，二十多歲當兵，到過兩廣，出過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黨，河南拿白狼，什麼地方沒有去過，什麼東西沒有吃過，什麼大事沒有見過。（順手將矮桌上手鎗拿起看了一看。）拿着這支鎗罷！有六個鎗彈只許要七條命，不許要五條命，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咱姓趙的，一輩子沒有吃過別人家的虧。（得意極了，拍着胸）今天！（不覺聲音悽楚，）趙閻王有四十多歲啦，你看！咱還成個什麼東西！（冷笑幾聲，）趙閻王不是沒有闊過，（嘆氣，）唉！好吃的，好喝的，金表，大洋錢，到手還有不要的麼？可是命裏沒有，水裏來，他湯裏去，發財呀！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

老李　大哥在這兒餓得樂啦。

趙大　咱不樂，咱也不怨。

老李　打臉水，倒溺壺，沏開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着夜，招駡，挨嘴把，做奴才，做猪，做狗，這還不樂！

趙大　你駡人，我打死你！

（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便似兩位兇神。）

老李　（不願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氣，）大哥！咱是替你寃得荒，有了發財的路子，不能不跟您提，南邊北邊，招兵的地方多着嚓，去呀！準有好處。

趙大　（是過來人的話，）南邊北邊麼？反正總是一樣阿。

老李　不！您聽我說，偺們營長上頭，不是五爺麼？五爺不算大，衹管一旅幾千個人，上頭有師長，管一萬多人，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他有錢有勢，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譬如說罷……

趙大　這個我全曉得。

老李　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也算是師長，可是管着一省的兵，就有一樣好處，（湊近，鄭重說出，）是偺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

趙大　這是怎麼說？

老李　不論什麼人他都肯收留；要是吃過餉，當過差的，還許派個連長；要是在偺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那是格外的紅。

趙大　咱就不信！

老李　這是新鮮事，頭幾年不這麼着，敢不是因爲仇大了。（停了一停）管他那些麼？他們有仇，是偺們的好處，偺們去，還能不紅麼！

趙大　（搖搖頭，）你說得多麼容易！

老李　溜！

趙大　溜得了麼！

老李　行！打這營裏出去，別向西！向西十來里地，就是城，城裏人多熱鬧，給人瞧見，那就不方便啦。出去衝北，不到二十里地，有個大松林，周圍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連成一片。這個林子，白天進去也是漆黑，本沒有道兒可走，地上盡是枯葉，爛樹枝，死老鼠。這個林子，鎗打不到，眼看不見，就有千軍萬馬，也是無用。要再一亂一迷道，還許進不去，出不來。像偺們八少，認定了方向，穿過林子，走過山，那就離得他們遠啦，怎麼會溜不了！

趙大　不許他們繞着道兒過山呀！要是給他們追上……

老李　繞過山來，偺們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趙大　追上拿住，這是鎗斃呀！

老李　（心裏着實有點害怕，）你拿鎗斃來恐駭我呀！

趙大　逃跑拿住，這不比是喝醉了酒，耍個錢，打壞了人，或是玩個把閨女，犯了這幾樣，還可以求得下來呀！你逃跑，好麼！上頭化了錢養着偺們，爲的是有了事，嘔氣講打，偺們拼着性命出個力，爭這個面子，這纔叫忠心，你現吃着他的糧，要上別處幹去，太不懂得恩典啦！這化錢的大帥，不鎗斃你，鎗斃誰！

老李　都行！這是拿住了的話，（心裏不服，出語強硬，）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吃糧當差，憑甚麼叫恩典哪！有甚麼好處，到過咱的身上來！

趙大　你去那別處，準好許多麼？準比這兒好麼！準有好處麼？（苦口勸他。）

老李　有拿着現錢招兵的。

趙大　對呀！不欠餉給現錢阿，（問他一句，言外有意，）給多久呢！

老李　（無話可答，連喝了兩杯酒，坐下自己尋思。）

趙大　給不了幾天的餉，銀子也完了罷！（老李喝酒，不去答應，）再說，你的新兄弟們，許不如這兒舊夥計，倒同過甘苦的。你那位新大帥，許比偺們的脾氣更壞，侍候不對，就要吃虧。（老李回過頭去，不要聽。）再說現今的世界，那一個營裏不鬧窮，那一位騎着馬掛着刀的，不指着訛詐駭騙，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們，發的財！（加勸一句，聲音

懇切，）到處都是一樣阿！你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老李狠狠的啐了他一眼。）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着好心，人家就有好處到你麼？你還想着紅起來，當連長，做熱夢麼！

老李　（立了起來，頗有點醉意了，身子搖幌着，口齒不甚清楚。）咱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他並不很醉，不過借着一副酒臉，胡說亂道。）官高錢多天下通行，今兒的世界，做大大的壞事，是高升發財；做小小的壞事，是挨罵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錢。什麼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遠遠的去！（提起脚來待踢，却跌坐在椅子上。）

趙大　你醉啦！

老李　我說的是實話！

趙大　走罷！走罷，走罷，歇歇去罷！

老李　我說的是好話呀！

（老李立起來，脚下還是不穩，趙大過去攙扶，被他一把推過。他慢慢的走到門旁，在門上摸了兩摸，摸着轉手，開了門；那冷風迎頭一吹，他立住了脚，直了腰，深深地呼了兩口氣，人便明白過來，恍如夢中初醒，在屋裏四週一看，見有一個人正呆呆的望着自己，那人正是趙大；他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便似失落了寶貝，重又拾着一般，不覺得意，轉身重復關上了門，一步步走過來。

老李　大哥，你瞧！我怎麼就糊塗啦？我把正事給忘啦。

趙大　你還有什麼正事？

老李　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好過個下半世。

趙大　（覺得怪極，）借……餉……

老李　就是，就是！

趙大　上那兒去借？

老李　問這屋子借！

趙大　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

老李　這屋子裏的錢多着呢。大哥，我跟你商量，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營長，他富着呢！

趙大　呵呵！富着呢：

老李　這件事祕密着呢！——大哥，我沒喝醉。——小馬呀！他說的，他知道，他看見的！也是碰巧，小馬說，偺們的餉，早打上頭領下了啦，兩個月的，有八九千塊大洋……

趙大　（不耐煩，）沒有的話，領來了餉，怎麼會不發呢？

老李　那就不許麼？營長準是有個用意阿！

趙大 （忽然立定了，自己尋思起來，並不答言。）

老李 （以爲趙大未曾聽見，接着又說）大哥，你這九千塊錢的鈔票，營長一個人藏着，都在這屋子裏呢！

趙大 （搖搖頭。）

老李 是眞的，這是偺們兩個人的機會，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那就遲了。

趙大 （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在他雖是旁人，却義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辨說明白，他是眞心實意，並無強僞，所以字字說來沈着響亮。）餉！確是沒有領下來咧！

老李 （不服，）咄！不講理麼！

趙大 （十二分信得過，）我知道！

老李 營裏五百個弟兄們，都不知道，小馬問過排長，排長都不知道，你……

趙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李 你憑什麼，就能知道！

趙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的說。）營長的事，就是咱的事，營長心裏的事，沒有不跟咱明說的。要是打早領來了餉的話，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啦；這前後一字不提，準還是餉沒有領下來。

老李 大哥！我沒有喝醉，您纔醉咧！

趙大 你就不信偺們營長，還能瞧得起個人。

老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罵你王八旦，打你的嘴把！

趙大 （直認，）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着他使用着咱，他信咱，（轉緩反是語語沈痛，）當初咱惹下大禍，東奔西走，無地投奔，咱說，一個人難道眞是一點天良沒有麼，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讓我改邪歸正，咱從此以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咱到這營裏，伺候着營長，早早晚晚，差不離也四年啦，纔有今日；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事壞事，一齊交託與咱，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也對咱說，有不能不背着人家的事，也不背着咱，這是爲了什麼？營長口裏不說，咱心裏還能不知道麼？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報恩，所以他使用我，信我，那怕他罵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別說這九千塊錢，就是九萬塊錢，也不肯欺瞞了姓趙的呀。

老李 （聽得這番慨然直談，便知取銀非易，却還不肯歇手。）大哥，您這個話，說得眞明白呀！營長有事，不肯欺瞞了你，爲的是他念着姓趙的好處，大哥，姓趙的眞好福分呀！

趙大 （看了他一眼。）

老李　（連着說，）胡金標受凍成病，不能上操，湯藥不全，臙在棚裏受罪，營長沒念着呀！張得勝賒人糧食，領不着餉，還不了帳，跟人口角打架，回來記過，監禁三天，營長沒念着呀！諸位弟兄，讓人支過來，摔過去，趕着，罵着，好似國歸落地，不會開口的牲口，一句話回得不合，三十五五十軍棍，打完啦，還得支撐着傷痛，謝恩當差，營長沒念着呀！幹了這個損鎗的賣買，處處招恨，做了好事，滿不提起，壞事不論什麼，都歸在偺們身上，祖宗八代都給人罵够啦，營長沒念着呀！京北戰事，弟兄們胡裏胡塗，傷傷死死，倒底鬧了什麼，幾百人埋在一坑，上無墓土，下無棺木，營長沒念着呀！有人把偺們當做個人來着！

趙大　（縐了眉，默然無話。）

老李　這領來的餉，咱打聽得確實，計算過多時；這亦不是營長自己的錢，藏着不發，多半是存了剋扣軍餉的心，他的來歷不明，偺們以賊偷賊，也沒罪過；洋錢到手，立刻別處投軍，他也許怕人議論，不敢聲張；就使拿咱，偺們穿過林子，遠走高飛得久了！

趙大　（仍有不以爲然的意思。）

老李　這屋子裏的銀子，就您大哥知道，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還許尋找不着，況且您是家貓，偺是野貓，那兒有撇下了您的道理；我今晚此來，本爲邀你同道而行，指着借錢，跟您講話，無非爲此阿！

趙大　別說沒有餉銀，就是滿屋子堆着，營長派咱在他自己屋裏看守，咱也不能幹這個昧心的事！

老李　（未肯決裂，）大哥，您獃守着幹什麼！難道您還有什麼指望麼？還是能升官？還是能發財？爲什麼不趁着頭上有黑髮，嘴裏有白牙，混幾天快樂日子過過！你說營長念你好，信用着你，您記不得王狗子麼。他跟偺們的（低說），旅長，多年朋友，多大的情分，怎麼後來王狗子的命，還送在旅長手裏呢！

趙大　（提起王狗子的事，忽然大怒，臉色改變，眼都紅了。）

老李　您說什麼，就是什麼！偺們不去投軍也罷！這拿性命掛上鎗尖兒上找主顧，不定那一天，就許虧折了老本，大哥有了這幾千大洋，回鄉還不够下半世的澆裹麼？大哥！（不應，）大哥！（不應，老李性急起來，）這銀子在那兒藏着，您給指出來罷！

趙大　（看得此事無法了結，他只不回答。）

老李　（又恨，又急；）這銀子我是吃定

啦，咱就是要借用幾千，今天不成不散！

(惡狠狠地) 合着吃人命官司罷！

趙大　好無法無天的話，你人不怕，鬼不怕，你不怕(指着天)老天爺麽？(抬頭一望，不寒而慄) 舉頭三尺有神明，老天爺看着哩！報應有遲早，誰也放不去，誰也跑不了，殺人的償命，有寃的報寃！

老李　(發橫) 誰他媽的不要發財的！別攬了人家的事，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送他媽的一條昏蛋狗命上西天！

趙大　(定，) 趙閻王老啦，拳頭沒有老，別說銀子，這地上的塵土也不許誰帶一點去！

老李　您可眞是盡忠報國呀！

(老李口裏說着兩眼只顧在屋裏四周打量。)

趙大　幹什麽？

老李　(三脚兩步，走到矮桌邊，) 找一找！

趙大　(上前攔阻，) 幹不得！

老李　混帳！(就是一拳、)

(趙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聲。)

(老李得了空，慌亂着搜尋屋裏所藏的軍餉，先把床上被褥翻起，不見有物；急將矮桌上層抽屜倒翻在地，一看也不過是舊書爛紙，碎布破鞋；連忙又將下層屜子，只見滿滿的盛着許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摸，想是裏面藏着東西，急切中看不眞，便把屜子拖到方桌邊，就着燈光仔細翻尋，長衫短褲，丟得滿地，提出一個衣包，一頓撕扯開了，可是衣服之外，別無銀錢；他氣極，將包摔過一邊，蹲下去彎着腰，再待摸索。)

趙大　(這時已經醒回來，扶着牆勉強立起，桌子上的手鎗一把撈在手裏。) 扔下！

老李　好東西！(霍的立起，捏着拳頭，轉過身來待打。)

趙大　你！(擎着手鎗，對準老李。)

老李　(改口，) 借們也是老夥計們！……您看！……(人急智生，) 這是圖個什麽？(說到什麽兩字，猛撲趙大，奪住右臂，三扭兩捏，將鎗打落在地，一脚遠遠踢開，)

趙大　(順勢抱住老李，口裏大呼，) 拿強盜！拿強盜！

(老李捨命掙脫，趙大死也不放，兩個扯抱在一處，只在屋子裏轉，床舖拉翻，桌椅碰倒；正打得一片聲響，只聽得那屋外也是萬聲齊起，人語嘈雜，脚步往來，並那警笛，經人緊連吹

着，一遞一聲噓噓的叫。

(老李將趙大狠狠打了幾拳，按在地上。)

(趙大漸漸支持不住，但仍是抱着兩條腿不肯放鬆。)

(老李一步步向門退走，把趙大和身在地上拖。)

(只見幾個武裝軍服的人，推開門，搶進來先揪住了老李。隨後進來的一個雖也穿着軍褲皮靴，上身卻是一件黑緞對襟皮馬掛，頭上不見軍帽，却戴着紅結小瓜皮，看他服色不倫不類，固是可笑；但他自有一種氣度儀表便像個行權發令的身分。那警笛已是住了，屋裏外的兵都候着他的號令。)

老李　(用力掙扎，)哥兒們！……放手！……這不干衆位的事！

兵　營長拿你！

(老李方不言語，心裏恨恨，雖知身犯軍法，他生性強橫也不畏懼。)(趙大還躺在地上，未曾放手。)

營長　(踢踢他，)滾起來！你說！

(兩個兵半拖半提，將他扶起，站在一旁。)

營長　這成什麼？

趙大　(一路喘着，)回營長的話，李連成殺人放搶，……安心害人，他要打搶，……在屋裏找出餉銀，都要算他的！

營長　誰說這屋裏有餉銀？

趙大　營長問他，……他好不是東西，……喝酒閑談來着，說的都是混帳話！

營長　(看屋裏天翻地覆，桌上還有酒瓶，心中大怒，拿酒瓶擲得粉碎。)混帳東西！你們不是自己找死，整營的人，都鬧了起來啦，我不重重辦一辦，我不用再幹營長，你們吃着糧，老實當差不好，想造反，很好很好！(對護兵說，)拉出去！鎖他在院子裏，替他醒醒酒，(對老李，)今日我沒有功夫，明天拿軍法來慢慢的問你，鎗斃你，還不省事！

老李　姓趙的，你聽說，偺們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老子活着不能見你，做鬼也是後會有期，您記着點兒罷！

(護兵將老李拉出。)

營長　(追呼，)小馬！

小馬　(在門外應，)咱！

營長　去回排長王老爺，就說沒有什麼大事，牌可以打下去，叫他們別散，我還要翻本，還就來！

小馬　(門外應，)咱！

趙大　(拾起衣服，慢慢折疊，)還好！沒有丟東西。

營長　(倒底信不過，自己關上門，從床

下拖出一個手提皮箱開了查看，上面也蓋着幾件舊衣底下却藏着一包一包的，都是鈔票，匆匆點了數兒確是一無短缺，並未翻動，纔放下心；轉又惱怒起來）這個東西該死！眞要搶去餉銀，我纔白忙得寃哩！哼！好現成便宜的事！（取出一捲鈔票重將皮箱關好，藏在床下。）

趙大　唉！（立刻縮住，他乍見了這許多鈔票，很吃一驚，方知老李說的話不差，營長竟然背着他私藏下餉銀了；他心裏痛苦眞比刀割還要難過，一肚子說不出的惱恨，代人固然不平，自己也灰心，便舒發在這聲抑揭不暢的嘆息中；停了手，張着口，眼睛釘着營長，只是發呆。）

營長　（瞪了他幾眼，很有氣，嘰咕罵着），狗樣子！（鈔票放在懷裏，待走出去。）

趙大　（開門伺候着。）

營長　（走到門口，忽然立住，看了趙大兩眼，拍拍的一連打了幾個嘴把。）昏蛋！這兒是什麽地方，閑雜人可以進來的麽？！嗄你看的什麽屋子！

趙大　（不敢分說，不敢躱打，）咱！咱！咱！

營長　你隨便得很，還讓李連成來喝酒閑談，膽子大極啦！明天餉銀如有短少，我都問着你，可惡東西，我有功夫來收拾你！（說完就走，彭的一聲門關上了，那脚步聲愈走愈遠。）

（趙大眼睜睜的半晌不動，慢慢轉過臉來，瞅定了那床下的皮包，好似尋着仇人一般，所有怨氣，都要出在他身上，洶洶的衝過去，急待動手，忽又立定，再三按捺，勉強制住，逼出一聲狂笑來。）

趙大　（乾笑，）呵呵！菩薩神靈，瞧見了沒有？（揮臂問天）凡人存着好心的，有天良的，老實的，講究忠義的，都是傻子罷！（恨了一回，自想何苦那睚眦必報的行爲，就做來也不値得，搖搖頭，擺擺手）爲人還是做一個傻子的好！（重去拾起衣服，一件一件，撲去塵土，放還在屜子裏）本來這錢數目不少呀，九千多塊哩，您想有錢有福，還怕不能買幾頃地，蓋大房子，養牲口呀！做財主是好的，怨不得老李起這個心。（尋着了手鎗，放在矮桌）老李這可完了，明天軍法問得不好，眞許鎗斃，這樣死也寃得荒，他恨我可恨透啦，必不肯善罷甘休，我看躱着他點兒的好。爲麽不上別處去呢？（將幾本舊書，齊了又齊，心裏原是想着別事）像我一個窮光棍，一個大沒有不帶着錢，無路可走呀！（猛回過頭去望着那藏錢的皮箱半晌，似

乎有點動心）我這個……不過是個偷竊小罪，作的惡有限，不多再說；偺們吃苦受罪還算少麼？可以說取之無愧！（轉過頭來，兩眼直覷，再四尋思，立了起來，重又蹲下）不對！不對！營長有什麼虧負着咱的地方？他（句）從前（句）有過好處到咱。（將兩個抽屜，放回原處，又去舖理床褥）他的脾氣，可是眞壞，火兒眞大，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立直了，頓脚，自己責備自己）這種的差，當他幹什麼？又沒有做着軍官，還說有個貪圖；這做小兵的，還是圖個快樂，還是圖個太平，還是有名，還是有利，趙閻王，你怎麼那樣昏呀！

（貪念又起）就是借用幾百塊錢，這一點兒營長許不在乎；這一點兒，許不至於害他！（看了一眼皮箱，對天拱手）咱對天鳴誓，諸位神道老天爺，我這是無可如何，借用幾百塊錢，盤程，往他鄉躲仇避禍，有了這些錢，我上別處去安身，以後眞要做個好人！（跪下）諸位神道老天爺！只此一回，永不再犯；倘若違反此語，亂鎗打我，不得好死！（立起來，看了看，屋裏無人，便躡着脚走向床前，剛要動手，不料呀的一聲開門，有人進來打斷。）

趙大　（慌張）小馬。

小馬　（也是護兵）驚着你麼？

趙大　營長的屋子，你隨便可以進來麼？你太可恨啦！

小馬　別駡！別駡！我是營長差來的，有公事，營長又輸啦，叫再拿幾百塊錢。

趙大　知道了，我就送去，您快請罷！

小馬　（看着趙大這樣失神落志，也猜着了八九分）我說趙閻王，有大米白飯，偺們大夥齊嚐，別一個人自己吃獨食，常言道，見者有份，您有發財的地方，求您帶攜帶攜，想着點兒小馬。

趙大　你說的是什麼話？

小馬　這個不用說出來，彼此心裏明白，營長管着餉銀，您是跟着營長當差的，「門前有小河，擔水容易多」。（擠了擠眼睛）對不對！

趙大　我不明白！

小馬　您是眞不懂呀，明說罷，軍餉是天下人的公物，營長使用得，咱亦使用得，您是更不必說啦！

趙大　（心虛口輭）好麼！幹那樣昧心的事，您別聽瞎話！

小馬　瞎話麼？

趙大　（勉強）眞是沒有這回事！

小馬　您敢說這屋子裏沒有銀票？

趙大　是沒有！

小馬　（目不轉睛，睃着趙大）哼！

趙大　（別轉臉，）

小馬　好！（冷笑一聲，）沒有就沒有罷！

（走了出去。）

趙大　（恨恨，）你笑，你笑什麼？難道我還怕你，你也太會欺負人啦！（一面數說，一面將方桌邊椅子推進放好，）這還是沒有拿着我什麼呀！（立定向着門外說，）要是我這觔斗，栽在他的手裏，那纔眞有個够受的，我心裏是明白透亮，（坐下來，愁喪着臉，）這麼大年歲，還來丟送這把老臉，讓小馬這羣小子們恥辱取笑！（不堪想及，趕緊將兩手蒙着頭，掩了眼，）給這種不轂東西的東西作踐！比王八旦都不如麼！（慢慢放了手來，只是呆想，一歇搖搖頭，一歇躑躅脚，一歇又起來走走，）小馬剛纔進來，一忽兒工夫，那兒就會瞧出什麼來！（使勁的說，）「老虎不吃人，枉擔惡名，」這屋子裏有的是銀票，山後林子裏，有的是出路，左右是一拿，爲什麼不拿個三千五千，圖個眼下快活！（憤激，）咳呀！咱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毅然決然，）幹罷！送命就送命！也是値得的！（便去開床下的皮箱。）

（那房門自己慢慢的罅開好些，砉的一聲，又關上了，無非是風。）

趙大　（駭了一跳！仍把皮箱踢入床下。）是誰？（不應，又怒喝，）是誰？（不應，愈加疑惑，）是誰？（仍不應。）

（他踮着脚尖，似捉鼠的怒貓一般，走着防着，悄悄到門邊，又立定聽了一聽，纔猛地把門扯開，只見門外並無半個人影，此時正値嚴冬天氣，夜色已深，雖有點點星月，却被個北風吹送的黑雲，掩住亮光，一片冷悽悽黑漆漆，對面不見，惟聽得空中似乎有萬種聲響，如人號，如獸嘷，如金鼓，如走沙，隱隱約約，令人毛骨悚然。）

趙大　（一個冷噤，立刻關門，縮進來，不由得懍然畏懼。）有鬼！（如此膽寒心虛，總因種種惡意貪念，制止不住，便自己恨道，）趙閻王，你讓什麼東西矇住了心，想起幹這種壞事？（天良發現，）生成的賤骨肉，我一定要學好，你一定不讓我做好人做到底麼！

小馬　（開門進來，坐在椅上佯佯的，）營長叫你去！

趙大　（詫異，）叫我去！

小馬　快去罷！營長早炸啦，叫你送五百塊錢去的，幹麼不送！

趙大　壞啦！忘啦！（立刻從皮箱內，拿出幾捲鈔票，抬起身來，只見小馬笑眯眯望着那藏銀的皮箱，十分眼熱忻羨，忽

然一個念頭，恐防小馬有詐）費心您給帶去罷！

小馬　（坐在椅上不動，）你自己去罷，營長有話要吩咐你！

趙大　請您回，就說咱離不開，（瞟着皮箱意思顯然，）這屋子裏有東西！

小馬　這屋子交給我，我替你看着。

趙大　（愈想愈疑，）你這個狗東西，別是調虎離山之計罷！（把手縮回，）這五百塊錢，也得說明白咧！

小馬　營長的錢，您倒小心，肯這樣的把守着，準不會出差子，營長自己都要不動嗎？（站起來，）你不用忙，營長會賞你！（口吻惡毒，）您自個兒怕不是有口難分麼，我替你說好去！

趙大　（漸漸明白，這事情不妙，營長如若聽了小馬這番言語，不偷也要寃他偷的，斷無好開交，）罷了！罷了！索性取許多鈔票塞在身上，收拾停當，將欲要走，忽又聽得門響，連忙搶了手鎗，回過身來，擬着來人，那知疊面逢見的正是營長，兩人都吃一驚，半晌無言，營長退向門口想阻住去路，趙大手起一鎗，那營長中彈，稍一踟躕，趙大已衝出門去了。）

（急急閉幕。）（未完）

波蘭當選總統被刺

波蘭大總統任滿改選，當選者爲前外交總長奈維都偉茲(Narutowicz)。不隸若何政黨，僅知其農民黨有力之支援者。年五十七，爲一著名之電術師。在瑞士及本國，擁有巨大財產。去年十二月中旬，奈氏往美術陳列館參觀，忽有畫工名聶維杜施基(Niwadowsky)者向之連放三槍，卒爲所殺焉。

奈氏當選，係得左黨之援助，而不爲國民黨所贊同。當選後國民黨即起暴動，大都均係學生，擬阻止國會舉行總統宣誓禮。當即由軍警彈壓，同時工人方面則爲反對行動，襲擊學生，受傷甚衆。此次被刺，是否與國民黨有關，則尚未知。據報紙所傳謂暗殺者病有瘋狂云。(志)

評論之評論

時局問題之根本的討論

近來討論時局問題的很多，意見各異，莫衷一是。太平洋雜誌楊端六先生對於各派的議論都不滿意，他做了一篇批評的論文，陳述他自己的意見，作根本的討論。該文共分三節，第一節論解決時局的先決問題，大旨說中國社會以家族為單位，歐美近世社會以職業團體為單位，兩相比較，相差過甚，所以若要中國政治上於軌道，非仿照歐美使有職業的人干與政治不可。

第二節論各種提案的不合實用：

陳獨秀先生極力反對聯省自治，謂『不啻明目張膽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究竟聯省自治方式能否解決時局問題，固屬疑問，而反觀獨秀先生所主張，乃在『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眞正的獨立國家。』此項議論驟聞之，自然極其冠冕堂皇，而究其實際，較之聯省自治尤為空泛。如果我國可以樹立大政黨，如英之保守黨自由黨勞動黨，美之共和黨民主黨，則國事早已解決，何至於今日尙待吾人之研究？如果我國目下而有建設政黨之資格，則民國憲法早已告成，何至於今日並參議院議長亦選不出？如果我國而眞有多數懷抱民主主義之政黨，何至於非常國會之星散，何至於各省督軍之跋扈，何至於賣國條約之締結？英美政黨之發達，非政黨之為制獨善於他國，乃組織政黨之分子獨優故耳。今吾國既無多數分子如英美者，而欲實行英美之制，亦難矣。

胡適之先生贊成聯省自治者也。其於努力週刊所發表

之主張，為召集各省全權會議。適之先生急於欲解決時局問題，至相信除召集各省全權會議以外，再無其他好法可以試用。以予個人所見，適之先生所謂救急之法，亦是無法。夫會議必用代表，盡人所知。會議之議決事項若欲其完全履行，必其代表確有代表之資格，詳言之，卽代表所代表之羣衆必盡忠於其代表所議決之事項，而後會議之議決事項方為有效。美國十三州會議且不待十三州人民之完全追認，已以九州可決之憲法頒布於十三州，亦可得少數之服從。今我國各省能否舉出代表，殊屬疑問，卽令大多數省分形式上可以辦到，而實際上究有全權資格與否，更不敢言矣。形式上有全權之代表會議，縱令能議決國是，其結果亦等於一紙空文。吾為此言，似與吾前篇文字（中國統一之過去現在及將來）自相矛盾，惟吾亦為贊成聯省自治之一人，斷無絕對的反對適之先生所主張者之理。吾之所以贊成聯省自治，並不以為一種救急之方法。蓋聯省自治必先有各省自治；今各省且無所謂自治，安有所謂聯者哉？吾以為今日之問題，乃在極力鼓吹省自治，反對外省野心家干涉本省之政治，反對積極的中央集權之政制。譬如山西在閻錫山之下，更擴而充之，卽可為自治之一省；湖南苟不再內鬨，出全力以執行省憲，將來亦可為自治之一省。必俟省之大多數有自治之基礎，而後眞正的全權代表可以選出，而後聯省會議可以開幕，而後中國之統一乃有可言也。今日則非其時也。

前美國公使芮恩施先生，對於中國問題素熱心研究者也。其最近在密勒氏評論報所發表『中國之財政的獨立』一文，力言中國財政之艱狀，與其改善之必要。芮先生之議論大旨在由中國銀行家起而引率新銀行團以解決政治上之難題，如此議論自然不免引起多數國人之誤解，以為芮氏欲假新銀行團之力以統治中國，實則芮氏之意未必如此。彼既與中國有深厚之關係，當然亦思所以獻其策。惟銀行團之缺乏積極的行動，並非中國銀行家之不能引率，其最大難題，仍在銀行團之自身未曾有實際可行之政策。夫國際政局之鬼祟，卽在歐戰後，並未有絲毫之減退。銀行團以美國發起而告成；美國人對於中國之政局既非常隔膜，而英國又日夜為歐洲事情所困，不能致力經營東方，無怪乎銀行團之不能有積極的行為也。至於國內銀行家，無

論其內容多有腐敗不能較善於政府之分子，即令其盡善盡美矣，而以中國之大事業之難決非少數銀行家所能勝任愉快者。今日之難題，不在財政上之支絀而在人心之浮動。大多數人既全然脫離政治關係，少數人非惡劣分子，即神經錯亂者也。此豈金錢所能醫治者哉？

陳愼侯先生爲吾一良故友，其所持意見又有其獨特之點。彼於未去世以前，擬發起孤軍雜誌，以鼓吹解決時局之意見。不幸事未行而身先死。然而所著法統問題的嚴正解釋，專致力於法治方面，將人治完全拋棄。其議論非常正大，但結果仍不能解決時局。蓋法律死物也，人活物也；法律軀殼也，人精神也。執死物以求其活動，離精神而冀其行走，世固無此事也。憲政先進國之法律，乃人民意志之結晶，故能維持於不墜；今臨時約法，原非犧牲無數的生命財產所得，不過一時權宜之表示，由少數人士勦襲外國成文而來，故其被棄也如忽。臨時約法之不適於今日國情，識者早已知之，即如以製憲權專予國會，至今釀成有頭無尾半身不遂之天壇憲法草案。自元年以來，約法之自身及其所產子孫已屢受中國人之剪滅，而莫之或惜矣。湖南省憲法今正在試驗時期，幸而進行順利，則湖南或因此自立，亦未可知。苟不幸遇有內亂或外侮，摧殘而絕滅之，則從此再興之機或幾乎息矣。是故法統問題在今日已無可解釋，即解釋之，亦無益於事也。

北大六教授丁燮林王世杰等諸先生對於時局問題之研究，較其餘諸君確進一步。其所著分治與統一商榷書，首先認定嚴格的統一不能實現，故主張劃全國爲若干區域，組織極簡單之中央會議機關。中央職權應縮減至極小限度，聯治區域應擴充至最大限度。關於軍事，中央僅設一參謀機關，不設國軍；遇外患或內變，得提出軍事計畫，交由中央會議議決，然後責成各聯治區域執行。關於外交，中央有代表權，但特種事件，如宣戰，媾和，募集大宗外債，締結變更領土條約之類，應於事前徵求各聯治區域之意見或同意。以外尚有關於交通財政之規定，茲不復贅。六教授提案之張本，似仍不免過信中國政局之有秩序有辦法。夫以各省內亂如此之極，欲其於一定區域內成立強有力之區域政府，似不可能。今日之亂，並非人民有反抗中央集權之思想，——一部人士間自然有此思想，然並非因何種政策不相

容，亦並非痛惡中央有壓制地方之虐政——蓋中央集權之夢想自袁世凱死後早已無人放在腦中矣。今日之亂乃如昔日所謂『王綱解紐』，孟子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者是也。以如此人心反覆法紀蕩然之『區域』，欲其聯合以組織一中央機關，安可得耶？即令能組成一中央機關矣，而求其能執行『最小限度』之職權，亦必不可得。譬如軍事問題中央固不能提出何種『計畫』。亦不能『責成』何區域執行。譬如外交問題中央固不能『代表』各區域亦必不能『同意』。統而言之所謂『極小限度』之職權『極大限度』之職權，自始至終，即不能劃分，所謂『中央』與『區域』，自始至終，即不能成立。夫苟能如六教授所指定各種界限，積極的進行，則與歐美憲政先進國之差別，不過統一程度有寬嚴之不同已耳。其成為統一之『國家』則一也。譬如戰前之德國與戰後之德國均不得不謂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則誠如杜威博士所云是否將變成一國家，並需何時而變成，皆在疑問中也。

第三節論我們今後所應取的方針：

中國昔日之社會與政治脫離關係，故社會對於政府之要求，僅在消極的治安，而凡所以增進社會幸福之事業，皆由社會自謀，無需乎政府之代庖。今既將社會與政府融為一片，則僅消極的態度不足以團結人心而致政府於磐石之固。惟欲建立一強有力之政府，積極的執行社會政策，不可不有一大羣有力之人共戴一適於人類共同生活之主義，而為之盡力。在此主義之下，此一大羣有直接關係之人自然直接感受其影響，即非有直接關係者亦得間接沐其恩惠，然後此一羣人為社會所信任，使之執行社會政策，而社會因之而安。此主義所以能得羣衆之擁戴，必因其能增進羣衆之幸福。默察今日之中國，所以紊亂不可收拾者，實因缺乏此主義之故。

今欲挽回既倒之狂瀾，非有堅誠果敢之人挾持福國利民主義，向前進取以樹一國之風聲，不可也。至於討論政制，草擬法令，皆枝葉問題，非所以解決時局者也。

為學與做人

『我們為什麼要求學？』這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問題。梁任公

先生近在蘇州學生聯合會及吳淞中國公學演講為學與做人，就是解釋這個問題的：

當未解釋此問題以前，先假定數種疑問：即為什麼要入學校？為什麼要求學？求學有何用？學的是什麼？此種疑問，頗難驟答。余可下一定義，為學即為做人。不學無術者便不能成人。論語『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可見做人之道大非易事。今之做人方法，亦不外以上數者。學生在學校時，所讀之功課，即為做人之張本。然學業成後，能做人與否，又一問題。做人方法，須有絕對之自由。此種自由，非近來西洋一般解釋之自由，必使有精神上之真正自由，而非物質之自由。隨精神之所之，不為環境與情感所支配，方為真正之自由。

梁先生所謂的真正的自由，是合志，情，意，三者而成的：

中庸篇之所謂知，仁，勇，即志，情，意，三部之表示人之成也，須具此三者。孔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亦即此意。此三者須經一番鍛鍊，始克有成。今分釋之如後：

『智者不惑』。智者知也，能知則不惑，而自由隨之。不惑須具以下三種之要素：(一)常識，(二)專門學識，(三)養成根本智慧。『仁者不憂』。此節較難解釋，中國學者人生觀之精密，於此可見。仁者人也，即人格之謂。仁為二人相人偶，即人相偶。可見人格之發生，須待多數人而成立。人類相聚而生，各有思想，互有關係，有不能分離者，故仁必待衆人而舉。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見因己與人之關係，而仁以生也。夫人必有所思，必有所求；思求之不得而憂悶隨之。惟仁者知己知人，無得失之患，自無可憂之事。宇宙之精義無窮，而人之精力有限。人生數十年，絕不能於仁之一途，造其頂極。易經之以乾始以未濟篇終者，蓋亦示人以未能成也。然一人之進步雖有限，合多數人則前進較多。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皆相繼而前進者也。故世界人生觀，無成無敗。仁者無得失，無成敗，無憂悶。因涵養而得高尚精神之快活，得高尚精神之快活，是為絕對之自由。『勇者不懼』。勇者剛也，無剛則怯，智仁將因以消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亦勇者不懼之意。至於如何不懼，須用反省工夫。所行各事，苟能心地光明，不受良

心之責備，自無可懼。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可見良心之制裁，有甚於社會之指摘也。不懼則剛，欲有剛氣，須先排除私慾。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可見有私慾則剛氣消，剛氣消則懼，無堅強意志，則無事可成。
最後梁先生乃說成人的不容易，而指示我們致力的途徑：

余（梁任公自稱）年五十，總可成人，然心終惴惴焉莫能定。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啟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見成人之難，以曾子之賢，猶不敢自信也。諸君係有爲青年，此時心理之變化至多，因屬最有希望之時，亦爲最危險之時。苟不於智，仁，勇，三者下一番鍛鍊工夫，則一生將爲自己之奴隸，豈不可恨。人之學問知識，固以高深爲妙，然不能成人，則不若無學問知識之爲愈。余之希望於諸君者，在學校時，當於常識及應習之功課，細心研究：再進而爲根本智慧之鍛鍊，人生觀之考究，意志之修養，則絕對自由，於是乎在，做人之道，於是乎成。

奧債問題法律上的意見

自從羅案發生以來，國內各報對於奧債問題發議的很多；但是能夠根據法律，按事實而作公允之論的，祇有審計院顧問法人寶道君的一篇文章。他先引奧款案的事實：

查奧款案之事，可分列如下：

（甲）前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六年數年之間，中國政府迭與奧國銀行團，由瑞記洋行代表，訂立合同，發行公債票。所收債款，分兩途支用。其一則用以購辦德奧兩國洋行之軍械品，其二則用以付還該公債票之逾期未付本息。

（乙）公債票言明於一九二一年，完全以英幣由來人贖回。所應贖回之本息，當由奧國銀團先付，然後由中國政府償還銀團。

（丙）當時購買債票者，各國皆有其人。蓋大部份爲奧國人民所購，其餘則由英法等國人民分購。

（丁）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奧宣戰，中國政府以奧國銀團爲敵國人民，故停止交付此項奧款。故償款時期已過，而全數債款本息，皆爲逾期欠款。

（戊）自中國與奧大利及匈牙利媾和以來，（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及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之中奧和約及中匈

和約）奧國因和約之關係而改造。是故前之奧國人民執有此項債票者，今改爲意大利與捷克斯洛伐克之人民。其執有此項債票而仍屬奧大利共和國之人民者，爲數無多。今意大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兩國之執此項債票者，實占債票總額百分之七十五分，皆委託華義銀行代理債項事務。債票總額所餘之百分之二十五，英法兩國人民，除奧國占極少數外，持者甚多。且債票言明還款付息皆交付執票來人，是則除已委託華義銀行或英法政府代理者之外，所餘之執債票人欲分明其所屬之國家，是亦難矣。然其祇占債款一小份者，可無疑也。

（己）新合同乃於去年十一月十四日與華義銀行簽定，而華義銀行實代表持債票者之多數，幷訂定給予現有之持此項債票者新債票，作爲交還逾期未付之債款本息。

國內的輿論多說我國自與奧大利匈牙利宣戰後所有的債務合同，應該立卽作廢，我國政府也當然免除繼續償還舊債的義務。寶道君說按國際公法，這種理由是錯誤的。

今據一千九百十五年在倫敦出版多托德文所著之戰爭之影響合同論引證之。

『凡屬交付利息與敵人執有國家債票或抵押品者之合同，若切實施行住籍規則，則合同得暫時停止履行，至和約締結後爲止。然爲國家名譽與國際信用起見，各國恆謂履行該種合同義務，斷不能因戰事之發生而廢止之。是故國家債務本息不能充沒之例，竟成國際公法矣。』

又據美國著述家甘勒大教師於一千九百二十年所著之歐洲大戰與國際公法一書第一本第二百五十三頁，除述多托德文之意見外，更謂：

『夫公債票雖爲敵國人民所執，然不能因此而充沒之例，已爲世界國際公法學者所承認也。』

又據美國法學家崔克大教師一千九百二十年所著之國際公法論第二本第三百二十五頁云：

『凡對敵人之公債爲公衆信用起見，應如對非敵人之公債一律交付，此例又爲國際習慣所承認矣。倘國家有於戰事之秋，竟充沒或取消其所欠敵人之公債，日後亦必因而失其信用，減其借債之能力，一日需款必有苛烈之報應。』

法國國際公法最著學者爲霍治爾大教師，於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在巴黎出版國際公法論一書，其第二本第七十一頁有言：

『華德爾曰，據國際習慣而言，一國對於敵人之公債本息，皆不能充沒者也。近世學者於此亦同意焉。蓋充沒敵人債款本息，將有妨礙國家將來之信用，交戰者國與國之交戰，個人彼此實無憾也。今充沒債息，不啻以不法之手續，而充沒私人財產耳。』

第七十四頁霍治爾既引證一千九百十四年以前之事，復續謂曰：

『歐戰時期交戰國皆暫停交付敵人債款本息。』

列強於戰爭時期，能暫行停止交付對敵人公債之本息者，實因兩種規條。其一則切實施行住籍規則，如上文多托德文所述。其二則國際普通規例，交戰國禁止其國人民與敵人通商。查停止交付債款本息之例，在歐洲大戰之時，交戰國施行甚嚴。協約各國人民，倘有私納款項與敵人者，當受重罰。私人之交付款項，既經嚴禁，則政府當然停止付款，中國當時亦如是焉。然所欠債款本息，不過暫時停付，非如中國輿論所辯，一經宣戰則所欠債款本息，皆可取消充沒也。

奧款既不能因宣戰而取消矣，然債務發生事項，得暫時停止。此固中國倣效其他交戰國，而於國際公法事項，每宜審慎，須有學理與前例而後行也。關於與敵人通商之事，於一千九百十八年五月十七日頒行條例，正式禁止與敵人通商。

迨後依據協約國與敵國之前例，中國政府亦決議充沒敵人在中國之私產，曾於一千九百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頒行條例施行之。

當時中國政府，或可將逾期未付之奧款本息充沒。然充沒款項，必須全數交與敵產管理處保管，以備媾和之日解決。中國政府因未知解決辦法若何，亦不願遽交鉅款與敵產管理處也。是故中國政府祗充沒敵人在中國之動產與不動產，惟奧款債票本息，則暫時停付而未從事於充沒之問題也。

自一千九百十九年九月十日及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四日中國與奧大利匈牙利相繼訂立和約之後，奧匈兩國

情形大變，又影響及於奧款矣。查奧款債票在奧國發行，實居過半，此項債票當為奧國人民或公司承購，然購票之人，多住於日後割讓與意大利國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之地，大概因其地有波威米亞之公司及脫理士武之建船廠與奧款有關係，是故該地人民咸願購奧款債票也。

迨兩項和約實行後，波威米亞公司及脫理士武建船廠，不更屬於奧國，而屬於意大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執有奧款債票之奧民，亦改其國籍矣。按據一千九百十九年之中奧條約第二百四十九條，中國政府亦步其他協約國之後，應關於奧國人民在中國之產業權利及利益保留其充沒之權。然此條尚續加一段曰：

『凡條約實行六個月之內，奧國人民能依據法律得別國國籍者，或有相當權力依據本條約第七十二及七十六兩條之規定，准予別國國籍者，或依據本條約第七十四及七十七兩條之規定，因而有別國國籍而仍能繼續享受者，不能按照本條之解釋，認為奧國人民。』

夫條約中關於國籍問題，固極繁難。然可略言，即上文一條，對於條約施行後而變為意大利與捷克斯洛伐克之原有奧民，亦足免其歸於條約範圍之內，而受產業之充沒也。

寶道君舉了事實，所做下面的分論：

（甲）英法兩國，或其他協約國中立國之人民，購有奧款債票，其權利實無問題可言。至於戰爭時期，未得領受債款利息，實為債票由敵國銀行發行時牽累耳。

（乙）奧國人民，執有奧款債票，然因條約關係，改為別國人民，依據中奧條約，其債票權利，實無問題可言。

（丙）中國對於前時奧國人民今改為奧匈共和國人民，雖保留充沒其財產之權，然此等人民，諒無此項債票。更申言之，列強嘗以奧匈之經濟財政情形，困阨實甚，故對於奧匈人民私產，已不再充沒矣。其已在戰時或戰事甫停時期充沒者，固曾變售，然更無充沒之事也。

全國鐵路計劃與鐵路借款

鐵路是國家交通的命脈，關係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很重大。我國鐵路的不發達，是全世界所共知的。年來國內有志之士，建議修築全國鐵路計劃的很多，但大半沒有具體的方法，不免偏於理論。商業雜誌第一號有東陵子君的全國鐵路計劃

與鐵路借款一文，陳述的種種計劃，都很合實情。他主張經營全國鐵路的幹線，應該採國有主義，支路則可放任私人經營：

吾國鐵路制度，應採國有主義乎？抑採民有主義乎？竊以爲吾國屬大陸國，而國民經濟，尚未發達，鐵路與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軍事上之關係，又與歐洲大陸諸國相彷彿，應採國有主義，以修築全國之幹線；惟支路可放任於私人經營。其理由有二：

夫鐵路之制度有四：一曰國有國業，一曰民有民業，一曰國有民業，一曰民有國業。持國有國業之論者，謂鐵路之本質爲公共事業，若放任於私人，則只知圖一己之利益，而不顧公共之幸福。若歸之國有國營，則公益可以保護，賃率可以畫一，規則可以整齊，僞算可以免除，軌道可以普及，軍事可以靈通。持民有民業之論者，謂鐵路爲企業之一，現今自由主義大明，營業自由，載入憲章，若必由民手而強移於國，則無競爭，無競爭則無進步，缺乏營業之知識，多費無謂之費用，甚非計之得者也。若歸之民有民營，則人民爲擴充營業計，自必力求進步；爲徵逐利益計，自必力求節省。二說相持，莫衷一是，於是折衷派起而倡國有民業與民有國業之說。國有民業，雖可得商業運輸之利益，國庫收入，又能確入，然私人獨占，車價必高，賃貸期限，難於規定。民有國業，雖可踐國防必要之統一，達國家最終之目的，然官民之利害衝突，調和維艱。總之四種制度，各有利弊，各有短長。惟後二者，以所有者與營業者區分爲二，缺點既多，流弊滋甚，且無永久之事實，殆鮮有採取之者；所存僅國有民有兩種而已。夫鐵路爲國家生存上必要而不可缺者，不但爲政治上，軍事上之重要機關而已。社會上及國民經濟上之進步，亦以鐵路爲原動力，實與一般企業不同。而其建設與經營，又非有統一方法，則其效用減少；欲達種種目的，非歸之國有不易爲功，此在學理上應採國有主義之理由也。

若就近今各國所行之制度觀之，民有鐵路，僅英美二國。其餘各國，初採民有主義，漸次改爲國有主義者，實繁有徒。法國鐵路，採地域分割制度，以巴黎爲中心，普及於全國，幹線國有爲多。德國自俾士麥主張帝國國有鐵路制度後，先從普國收買私設鐵路，其餘各邦，亦仿效之，現今鐵路均統一於政府之下，實爲模範國有鐵路國。奧國鐵路制度，幾經變遷，終復歸於國有。其餘匈意俄比瑞士等國，大都皆採用

國有鐵路主義，惟美國以人民企業思想十分發達，故其鐵路爲民有而操於二三資本家掌握之中。英國鐵路亦全放任於私人經營，其始公司林立，競爭極烈，後始知有鐵路獨占之性質，而非如他種企業可以自由競爭。一八七〇年，遂統一於現今之大鐵路公司。日本明治三十九年，頒布鐵路國有法。凡供一般運送所用之鐵路，統歸國有。但以一地方交通爲目的者，不在此限。故現今日本除少數鐵路尚歸民有外，所有全國路線，皆爲國有。此在實例上應採國有主義之理由也。

他又主張裁兵爲工，去修築幹路，幷陳述全國應有的幹線二十四路：

頃者統一有望，倡言裁兵，若以之改爲工兵，俾從事於幹路之修築，庶幾國家人民兩受其益。今將全國應有之幹線條例如左：

(一)京漢線	自北京至漢口	已成
(二)粵漢線	自廣州至漢口	已成二段
(三)津浦線	自天津至浦口	已成
(四)京奉線	自北京至奉天	已成
(五)京綏線	自北京至綏遠	已成
(六)川漢線	自漢口至成都	
(七)川藏線	自成都至西藏	
(八)隴海線	自海州至西安	已成一段
(九)隴伊線	自西安至伊犂	
(十)綏庫線	自綏遠至庫倫	
(十一)寧湘線	自南京至長沙	
(十二)湘雲線	自長沙至雲南	
(十三)滬寧線	自南京至上海	已成
(十四)滬杭甬線	自上海至寧波	已成
(十五)福杭線	自杭州至福州	
(十六)廣福線	自廣州至福州	
(十七)廣桂線	自廣州至桂林	
(十八)湘桂線	自長沙至桂林	
(十九)川雲線	自成都至雲南	
(二十)雲貴線	自雲南至貴池	
(二十一)蘭青線	自蘭州至青海	
(二十二)正太線	自正定至太原	已成

（二十三）太潼線 自太原至潼關

（二十四）濟順線 自濟南至順德

他最後主張築路是可以借外債的，不過須要用之於正途：

以吾國疆域之遼廓而論，僅此二十四幹線，實屬少無可少。惟路線之距離既長，修築之費用必巨，當此國家財政奇絀之時，此種巨費，自必仰之於公債；且在國民經濟枯竭之際，尤必仰之於外債。或者以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國家理財，應眷念民力，大加節減，不當仰借外債，自速其亡。而不知國家財政，乃量出以為入，非量入以為出。公債一途，即所以彌縫此欠缺。借外債以供政費則不可，借外債以興利源，究何嘗不可。現今各文明國之國債，往往以數十萬萬計，求其受何等之痛苦？惟吾國前此所有之鐵路借款，率皆假借名義，用以供無窮之戰費，鐵路未築而款已羅掘；民困益深，而囊已私飽；斯則大可痛心者也。

美國教育之長處與短處

美國的教育，是素來著名的，所以歷年來我國的青年，去留學的很多。但是究竟他的長處在那裏？短處在那裏？這是很難回答

的。最近晨報上載有金岳霖君的一篇通信，對於這個問題說的很詳，足以供一般研究美國教育及有志留學者的參考。該篇專論大學教育，分兩方面說，首從教育立論：

美國大學教育的宗旨，可以說是一種適用的宗旨。這種宗旨，可以說是應時勢的要求。因為美國人最要緊的問題，是謀生問題，教育的用處在幫助學生謀生。這種適用的宗旨，與現在最盛行的哲學，有極大的關係，與社會的組織，也有極大的關係。但是我們可以不講那些，只論這種宗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美國一種特別的現象。到美國留學的學生，總不免覺得稀奇。美國很少頭等哲學家，但是有很多很好的哲學教育。差不多沒有頭等法學家，但是有很聰明的大律師。沒有頭等的政治哲學家，（除開歷史上人物）但是有許多極好的政治科的教習。沒有大科學家，但是有許多最優等的工程師。只有經濟學一門，與其他科學稍微不同一點，美國人在這一科有點貢獻。社會學也是美國人所喜歡的，但是致力的人雖然多，得力的人非常之少。這是甚麼道理呢？第一，大多數在學堂讀書的人，不是求學，是預備謀生。第二，就是求學的人也是從適用一方面著想。他們的

辦法，不是藏之名山，待之其人。他們的宗旨，是從思想上的致力，得事實上結果。中國的學問不發達，不是他們的人不聰明，是他們所致力的方向不同。現在且把經濟，政治，法律三科來證明。

經濟　以上已經說過，美國人在這一科有點貢獻。所以這一科不能十分代表求學的態度，但是有的地方與別的科學也大致相同。如果一個學生在英國學經濟，頭一位先生就遇着斯密士亞當，如果他在美國學經濟，頭一位先生就遇着伊利 Ely 或者時格 Seager，以後英國的學生（劍橋與牛津的學生）還是研究大家的學說，美國的學生研究哀大和州 Idaho 的秋收，或者研究銀行家的年報，或者研究農部每十年的報告。要講目前的用處，自然是美國的辦法好，但是要講研究學問，恐怕這個辦法不好。以上不過是學生一方面的事，難道教習求學也是這樣嗎？專門研究經濟學的人，在美國是很不少，這事我們都是已經承認的。我們所注重的是一種趨向，這個趨向，是偏於適用。須知我們現在所用的兩個字是適用，不是實用。美國有許多經濟大家，從來不想在事實上實行他的學說，但是他們所朝夕致力的，還是想得一種學說，適合時勢的要求，不是從根本上改變時勢的趨向。

政治　政治一科，更是足以代表學者的態度，學生的心理。在牛津大學學政治，頭一位先生就遇着伯拉圖，所以政治上許多根本問題，初學的時候已經想到。在美國學政治，大半是學政府，關於美國的中央政府，多半是讀 Bryce 的 American Commonwealth 或者 Beard 的 Reading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關於州政府，是一班教習所著的書，不過這一門的書比較的少一點，關於市政，又是一班教習所注意的書，這一門的書是非常之多，關於各國的政府，無非是 Lowell, bryce, Ogg 這一班人的書。這類的書很不容易做，做這書的人通通費了許多苦工，難道他們的書不應該讀嗎？這話很難說，讀自然是可以讀，但是照美國那樣辦法，專門去讀這些東西，恐怕沒有特別的好處，只有一種特別的壞處。這個壞處就是舍本就末，不學政治專學政府，不問政治的根本，專講政府的枝節，枝節弄得多的時候，就忘記了根本問題。如果一個學生或者是一個學者，在理情上不問根本問題，他在無形心理

中已經把現在的社會組織，當作了不可改變的根本，這樣一來，在學者一方面他的學說，對於根本問題沒有貢獻，而結果是被社會中強有力的人所利用，在學生一方面是學了幾年的政治，還不知道在二十紀以前也有極精極深的政治思想。美國各大學差不多通有政治一科，但是對於政治思想，差不多沒有一點貢獻，習政治的人非常之多，但是要找一個博山揆、羅素、華拉士、威卜、霍布好士、巴格這一樣的人，恐怕是找不着。這也是學者要適目前之用，所以有這樣的結果。

法律　若是談到法律，以上所說的更是清楚。現在的大法學家，差不多通在歐洲大陸，這且不去管他，因為大陸法律的性質，與美國不同。但是英國法律的性質與美國的一樣，英國也會有奧思定、梅因、美特蘭德、柏拉克一班人，何以美國沒有呢？美國出名的大律師很多，從前費城的約翰生，從前外交總長羅德，現在的外交總長許士，通是有聲有色的律師，但是法學家可真是沒有。在美國學法律和學別的東西一樣，注重的是學成以後的用處。法律學生是預備做律師的，不是預備做法學先生，所以法律學堂也是預備律師，不是研究法學。所以課程一方面，學理少，事實多，學一年的合同法，所得的學理，可以用一兩點鐘講完，但是證明這種學理的 Cases 眞要費一年的工夫，方能讀完，學憲法也是這樣。所以學法律是非常之不容易，事實上的枝枝節節非常之多，但是從法學一方面說，這一類的工夫，差不多是白費了。事實上這種枝枝節節，自然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學理，但是這種學理，與法學根本沒有特別關係，只能迷途，不能領道。學生既然是要做律師，這些枝節，自然知道愈多愈好，但是知道愈多，離法學差不多也愈遠。美國的大律師，雖然知道許多法律，依然不是法學家，律師過一天有一天的用處，法學家或者不能謀生，所以法學也不發達。

次從學風立論：

大學堂的學生，差不多大半是團體，小半是個人，有的時候，可以說全是團體，沒有個人。最初是班次的團結，以後或者是遊戲的團結，或者是黨社的團結。一個青年初進學堂的時候，大半是在第一年級，照美國學堂的積習，第一年級與第二年級變成了反對的團體，彼此都是立於相對的地位，彼此的團結力非常之堅固，所以在這兩年中學生的個

人成份少，班次成份多。各學堂通過注意體育上的競爭，彼此競賽的時候，各學生只有他的學堂，沒有他的個人。各班也有體育上的競賽，競賽的時候，各學生只有班次，沒有個人。同時在各學堂所最風行的遊戲，如 Foot ball base ball basket ball 等，通是團體遊戲，不是個人遊戲。遊戲外，還有別的事，班次之外，還有黨社，第三年級與第四年級的團結，不及前兩年的堅固，因爲在這兩年中，好動的學生與好自用的學生，已經進了一種特別的黨社，但是班次的團結力雖然鬆了許多，黨社的團結力實在緊了，所以一個人在學堂讀了幾年書，總離不了團體行動。這種團體的行動，多半是遊戲與社交，與學問的關係極少。但是學生既然到學堂來讀書，自然不能完全不讀書，不過大多數的學生所讀的書，不外教習所教的，學堂所要求他讀的。教習所教授的，學堂所供給的，上面已經說過，學生自己一方面所得的不過團體行動而已。團體行動是非常之有用的東西，但與求學沒有特別好處。

金君最後說美國最大的危險，是逃不出資本世界的環境，是造就保存現在制度的人才：

美國的環境，是實業特別發達的環境，是資本世界的環境，如果學堂逃不出這種環境，無形之中已經被社會中強有力的人所利用，說資本家出錢買學堂，這固然差不多是一句笑話，因爲這樣的事，不見得時常發生，但是如果使學堂長此替實業界預備保存現在制度的人才，資本家不必另外出錢，已經得了利用的事實了。

蔡元培辭職後之宣言

羅文幹被釋後，教育總長彭允彝在國務特別會議席上提出命令檢廳再議，再將羅逮捕。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不願與干涉司法，蹂躪人權的教育當局爲伍，憤而辭職。出京後發表宣言，聲明他所以辭職的原由：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而且退的舉動，並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勢力。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將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會員裏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得這

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北京政府絕無希望，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那時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京，清室就同『摧枯拉朽』的倒了。現在的政府也快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並家眷也同去。』我那時候聽了這一番話，狠爲感動。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居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適於時勢的。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裏面辦財政辦外交等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只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助紂爲虐』。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爲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我那時候就縷述某君的話告大家，並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留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著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我從前一年從歐美回來，不久卽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我那時聲明我的意見，說是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爲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爲個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然向政府辭職。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縷述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稚輝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我自己反省起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我對於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於談話時傳述過幾次，卻從沒有這種主張向何等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我是一個比較的還

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看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的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的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空氣裏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鑒於爲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枝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爲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各種機關，完全倚諸位教授爲中堅，決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布置得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爲校中同人感情的牽率，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的陰惡，因爲他們爲倒閣起見，儘可用彈劾質問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爲，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辦事糊塗，受兩個人的脅迫，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脅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能依法辦理，他們倒閣的目的已達，不再有干涉司法的舉動，或者於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院乃竟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爲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什麼樣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爲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民國以來一百七十九次之兵變

孤軍雜誌的推倒軍閥號內，載有袁時君民國以來兵變表，計十一年中一共兵變一百七十九次，實在足以駭目。壽康君再按年按省以分配之，計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算去年最多。直隸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四次，黑龍江六次，山東十五次，河南二十次，江蘇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六次，廣東八次，廣西一次，雲南二次，貴州一次，四川五次，陝西五次，甘肅一次，新疆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綏遠四次，川邊二次，察哈爾三次，阿爾泰一次，算湖北最多。浙江一次全無，眞可謂『獨蒙天佑』了。中華新報記者因而做了一篇時評，說兵變的普通原因，確爲欠餉。然據近年統計，全國約共一百九十師，約計兵士一百一十萬人。兵士每人月餉，以十元計，爲一萬三千萬元。中央及各省實際正式支出之軍費，每年不下兩萬萬元，就理論上言，不應有欠餉，即不應有兵變。然而事實上兵變却如是之多，實有人製造成之：

中國軍隊性質，大別爲二：其一爲官僚式的軍隊，大多數北軍及一部分南軍是。其二爲民軍式的軍隊，大多數南軍及一部分北軍是。屬於甲項者，其兵窮，其下級軍官窮，而上級軍官獨富，最上級者尤最富。屬於乙項者，其上中下級軍官皆小富，其兵亦窮。若吳佩孚之窮，乃北方惟一例外。西南唐繼堯富，則滇軍性質，與北軍等，亦舊有之官軍也。蓋甲項軍隊，其財權皆在巡閱使，督軍，師長，扣軍餉，吃虛額，賣鴉片，辦被服之利，皆最上級專之。實額七成者，即爲好軍隊。若吳馮軍隊名額之充足，則爲例外。是以師長以上皆豪富，而兵則窮。下級軍官，平時亦乏致富之道。乙項軍隊，則以上諸利，各級共之。以其上下之間，體制非嚴，故最高級者，不能獨擅其利；所有捐稅截餉等，層層剝削，排連長以上，皆得分潤，而兵士之窮則依然。要之統全國軍官而言，雖致富有大下之分，而無不相當蓄財。國家兵費支出雖多，地方捐稅擔負雖重，而並未能悉用之於兵餉。大抵至少半數以上，皆散入各級軍官之私囊。是以國庫已竭，而兵餉仍虛，地方凋敝，而兵變不免。此十一年中一百七十九次之兵變，使大多數人民蒙極重之犧牲者，皆帶兵者製造之，而兵士不負其咎責也。

篇末謂欲解決裁兵問題，在制定官俸，安一般中下級軍官的生活，因爲中下級軍官，多通達大體，倘能夠得安定的生活，則將來統一政府，一令裁兵，無不樂於卸甲。督軍等失其羽翼爪牙，雖欲把持，亦不可得了。

山東懸案細目協定

中日兩國政府爲欲按照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四日（卽大正十一年二月四日）在華盛頓簽字之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協定細目，任命該條約第二條所定之聯合委員會委員如左：

中華民國政府任命

督辦魯案善後事宜　王正廷

外交部參事　唐在章

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參議　徐東藩

兩湖巡閱使署顧問　陳幹

日本政府任命

特命全權公使　小幡酉吉

青島守備軍民政長官　秋山雅之介

大使館參事官　出淵勝次

以上兩國委員在北京會議協定條項如左：

第一章　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之交還

第一條　日本國因按照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一條之規定，將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定於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卽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正午移交一切行政權，移交以後，凡行政上一切權力及責任均歸中國政府。但照各種約章成案應歸日本領事官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關於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三條及第四條所定之行政及公產（包括碼頭港灣在內）之移交暨交付該移交所必需之文書等事，應令中日兩國有權商訂執行詳細辦法之接收委員任之。

第三條　前條所定中日兩國委員，應自移交行政權於中國之日起一個月以內，將接收事務辦理完竣。

第四條　中國政府承認青島日本裁判所民刑事訴訟事件之

裁判，並訴訟行爲不動產證明，公證拒絕，證書作成，及私署證書確定日期之效力。

第二章　日本軍隊之撤退

第五條　駐青島日本軍隊（包括憲兵）應自本協定第一條所定之日起二十日以內撤盡。

第三章　租地

第六條　中國政府對於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批准交換前日本官憲所許可出租之地，租期滿了後，以同一條件准其續租三十年。

前項所定三十年期滿時，仍得續租；但其續租條件應按照膠澳商埠租地規則辦理。該條約批准交換前日本官憲許可出租之地，在許可條件所定期限內未着手築造或工作者，不在前兩項之列。

該條約批准交換後日本官憲之出租許可一律取消；但限於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以前已經着手築造或工作者，按照膠澳商埠租地規則准許續租時，與以優先的考慮。

第四章　公產

第七條　按照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七條協定應歸日本保留之財產如左：

甲　日本領事館所必需者：

一，舞鶴町二十七號　（房屋及地基）（附圖青第一號）

二，舞鶴町二八號及佐賀町二六號　（同）（附圖青第二號）

三，佐賀町二四號及久留米町四號　（同）（附圖青第三號）

四，萬年町二十號及同二二號　（同）（附圖青第四號第五號）

五，濱松町一五號一七號及一八號　（同）（附圖青第六號）

六，馬關町一七號及同一八號　（同）（附圖青第七號）

七，佐賀町十一號　（同）（附圖青第八號）

八，霞關通北方高地　（地基一萬五千日坪）（附圖青第九號）

乙　日本人居留民團所必需者：

一，靜岡町一〇號　日本人會　（房屋地基等）（附圖青第十號）

二，葉櫻町二二號　化學試驗所　（同）（附圖青第十一號）

三，萬年町十五號　青島病院　（同）（附圖青第十二號）

四，有明町　中學校　（同）（附圖青第十三號）

五，三笠町　高等女學校（同）（附圖青第十四號）

六，花笑町　第一小學校（同）（附圖青第十五號）

七，若鶴町　青島神社（同）（附圖青第十六號）

八，旭山　忠魂碑（同）（附圖青第十七號）

九，膠州町　青島齋場（同）（附圖青第十八號）

十，巽町　火葬場（同）（附圖青第十九號）

十一，旭山　墓地（地基）（附圖青第二十號）

前二項保留財產之土地以附圖界址爲限。

第八條　前條所定以外，膠州德國舊租借地內之一切公產，應即移交中國政府。

第九條　膠濟鐵路沿線公產，照該鐵路沿線撤兵協定，應由日本政府保留或使用之財產，俟開埠地方決定時，另由兩國政府協定。

第五章　郵電

第十條　日本政府允將青島佐世保間海底電線之一半，無償交與中國，該線在青島之一端，由中國政府運用；其在佐世保之一端，由日本政府運用。

第十一條　關於上項海底電線辦理事項，由中日兩國政府另行協定。

第十二條　中國政府聲明現在外國公司所有電信之特許權獨占期滿後，按照本國獨立精神，準備自由取銷，無論何國政府或何種公司及私人，均不准有包辦獨占權。

第十三條　中國政府允於接收青島及濟南無線電台後，在左列區間辦理一般公衆電報：

一，青島無線電報局與海上船舶間；

二，青島無線電報局與濟南無線電報局（以同局存在時爲限）間。

第十四條　中國政府允於左開各電報局收發日本文字電報：

一，青島海底電報局；

二，青島無線電報局；

三，青島四方及滄口電報局。

前項所定四方及滄口電報局收發日本文字電報時，應特收費用；但收費數目另由中日兩國主務官廳協定之。

第十五條　中國政府允於接收膠濟鐵路（包支線）後，將在該

鐵路沿線重要車站之電報局公開收發公衆電報。

第十六條　中國政府允於接收青島濟南間軍用電話設備後，自行公開，並對於用戶予以相當之便利。

第六章　鹽業

第十七條　中日兩國政府按照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五條，協訂膠州灣沿岸產鹽輸出日本之條件如左：

一，日本國自民國十二年起(卽大正十二年)往後十五年間，每年在最高額三萬五千萬斤最低額一萬萬斤之範圍以內購買青島鹽；

但前項期限滿後，更行協議。

二，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所購買之青島鹽，允照大正十年一月日本政府所定之鹽質檢定規則施行品質(顏色在內)之檢定；

但將來有變更之必要時更行協定。

三，交鹽地點爲門司及其他日本主務官廳指定地點之倉庫，但輸入門司以外地點時，應給予他項輸入鹽同樣之運費差額

(輸入地點與門司之差)。

四，關於日本購買青島鹽其他事項，應由中日兩國主務官廳協定。

第七章　公產及鹽業之償價

第十八條　中國政府按照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六條對於移交公產償價，及照同約第二十五條購回膠州灣沿岸從事鹽業之日本人及公司之利益等償價，允將日金一千六百萬圓交付日本政府。

前項金額內日金二百萬圓，應於公產及鹽業移交後一個月以內支付現金。

第十九條　中國政府爲支付前項金額日金一千四百萬圓，允於公產及鹽業移交完竣時，以國庫券交付日本政府，

第二十條　前條國庫券之條件如左：

(一)本國庫券票面總額日金一千四百萬圓；

(二)本國庫券之利率定爲年利六釐；

(三)本國庫券之償還期限定爲十五年，最初一年不付本，自第二年起每年還本二次，每次日金五十萬圓，於付息之日同時償還；

但不論何時，經三個月前通知，得將本國庫券之全數或一部償清；

(四)本國庫券之擔保，除以關餘鹽餘款項充當外，中國政

府應再加考慮，選定別項確實擔保品，從速與駐京日本公使協定；

中國政府將來整理中國外債時，應將本國庫券儘先歸入整理案內辦理；

(五)以前項所定之擔保用付本國庫券之本息，償有不敷時，中國政府允以他種財源支付；

(六)本國庫券之利息由國庫券交付之日起算，每半年支付一次；

(七)本國庫券還本付息地點，定爲日本東京，指定橫濱正金銀行經理還本付息事務；但因日本政府之便利欲變更付款地點或經理銀行時，應與中國政府協議；

(八)中國政府對於本國庫券及息票並本國庫券本息之收付免除一切稅捐；

(九)本國庫券交付後，得因日本政府之便利，將一部或全部自由讓授他人；

(十)本國庫券稱爲『青島公產及鹽業償價日金國庫券』；

(十一)本國庫券附帶每半年付息息票，並載明記號，號碼，交付年月日，中國政府代表之署名鈐章，數額，利率，償還期限，擔保，中國政府之付款保證，本息之支付方法，經理銀行，等證券所有者行使權利之必要條項；

本國庫券之種類分爲十萬圓五十萬圓二種，按所需數目製成之；

(十二)本國庫券之印刷費用歸中國政府負擔；

(十三)在本國庫券之正式證券未製成以前，中國政府以臨時證券交付。

第八章　鑛山

第二十一條　中日兩國政府爲設立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第二十二條所定公司起見，令中日兩國資本團選出之創立委員辦理設立公司之事務。

第二十二條　按照中國政府特許狀所組織之公司成立時，日本政府應將淄川坊子及金嶺鎮各鑛山及該鑛山之附屬財產移歸該公司接辦。

第二十三條　前條所開之公司，爲中日合資公司，其資本由中日兩國人各承受其半，公司增加資本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前條公司應付日本政府之償價總額，爲日金五百萬圓。

第二十五條　前條價償支付之細目，俟公司成立後，由日本政府與該公司商定。

第九章　膠海關

第二十六條　中國政府允將青島現行保稅區域制度繼續辦理。

第二十七條　中國允將一九〇五年膠海關修正協定第三條丙項規定所包之貨物，依善意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以前訂購者，以由該期日起四年內進口為限，免除進口稅。

第二十八條　中國政府允於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以後，對於膠州德國舊租借地之製造工廠，與中國他處商埠之製造工廠同樣待遇；但上開期日後，即使變更現行章程，凡根據一九零七年四月十七日協定已運入該工廠之一切原料及其製造品，以能向膠海關提出必要憑證者為限，得仍適用該協定辦理。

本協定用中日兩國文字，每種作成二分，由兩國委員署名蓋印，雙方保存中日文各一部為證。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大正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以下各全權簽字處)　(未完)

科學雜俎　救治暴死的原理

人的死亡，不外乎因為心臟停止呼吸停止，或中樞神經的某部功用亡失這三種官能，關係生命最切，一種停息，別的也連帶停息致死原因很多，如毒物嗎啡輕綠酸或被縊，電擊失血餓，猛烈的痙攣，類病的卒發，分娩時間太久等都是。只要心臟或呼吸或神經一部受害，即能連帶別部了。

毒死之後也有不加救治而自己蘇醒的，如嗎啡中毒常有這種情形。但大多數的暴死，必須用救濟法，纔有再生的希望。古代急救，有用胡椒末等吹入鼻孔令打噴嚏者，此等方法現在已不復用了。

近時所用的方法有二種，一種用器具助患者呼吸，一種簡不用器具方法自然是不用器具的輕便但若論起原理來却亦不容易以一語斷定。但用器具灌入空氣或養氣隨後再用唧筒又將他吸出；雖然力量很充裕；但於呼吸腔不免受損，所以美國琴司袞(Ismar Gilshurg)在本年一月的美洲科學雜誌上說，現在試驗許多窒息而死的人，似乎用平常的人工呼吸法最為便當而且有益。如果人雖已死，但中樞神經未絕，還能刺激得他動時，用人工呼吸法即能使他蘇醒；倘使生機已絕，無論什麼也不中用，唧筒自然也不能為力了。(高山)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魯案第一部細目協定，計正約二十八條，附件十項，於本日簽字，定本月十日接收，王正廷通告該約要點九項，並聲明祇土地權一項未決，作爲懸案。

●孫傳芳援閩所部由宜昌轉武穴入贛。

●湖南省議會通告選出內務司長吳景鴻，憑天柱，財政司長袁華選，周子賢，實業司長胡學紳，唐承緒，教育司長李劍農，張伯良，司法司長歐陽谷，徐錦衡，交涉司長仇鰲，楊宣誠，軍務司長李右文，王隆中高等審判廳長李芨，高等檢察廳長蕭度，審計院長陳強等依法請省長擇一任命。

同　二日

●杭州各團體以浙江軍務善後期間將滿，通電仍推盧永祥繼續辦理。

●四川省議會舉劉成勛爲臨時省長。

●張作霖劃中東路沿線爲特別區域，以朱慶瀾任長官，所有區內軍警，外交，行政，司法各機關統歸管轄。

●汪大燮回京允再維持十日，王耒免國務院祕書長兼職。

同　三日

●以邵章暫行代理平政院院長。

同　四日

●汪大燮辭財政總長兼職，以次長凌文淵代理部務。

同　五日

●魯案第二部細目協定，計正約十八條，附件七項，於本日簽字，定明年一月一日接收。其鐵路償價爲日金四千萬元，以國庫券照票面交付，年息六釐。

●衆議院緊急會議，通過咨請政府查辦署交通總長高恩洪，財政總長羅文幹擅訂鐵路材料合同案，並聲明合同無效。

●特派顧維鈞爲關稅特別會議籌備

處處長。

●指令批准膠濟鐵路理事會章程。

●陳炯明因所部有將在駐地開賭籌餉者，特重伸賭禁。

●政府咨衆院以張紹曾組閣。

同　六日

●特派勞之常會同王正廷接收膠濟鐵路。准農商次長楊熊祥教育次長馬敘倫辭職。

●盧永祥取消浙江郵電加價，通電仍照舊章辦理。

同　七日

●汪內閣議決否認奧款展期合同，責成外交財政兩部辦理。

●駐廣西滇軍通電，張開儒解職就醫，推金漢鼎任總司令，未到任前由楊希閔代。

●斬雲鶚奉參陸處令爲豫省剿匪總司令，親赴魯山剿匪。

同　八日

●顧維鈞不就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處長職，以王正廷兼任。

●王正廷熊炳琦等赴青島辦接收行政事宜。

同　九日

●中日郵政會議協定三項，於本日簽字，規定除南滿鐵路附屬地外，在中國境內應撤日郵，均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撤去。

●吉林伊通縣爲鬍匪攻破，即經援軍光復。

●沈鴻英電陸榮廷，請撤懲陸福祥林俊廷，否則限十日內退出南寧。

同　十日

●青島行政事宜，由王正廷熊炳琦向日本民政長秋山雅之介接收。

●陳炯明所派援閩粵軍占龍巖，與上杭王獻臣部連接。

●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稽核所總辦嚴璩辭職，以朱延昱暫行兼代。任胡鄂公爲教育次長，劉治洲爲農商次長。

同　十一日

●署國務總理汪大燮辭職，以王正廷兼代。

●李玉麟電告，已將駐徐州宿縣靈壁泗縣蚌埠盧州明光及由正陽霍邱調回之新安武軍二十七營兩哨收械遣散，尚餘十二營因費絀未能裁遣。

同　十二日

●俄國白黨謝米諾夫麥克羅夫及由海參崴出逃之艦隊分載俄難民來滬，海軍部特電海軍司令，趕令該艦等出境，並不得再進中國海口。

●河南土匪所擄外人，全數釋出，駐京

公使團組織國際調查團赴豫調查之舉作罷。

同　十三日

◉俄代表覆外交部：扎蘭屯事件，非新黨所為，嗣後俄人如有此舉，無論新舊黨，可由中俄會劃，彼負責任。

同　十四日

◉派劉恩源為膠澳商埠會辦。

◉臧致平派隊攻擊泉州張清汝軍，泉屬民軍紛起，張清汝向臧求和，江西援閩軍周蔭人部抵邵武。

◉福建省議會通電，選定起草員，從事起草省憲。

◉廣東香山陳永善部兵變。

同　十五日

◉派嚴鶴齡為關稅特別會議籌備處主任。

◉正太鐵路罷工。

◉美使因美商科門被張家口防兵槍傷致死，赴外部抗議。

◉法使照會，在華法國郵局，定十二月三十一日撤銷。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洛桑會議與會代表人數增多，捷克國偉納士要求捷克加入會議；敍利亞與巴力斯坦代表要求將巴力斯坦交阿剌伯人管理，廢除猶太人管理權。

◉墨西哥京城發生騷亂，旋即平復。

◉協約國因巴沙與應戈爾斯台兩處協約國軍事委員會會員被德人所毆，牒告德政府，要求巴威略總理表示歉忱，並罰款一百萬金馬克。

同　二日

◉希臘安魯特親王因在小亞細亞戰地違令，被判永遠流逐，褫除軍職。

同　三日

◉俄國邀集邊界各國在莫斯科開裁減軍備會議。俄國宣稱於一年內裁減陸軍六十萬人。

◉瑞士公民會議否決社會黨員在國會提出之徵收資本稅議案。

同　四日

◉洛桑會議開始討論海峽問題。

◉美國請瓜地瑪拉、尼加拉哇、洪都拉斯、薩爾伐杜在華盛頓會議，以謀中美之和平。

◉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簽訂商約。

◉意相慕沙里尼與南斯拉夫外交大臣在米蘭會商。

同　五日

◉愛爾蘭憲法議案經英皇批准，並任海萊為愛爾蘭總督。

同　六日

●保加利亞馬其頓自治黨人占據古斯登狄爾，斷絕保京之交通，並接管行政事宜，當被官軍奪回。

同　七日

●國際婦女自由和平聯合會在海牙開幕。

同　八日

●南愛爾蘭領袖鄂康諾，梅洛士等四人受刑正法。

●法前總理克利孟梭近日遊歷美國，沿途多有演說。

同　九日

●英法意比四國總揆，在倫敦會議賠償問題。

同　十日

●波蘭外交總長賴魯士維賚被選爲總統。

●瑙威南森博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金。

同　十一日

●國際職工會聯合會在海牙開會。

●倫敦協約國首相會議失敗。

●高加索回教徒現起排斥過激黨之運動。

●美國工黨，農黨，社會黨領袖開會提議，取聯合一致之政治行動。

●保京發生騷亂。

●波蘭新總統就職。

同　十二日

●俄國與邊界各國所開裁減軍備會議，因俄國不允在裁減軍備條約未商定前簽定不侵犯條約，遂致決裂。

同　十四日

●杜白林英軍開始退撤。

●海參崴當道下令：謂俄政府准英美意德領事留住，其他各國領事署必須停閉。

同　十五日

●國際職工會聯合會所組織之和平會議閉會，決議中有主張以國際總罷工抵制宣戰一條。

●法葡二國商定展長商約於今日簽字。